

尚書集注述疏

尙書集注述疏卷末下

附錄

僞古文

東晉古文尙書。僞古文也。唐孔氏穎達從而立之。則售其僞矣。迨於宋。而朱子疑焉。謂凡易讀者皆古文。伏生今文。則難讀。此可疑也。且謂其書東晉方出。前此諸儒皆不曾見。可疑之甚也。而猶執朱子未定之言。而不察其所疑乎。朱子之疑。蓋啓之於吳氏棫之神傳也。元吳氏澄謂二十五篇。采輯補綴。無一字無所本。而平弱不類秦漢前之文。此繇朱子之疑而有察也。自是以來。儒者頗辨焉。若明梅氏鶯歸氏有光。非其斷斷者邪。國朝諸儒辨僞古文者。

若惠氏棟。江氏聲。王氏鳴盛。段氏玉裁。孫氏星衍。姚氏鼐。皆其著也。而閻氏若璩爲之先。蓋東晉古文。於是乎等漢張霸百兩篇之僞矣。雖然。僞古文其亦有說也。史稱宇文周主視太學。太傅于謹爲三老。帝北面訪道。謹對曰。木從繩則正。后從諫則聖。帝再拜受言。唐太宗見太子息於木下。誨之。亦稱此言也。太宗對羣臣言。自矜位兼將相。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言曰。禹不矜伐。而天下莫與之爭。帝謝之。然則僞古文。其可爲王者師也。是不可不辯也。韓非子云。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。夜書。火不明。因謂持燭者曰。舉燭云。而過書舉燭。舉燭非書意也。燕相受書而說之曰。舉燭者。尚明也。尚明也者。舉賢而任之。燕相白王。大說。國以

治。治則治矣。非書意也。故先王有郢書。而後世多燕說。終是言之。僞古文之說。其不失先王之意也。希矣。彼烏能以所襲之義。而衆所竄之非義哉。蓋僞者或襲尙書逸文。而竄之。其它百家。亦雜采焉。故辯之者。如不言僞者所襲之義也。是其義有然也。則人將以爲皆古文經矣。又烏知其皆襲之乎。然惟言僞者所襲之義。而不言僞者所竄之非義也。是未明僞者之亂經而賊道也。則人將以爲後人用古文。而非僞者襲而竄之矣。又烏知僞者所爲。以一時飭利。得罪於三代上之古聖賢人。而當爲萬世誅絕者乎。今參諸儒之說。以明之。諸儒之說。所稱載籍既同。則不爲識別。而識別其自爲辯之說。其說之偏者。慢者。不存焉。嗚呼。

萬世公義。天下難誣。宜明僞者之亂經而賊道也。其辨僞  
詳尙書大名疏者。此不具矣。僞孔安國傳。則或隨乎此而  
辨焉。

虞書

舜典

漢孔氏得逸古文十六篇。有舜典焉。蓋亡於東晉前矣。何  
僞古文者。分堯典慎徽五典已下。而爲舜典乎。舜典首二  
十八字。則僞而又僞者也。陸氏釋文云。江左元帝時。梅賾  
奏上孔傳古文尙書。亡舜典一篇。購不能得。乃取王肅注  
堯典。從慎徽五典已下。分爲舜典篇以續之。齊明帝建武  
中。姚方興采馬王之注。造孔傳舜典一篇。云於大航頭買

得上之。又釋文云。曰若稽古帝舜。曰重華協于帝。十二字是方輿所上。孔傳本無。阮孝緒七錄亦云然。方輿本。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。溫恭允塞。元德升聞。乃命以位。凡二十八字。與聊出之。於王注無施也。故云。梁武時博士議曰。孔序稱伏生。誤合五篇。皆文相承。所以致誤。舜典首有曰若稽古。伏生雖昏耄。何容合之。遂不行用。蓋釋文不以舜典首爲然也。孔氏書疏云。昔東晉之初。豫章內史梅賾上孔傳。猶闕舜典。自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。世所不傳。多用王范之注補之。而皆以慎徽五典已下爲舜典之初。至齊蕭鸞建武四年。吳興姚方輿。於大航頭得孔傳古文舜典。亦類太康中書。乃表上之。事未施行。方輿以罪致戮。至隋

開皇初。購求遺典。始得之。蓋釋文言姚方興造之者。書疏則隱而不言也。釋文云。其舜典一篇。仍用王肅本。是二十八字。不登經文矣。今登之者。書疏從劉炫爲之也。劉氏知幾史通云。姚方興造舜典。孔傳以獻。舉朝集議。咸以爲非。及江陵板蕩。其文北入中原。學者得而異之。隋學士劉炫遂取此一篇。列諸本第。此王氏所以疑濬哲已下十六字。劉炫之僞也。蓋以古文孝經僞閨門章。當時亦以爲劉炫爲之也。然梅本何以不於舜典首蚤。加其僞哉。此僞者之巧也。蓋梅本以堯典止於帝曰欽哉。明其下則爲舜典矣。而又故爲舜典之亡。若古本之殘者。以自檢焉。王氏謂因其太完。恐致人疑。是也。孟子云。堯典曰。二十有八載。放勳

乃殂落。百姓如喪考妣。三年。四海邊密八音。此孟子所稱  
堯典者也。今僞者竄之爲舜典乎。漢書王莽傳稱堯典十  
有二州。後漢書光武時張純稱堯典二月東巡守。章帝時  
陳寵稱堯典嘗災肆赦。晉書武帝時張髦稱堯典肆類于  
上帝。聖格于藝祖。皆不以爲舜典也。論衡稱堯典舜巡守  
者亦同。以此知僞者始分之也。胡爲乎書疏而從其僞也。  
然賈公彥於儀禮注引扑作教刑。徐彥於公羊傳注引二  
月東巡守。皆疏稱堯典文。蓋以馬鄭王古文本堯典與伏  
生今文本同。堯典皆終於舜之陟方乃死也。漢書百官表  
序所引者。自命羲和至龍作納言。顏師古云。皆堯典文。蓋  
顏雖卒從僞也。而其始猶未沒焉。劉熙釋名云。三墳五典。



入索九邱。今皆亡。惟堯典存。繇是言之。將季漢時。逸古文  
舜典遂亡乎。若漢建武之際。亡武成也。吳志程秉傳云。秉  
遠事鄭元。後避亂交州。與劉熙攷論大義。遂博通五經。然  
則熙當季漢時矣。苟二典如姚本。則熙何以不言舜典存  
哉。毛氏奇齡既申僞古文矣。且謂舜典首二十八字。出之  
於王肅本也。蓋彊讀釋文而連之爾。然釋文曰。聊出之。曰。  
於王注無施也。豈連讀者邪。雖連讀之。其所謂無施也者  
何邪。孔叢子稱孔臧與侍中從弟安國書云。堯典說者以  
爲堯舜同道。弟素以爲難有舜典。今果如所論。非也。蓋孔  
叢子亦僞也。朱子蚤辯焉。惠氏謂其以僞扶僞。信哉。

曰。若稽古帝舜。曰。重華協于帝。濬哲文明。溫恭允塞。元德升聞。

乃命以位。

大戴禮帝繫云。警腹產重華。是爲帝舜。史記云。虞舜者名曰重華。蓋重華者帝號之名也。猶史記稱帝堯者放勳也。堯典云。曰若稽古。遂云。帝堯曰放勳。宜孟子以放勳爲堯號也。史記云。夏禹名曰文命。則文命亦禹號也。僞大禹謨云。曰若稽古大禹。遂云。曰。文命敷于四海。祇承于帝。蓋僞者襲堯典而異其讀也。遂失其義焉。今僞舜典首者。則與僞大禹謨同矣。安見重華爲舜號乎。楚辭奚目舜以重華也。釋文云。重直龍反。御覽引尙書中候考河命云。曰若稽古。帝舜曰重華。欽翼皇象。蓋書緯文也。此其所襲也。宋書禮志言高堂隆議改朔云。書曰。粵若稽古。帝舜曰重華。建

皇授政改朔。然文選注。不於此稱中候文邪。蓋隆以書緯  
爲書逸文也。詳僞逸文。今不襲其稱帝舜曰重華者。何也。  
蓋慎徽五典已下。以將言舜之爲帝也。而先言舜之爲臣。  
如遽稱帝號於前。能無追敘之多乎。則苦無所襲矣。况非  
僞大禹謨文命非號之例邪。如舍重華而不言。則又苦無  
所襲矣。此僞者之窮也。文選魯靈光殿賦云。粵若稽古帝  
漢祖宗。濬哲欽明。王粲七釋云。濬哲文明。允恭元塞。毛氏  
據之。謂舜典首二十八字。漢末有引之者。非也。何不思僞  
者襲而竄之乎。魏志言曹操與韓遂書。多所點竄。如遂改  
定者。今僞古文猶斯詐也。詩長發云。濬哲維商。易乾文言  
云。天下文明。詩那云。溫恭朝夕。常武云。王猶允塞。淮南子

云。舜執元德于心。而化馳若神。說文云。不幽遠也。皆其所襲也。老子云。元之又元。衆妙之門。又云。元德深矣遠矣。莊子云。其合縉縉。若愚若昏。是謂元德。蓋莊述老者也。淮南子以道家述老而妄稱舜焉。王氏云。僞者以道家言入舜典。此其所以爲僞也。

### 大禹謨

釋詁云。謨。謀也。今以皋陶謨攷之。則臣言於君而共謀之也。故以臣立篇名。稱之曰大禹謨。猶皋陶謨也。皋陶謨有舜禹之言。皆發明皋陶之謀也。今之大禹謨。則僞也。故僞者記舜之讓禹焉。是君言於臣也。其讓無待禹謀也。非禹謨也。且僞者記舜之命征苗焉。亦君言於臣也。其命無及

禹謀也。非禹謨也。其禹誓于師。則禹誓也。非禹謨也。其益贊于禹。則益謀而禹從之也。非禹謨也。夫堯之讓舜及胤苗者。皆自堯典書之矣。記舜事者。不當在舜典乎。

曰若稽古大禹。曰文命敷于四海。祇承于帝。

堯典云。曰若稽古。蓋絕句焉。周書武穆篇有其文。其讀同也。大戴禮帝繫云。鯀產文命。是爲禹。史記云。夏禹名曰文命。蓋文命者主號之名也。猶堯典稱帝堯曰放勳也。今僞者襲而竄之。何其讀其義之異乎。是文命非號也。禹貢云。聲教訖于四海。又云。祇台德先。大誥云。敷前人受命。皆其所襲也。或曰。今讀之云。大禹曰文命。豈不可邪。然則敷于四海者。謂何也。禹貢云。禹敷土。毛氏謂卽敷四海也。非也。

僞者不固言敷于四海乎。夫言禹所敷者土可也。言禹所敷者四海則窒矣。其不以文命爲王號也。爲下文地也。蓋以大禹謨者禹爲臣而謀於舜也。故不得稱王號於前也。如舍文命而不言。則又苦無所襲矣。此僞者之窮也。皋陶謨云。曰若稽古。遂云。皋陶曰。允迪厥德。蓋稱皋陶曰者。敘臣言於君之體也。此所以爲皋陶謨也。今大禹謨何先不稱禹曰乎。僞者妄以臣謨而襲帝典也。於其下文云。曰。后克艱厥后。是不稱禹曰也。非敘臣言於君之體也。後人不察。反以此例皋陶謨。非也。曰若稽古皋陶。以皋陶上屬焉。是亦不稱皋陶曰也。豈其體哉。此僞者之亂經也。蘇氏云。自孟子。太史公。咸以放勳重華。文命爲堯舜禹之名。然有

不可者。以類求之。則皋陶爲名允迪乎。此豈不爲僞者所誤邪。蓋不知以皋陶曰絕句也。臣諫非帝與之類也。太史公嘗從孔安國問。而通古文者也。然猶曰。史記多疏。若孟子則非疏也。私淑於孔子者也。猶不知類邪。

曰。后克艱厥后。臣克艱厥臣。政乃乂。黎民敏德。

釋詁云。艱。難也。論語云。爲君難。爲臣不易。立政云。茲乃俾乂。康誥云。丕則敏德。此其所襲也。

帝曰。俞。允若茲。嘉言罔攸伏。野無遺賢。萬邦咸寧。稽于衆。舍己從人。不虐無告。不廢困窮。惟帝時克。

堯典云。帝曰。俞。無逸云。允若時。盤庚云。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。易乾象傳云。萬國咸寧。鴻範云。無虐癯獨。孟子云。天

下之窮民而無告者。易繫辭傳云。困窮而通。此其所襲也。君奭云。予不允。惟若茲。誥。皋陶謨云。惟帝時舉。今襲而竄之爾。荀子云。堯舜南面而聽天下。天下無隱士。無遺善。管子云。舜有告善之旌。而主不蔽。詩。隰桑序云。君子在野。莊子云。堯不傲無告。不廢窮民。皆其所襲也。孟子言舜云。舍己從人。今竄之爲舜言而稱堯爾。此閻氏所以辯其僞也。釋文云。舍音捨。

益曰。都。帝德廣運。乃聖乃神。乃武乃文。皇天眷命。奄有四海。爲天下君。

孟子言禹薦益矣。蓋益者禹之所親也。故僞大禹謨則稱益言爾。都者襲皋陶謨爲之也。呂氏春秋引夏書云。天子



之德。廣運乃神。乃武乃文。昭二十六年左傳云。王甚神聖。孟子云。大而化之之謂聖。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。此其所襲也。易說卦云。乾爲天。後漢書黃瓊傳云。皇乾眷命。詩皇矣云。乃眷西顧。又云。奄有四方。鴻範云。以爲天下王。皆其所襲也。

禹曰。惠迪吉。從逆凶。惟影響。

釋言云。惠。順也。釋詁云。迪。道也。太平御覽引尸子稱舜云。從道必吉。反道必凶。如景如響。此舜言也。今竄之爲禹言爾。淮南子高誘注云。景。古影字。蓋誘當漢末。有影字焉。非於晉葛洪字苑始也。今僞大禹謨作影。顏氏家訓所引同。亦非唐衛包改之矣。何處夏書而用後人字乎。此王氏所

以辯其僞也。

益曰。吁戒哉。傲戒無虞。罔失法度。罔遊于逸。罔淫于樂。任賢勿貳。去邪勿疑。疑謀勿成。百志惟熙。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。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。無怠無荒。四夷來王。

堯典云。吁。咈哉。又云。欽哉。詩抑云。用戒不虞。盤庚云。正法度。無逸云。則其無淫于觀。于逸。于遊。于田。又云。無皇曰。今日耽樂。易繫辭傳云。一致而百慮。皋陶謨云。百工熙哉。此其所襲也。戰國策引書云。去邪勿疑。任賢勿貳。今僞者襲而竄之。倒其辭而綴其下焉。苟去邪者有所疑而謀去不成也。不將曰疑謀勿成乎。且鴻範言有大疑而謀及者。若論語所謂好謀而成也。今日疑謀。是疑而謀者。尙疑其所

謀也。疑之云者。謂不成也。既謂之成。豈疑謀乎。詩小旻云。謀夫孔多。是用不集。又云。如彼築室于道謀。是用不潰于成。言疑謀不成也。若三國志言袁紹劉表皆好謀無決也。安在戒其勿成乎。此僞者之窒也。僞傳云。疑則勿行。夫行者非成之訓也。行則豈必成邪。釋言云。干求也。康誥云。造民大譽。禮哀公問云。百姓歸之名。孝經云。立身行道。揚名於後世。僖二十年左傳云。以欲從人。則可以人從欲。鮮濟襄十年左傳云。專欲難成。詩殷武云。莫敢不來王。皆其所襲也。禮哀公問云。荒怠敖慢。後漢書崔駰傳云。無殆無荒。今僞者竄殆爲怠焉。

禹曰。於帝念哉。德惟善政。政在養民。水。火。金。木。土。穀。惟修。正德。

利用厚生。惟和。九功惟敘。九敘惟歌。戒之用休。董之用威。勸之以九歌。俾勿壞。

皋陶謨云。夔曰。於。又云。帝其念哉。文十三年左傳云。命在養民。禹貢云。六府孔修。易乾文言云。利者義之和也。此其所襲也。孟子云。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。善政得民財。善教得民心。今禹何以言德。惟善政邪。豈孟子之言而違經邪。正德非善教邪。夫善政養民也。鴻範言五行。而入政。一曰食。其義也。善教亦養民也。孟子云。中也養不中。才也養不才。其義也。使禹言養民者。果曰德惟善政。則孟子必不以善政善教分言之也。孟子善於經者也。自戒之用休而下。襲文七年左傳所引夏書文爲之也。今詳逸文。左傳引

此文而釋之云。九功之德。皆可歌也。謂之九歌。六府三事。謂之九功。水。火。金。木。土。穀。謂之六府。正德利用厚生。謂之三事。此釋書之辭也。今竄之爲禹言爾。釋詁云。俾使也。夏書作勿使。今作俾勿。亦竄之也。楚辭云。啓九辯與九歌兮。王逸注云。九辯九歌。禹樂也。引左傳言九歌者而說之。皆其所襲也。然九辯九歌。楚辭自啓言之矣。王注自禹言之。是違乎楚辭矣。蓋九歌者。啓樂也。啓者禹之子也。啓卽位而後有啓樂也。何禹告舜者而告以其子之樂乎。大傳云。廟中苟有歌。大化。大訓。六府。九原。而夏道興。鄭注云。四章。皆歌禹之功。惠氏据之。謂彼獨無九歌也。則九歌乃啓樂矣。故天問云。啓棘賓商。九辯九歌。亦自啓言之也。或曰。棘

急也。猶詩采芣鄭箋義也。商者舜之子均封於商也。此夏啓所急賓者焉。楚辭言啓樂而及賓商。猶虞書言舜樂而及虞賓也。

帝曰。命地平天成。六府三事允治。萬世永賴。時乃功。

僖二十四年左傳云。夏書曰。地平天成。文十八年左傳云。舜臣堯。舉八愷。使主后土。地平天成。史記云。厥美帝功。萬世載之。此其所襲也。皋陶謨云。時乃功。惟敘。言敘三苗也。史記誤爲舜稱禹功之辭。今僞者襲之。蓋以起下文舜之讓禹焉。夫舜以九功爲禹功。而禹於此無辭讓之言。可乎。且皋陶謨所言。皆所謀也。大禹謨當亦然。今舜稱禹功。非所謀也。何以爲大禹謨邪。

帝曰。格汝禹。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。耄期倦于勤。汝惟不怠。總朕師。

此偽爲舜讓位之言也。格汝禹者。襲堯典言格汝舜也。孟子云。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。舜崩。今於堯典言舜在位五十載者。去十有七年。則爲三十有三載矣。曲禮云。八十九十日耄。百年日期頤。耄與旄通。射義云。旄期稱道不亂。釋詁云。師衆也。此其所襲也。說文云。眊目少精也。虞書耄字从此。蓋說文。據孔氏古文也。今耄不作眊者。則偽也。竹書紀年云。帝舜三十三年。命夏后總師。蓋竹書紀年亦偽也。此偽與偽同也。偽傳云。稱總我衆。欲使攝。蓋傳探下文終陟元后而言也。

禹曰。朕德罔克。民不依。皋陶邁種德。德乃降。黎民懷之。帝念哉。念茲在茲。釋茲在茲。名言茲在茲。允出茲在茲。惟帝念功。

堯典云。舜讓于德。明其德無能受堯之讓也。故僞禹讓者襲焉。詩南山有臺云。民之父母。詩小弁云。靡依匪母。君奭云。文王蔑德降于國人。此其所襲也。莊八年左傳云。師及齊師圍郕。郕降于齊師。仲慶父請伐齊師。公曰。不可。我實不德。齊師何罪。罪我之由。夏書曰。皋陶邁種德。德乃降。姑務修德以待時乎。閻氏云。德乃降者。釋書之辭。是也。宣十二年左傳云。詩曰。亂離瘼矣。爰其適歸。歸於怙亂者也。昭十年左傳云。詩曰。德音孔昭。視民不佻。佻之謂甚矣。其例也。左傳襄三十一年引詩云。靡不有初。鮮克有終。終之實



難。其例皆然。中庸云。詩曰。德輶如毛。毛猶有倫。亦其例也。今僞者曰。德乃降。何其以釋書之辭而爲書辭乎。蓋降古音洪。今詩可攷焉。顧氏炎武詳之矣。降下之降與降服之降古音亦同。故僞者竄之也。自念茲在茲而下。襲襲二十一年左傳所引夏書文爲之也。今詳逸文揚雄灋言云。夫欲售僞者必假真。故僞古文必假於逸文焉。今僞者襲而竄之。茲者茲皋陶也。則非夏書之本義矣。史記夏本紀云。帝舜薦禹於天爲嗣。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。且授政焉。而皋陶卒。絲是言之。禹薦皋陶。蓋在禹既立之後也。不在舜讓禹之初也。或曰。堯典言舜以百揆命禹。禹讓于稷契暨皋陶。今稷契既卒。則禹讓不及焉。非也。昭九年左傳云。我

自夏以后稷。周語云。昔我先王世后稷。以服事虞夏。史記云。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。功業著於百姓。又云。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。皆有令德。閻氏據之。謂稷契逮夏。其時非既卒也。是矣。然猶曰。契稷雖在。禹讓帝位。則獨讓皋陶爾。且下文言枚卜功臣。則稷契不亦該乎。是未足以明其僞也。若夫帝位與臣位不同。百揆者。臣位也。禹得而讓之。舜之帝位。惟舜可言讓之。禹不得以舜之帝位讓皋陶也。故堯典言堯讓四岳帝位。岳不受。岳雖知有舜。不以讓也。其舉舜者。以帝命而舉之也。非自岳讓之也。其後言堯讓舜帝位。舜讓于德。曷嘗言舜讓于何人哉。今言禹者。乃言舜以帝位讓禹。禹以舜之帝位讓皋陶。是以帝位等臣位。

也。則僞也。僞者下文言帝聞禹言。遂稱皋陶之功。若不得已而稱焉。而帝於禹以帝位讓皋陶。若弗聞也者。曾不一言之。非聖人之情也。其時皋陶將何以自安邪。蓋君讓位于其臣。其臣不受。其義無自讓于何人。如不受而自讓于何人。而其君不從。豈不令其君之辭窮哉。其君既辭窮。豈不令其人當君前而立嫌疑之地哉。以此知禹必無令其然也。四岳舉舜。有帝命焉。其時舜方在下。不當君前也。如舜當君前。則岳必有如易所謂君子之慎密者矣。智者之義。雖聖人不當如是乎。堯典稱帝曰。我其試哉。試之云者。明不遽以帝位與之也。孟子所謂堯薦舜於天也。故曰。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。况人臣能以天下與人乎。如禹不受

讓而自讓皋陶。是人臣以天下與人也。於義則不能也。昧義不足以爲禹也。而猶謂僞者之不誣乎。

帝曰。皋陶。惟茲臣庶。罔或予正。汝作士。明于五刑。以弼五教。期于予治。刑期于無刑。民協于中。時乃功。懋哉。

堯典云。帝曰。皋陶。汝作士。五刑有服。又云。惟明克允。呂刑云。士制百姓于刑之中。以教祗德。此其所襲也。蓋命皋陶者。次於命契敬敷五教之後也。故襲之而稱弼教焉。孟子云。舜曰。惟茲臣庶。女其于予治。說文云。干。犯也。文四年左傳云。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。呂刑云。今往何監。非德于民之中。堯典云。惟時懋哉。皆其所襲也。通典引商鞅書云。明刑之猶。至於無刑也。亦其所襲也。猶與猷通。

皋陶曰。帝德罔愆。臨下以簡。御衆以寬。罰弗及嗣。賞延于世。宥過無大。刑故無小。罪疑惟輕。功疑惟重。與其殺不辜。寧失不經。好生之德。洽于民心。茲用不犯于有司。

無逸言皇自敬德云。厥愆。白朕之愆。秦誓云。則罔所愆。論語云。居敬而行簡。以臨其民。又云。寬則得衆。孟子云。罪人不孥。又云。仕者世祿。此其所襲也。襄二十六年左傳云。善爲國者。賞不僭而刑不濫。賞僭則懼及淫人。刑濫則懼及善人。若不幸而過。寧僭無濫。與其失善。寧其利淫。故夏書曰。與其殺不辜。寧失不經。懼失善也。皆其所襲也。論衡云。推行謬誤。人之所歎也。故曰。刑故無小。宥過無大。荀子云。魯哀公問舜冠。孔子不對。曰。其政好生而惡殺焉。亦其所

襲也。呂刑云。五刑之疑有赦。謂罪疑也。今僞者因罪而及功爾。堯典云。明試以功。明者言其無疑也。然則贊堯者非以功疑言之矣。

帝曰。俾子從欲以治。四方風動。惟乃之休。

荀子云。舜曰。惟子從欲而治。詩序云。形四方之風。又云。風以動之。此其所襲也。釋詁云。休。美也。僞者襲之。以書辭多用焉。

帝曰。來禹。降水儆子。成允成功。惟汝賢。克勤于邦。克儉于家。不自滿假。惟汝賢。汝惟不矜。天下莫與汝爭能。汝惟不伐。天下莫與汝爭功。子懋乃德。嘉乃丕績。天之厯數在汝躬。汝終陟元后。來禹者。襲皋陶謨爲之也。孟子云。書曰。降水警余。降水者。

洪水也。洛古音洪。故以音爲訓焉。今竄作降。古音亦同。僞傳云。水性流下。故曰下水。則失洪水之義矣。傲與警通。襄五年左傳云。夏書曰。成允成功。此其所襲也。史記云。禹爲人。敏給克勤。今又言克儉者。襲論語稱禹菲飲食。惡衣服。卑宮室。而盡力乎溝洫也。釋詁云。假大也。襄二十九年左傳。言季札觀樂云。見舞大夏者。曰。美哉。勤而不德。非禹其誰能修之。易繫辭傳云。勞而不伐。有功而不德。荀子云。汝惟不矜。天下莫與汝爭能。老子云。不自伐。故有功。不自矜。故長大。惟不爭。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皆其所襲也。釋詁云。茂。勉也。嘉美也。不大也。績。功也。懋。與茂通。僖十二年左傳云。王曰。余嘉乃勳。應乃懿德。堯典言命舜云。汝陟帝位。今

襲而竄之爾。余與子通。厥數詳下文。  
人心惟危。道心惟微。惟精惟一。允執厥中。

論語云。堯曰。咨爾舜。天之厯數在爾躬。允執其中。四海困窮。天祿永終。舜亦以命禹。此其所襲也。今詳逸文。荀子解蔽篇云。昔者舜之治天下也。不以事詔而萬物成。處一之危。其榮滿側。養一之微。榮矣而未知。故道經曰。人心之危。道心之微。危微之幾。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。又云。君子一於道。自古及今。未有兩而能精者也。皆其所襲也。僞者以爲人心危而道心微。故道精於一。惟精者在惟一焉。允執者。一也。中者。道也。允執其中。則其心一於道而能精矣。僞傳云。危則難安。微則難明。故戒以精一。信執其中。蓋僞傳。



言精一者猶未詳也。若夫朱子說以中庸。非偽經之本意也。朱子中庸章句序引此文而說之云。心之虛靈知覺。一而已矣。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。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。或原於性命之正。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。是以或危殆而不安。或微妙而難見爾。然人莫不有是形。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。亦莫不有是性。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。二者雜於方寸之間。而不知所以治之。則危者愈危。微者愈微。而天理之公。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。精則察夫二者之閒而不雜也。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。從事於斯。無少閒斷。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。而人心每聽命焉。則危者安。微者著。而動靜云爲。自無過不及之差矣。又云。其曰

天命率性。則道心之謂也。其曰擇善固執。則精一之謂也。其曰君子時中。則執中之謂也。蓋朱子引此文而說之。世所稱十六字之心傳者。謂此文也。然僞者以爲道精於一。繇乎荀子云然。初非若朱子之說精而後一也。然荀子引道經言舜者。蓋舜之治。治於其幾而無所蔽。朱子言危微者。非知幾之義乎。於道經則得之矣。今繇道經以言中庸可也。中庸云。喜怒哀樂之未發。謂之中。發而皆中節。謂之和。蓋和亦中也。和者中之用也。發而中節者。道心也。自未發而發焉。其閒不亦微哉。發而不中節者。人心也。危莫危於斯矣。故曰危微之幾。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。危微之幾者。獨也。知幾者。慎獨也。明君子者。明善誠身之君子也。擇

善而固執之者也。故朱子之說。其於文也。則誤之乎。僞經。其於義也。則通之乎。道經。言中庸者。宜辨焉。荀子云。空室之中。有人焉。善射以好思。耳目之欲接。則敗其思。蚊虻之聲聞。則挫其精。是以關耳目之欲。而遠蚊虻之聲。閒居靜思。則通。思仁若是。可謂微乎。關耳目之欲。可謂能自彊矣。未及思也。蚊虻之聲聞。則挫其精。可謂危矣。未可謂微也。夫微者。至人。至人也。何彊何危。此荀子之申言道經也。惠氏云。荀子言危微者。危猶中庸之慎獨也。微猶中庸之至誠也。此以爲與朱子之說異也。奚不思其爲義之相因而無異者乎。蓋危者危之。故不危焉。易繫辭傳云。危者使平。此所謂懼以終始。其要无咎也。微者微之。故不微焉。中庸

云。夫微之顯。誠之不可揜如此夫。此所謂莫顯乎微。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然或以是而謂古文之非僞也。則荀子何以不稱大禹謨。亦不稱書。而必稱道經哉。王氏云。荀子引今古文尚書者。凡十有六。蓋稱書曰而引之。或冠以篇名。惟引傳曰。一人有慶。兆民賴之。不稱書而稱傳。然孟子言於傳有之。傳亦書也。若言誅一夫紂者。其例也。今荀子獨於此稱道經。則知非尚書也。楊倞注云。今虞書有此語。而云道經。蓋有道之經也。倞。唐元和間人。晚晉書已盛行。故彊作幹旋如此。是也。夫荀子言危微精一者也。荀子所引道經者。則言危微。未言精一矣。如道經果爲虞書也。是豈未言精一者乎。荀子當盡引之。而徵其言矣。何以引其言。

危微者而遺其言精一者哉。以此知僞者合道經。荀子。鼠之爲虞書也。大戴禮踐阼篇云。武王問曰。昔黃帝顛頊之道存乎。師尙父曰。在丹書。又云。師尙父西面道書之言曰。敬勝怠者吉。怠勝敬者滅。蓋道書之言者。言書之言也。師尙父道之也。今不可以道經爲言經者。以其文無所屬也。則孰道之乎。道經者。蓋古籍也。猶道在丹書之類也。周官云。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。安知其無道經邪。荀子於上文云。凡人之患。蔽於一曲。而闇於大理。治則復經。兩疑則惑矣。天下無二道。聖人無兩心。此荀子所以引道經而徵其言也。荀子時。古籍存焉。其解蔽篇引詩曰。鳳皇秋秋。其翼若干。其聲若簫。有鳳有皇。樂帝之心。又引詩曰。暉以爲明。

狐狸而蒼。皆非今所傳之詩也。其古籍乎。則道經可明也。無稽之言勿聽。弗詢之謀勿庸。可愛非君。可畏非民。衆非元后。何戴。后非衆罔與守邦。欽哉。慎乃有位。敬修其可願。四海困窮。天祿永終。惟口出好與戎。朕言不再。

荀子云。無稽之言。不見之行。不問之謀。君子慎之。襄四年左傳云。咨親爲詢。咨猶問也。周語云。夏書有之曰。衆非元后。何戴。后非衆。無與守邦。此其所襲也。皋陶謨云。慎乃在位。論語云。修己以敬。孟子云。可欲之謂善。墨子云。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。惟口出好與戎。皆其所襲也。

禹曰。枚卜功臣。惟吉之從。帝曰。禹官占。惟先蔽志。昆命于元龜。朕志先定。詢謀僉同。鬼神其依。龜筮協從。卜不習吉。禹拜稽首。

固辭。帝曰。毋。惟汝諾。

哀十七年左傳言楚云。王與葉公。枚卜子良。以爲令尹。杜注云。枚卜。不斥言所卜以令龜。蓋杜以銜枚不言者。推之也。今僞者襲而竄之爾。不亦誣乎。夫禹以諸功臣皆可讓帝位也者。則其先何爲而獨讓皋陶乎。旣獨讓皋陶。則皋陶在諸功臣之上。與所謂義鈞從卜者異矣。雖禹讓而帝未俞之。禹何不再言皋陶。而乃言枚卜功臣乎。諸功臣可卜而讓之。則其先獨讓皋陶。非禹之誠也。聖人而有不誠者乎。襄三十一年左傳云。義鈞則卜。此立君而從卜者也。僞傳云。枚。謂歷卜之。蓋傳以枚數乎物者推之也。然左傳言枚卜子良者。一人而已。奚歷卜之邪。哀十八年左傳云。

夏書曰。官占。唯能蔽志。昆命于元龜。此其所襲也。今詳逸文。唯與惟通。釋言云。昆。後也。明有先也。故竄能爲先焉。易繫辭傳云。人謀鬼謀。鴻範云。汝則有大疑。謀及乃心。謀及卿士。謀及庶民。謀及卜筮。汝則從。龜從。筮從。卿士從。庶民從。是之謂大同。皆其所襲也。哀十年左傳云。卜不襲吉。襲古通習。禮表記云。卜筮不相襲。注云。襲。因也。故僞傳釋習者亦同。然舜以天下之重。既知禹而讓之。此所謂不疑何卜也。堯典言讓舜者。有言堯卜乎。將以爲舜不卜而如卜也。故曰。鬼神其依。其者。意言之辭。則不卜而如卜也。豈所謂卜不襲吉乎。此僞者之望也。不疑何卜者。桓十一年左傳義也。堯典云。禹拜稽首。儀禮云。敢固辭。論語云。子曰。毋



堯典云。往哉。汝諧。亦其所襲也。

正月朔旦。受命于神宗。率百官。若帝之初。

堯典云。正月上日。受終于文祖。今襲而竄之爾。禮祭彙云。有虞氏諦黃帝而郊。響祖顓頊而宗。堯今僞者以堯爲神宗也。僞傳云。神宗。文祖之宗廟。則非僞經之本意矣。竹書紀年云。帝舜三十三年春。正月。夏后受命于神宗。蓋僞與僞同也。書疏云。總率百官。若舜受禪之初也。

帝曰。咨禹。惟時有苗弗率。汝徂征。禹乃會羣后。誓于師曰。濟濟有衆。咸聽朕命。蠢茲有苗。昏迷不恭。侮慢自賢。反道敗德。君子在野。小人在位。民棄不保。天降之咎。肆予以爾衆士。奉辭伐罪。爾尙一乃心力。其克有勳。三旬。苗民逆命。益贊于禹曰。惟德動

天無遠弗届。滿招損謙受益。時乃天道。帝初于歷山。往于田。日  
號泣于旻天。于父母。負罪引慝。祗載見譴。夔夔齊慄。誓亦允  
若。至誠感神。矧茲有苗。禹拜昌言。曰。兪。班師振旅。帝乃誕敷文  
德。舞干羽于兩階。七旬有苗格。

墨子兼愛篇。引禹誓云。禹曰。濟濟有衆。咸聽朕言。非白小  
子敢行稱亂。蠢茲有苗。用天之罰。若子既率爾羣。對爾羣  
以征有苗。此禹既卽位者也。今詳逸文。蓋堯典言舜在堯  
時而竄三苗矣。及舜卽位。皋陶謨猶謂苗頑也。故堯典則  
稱舜分北焉。今禹卽位。誓而征之。此苗頑既服。至禹時而  
又蠢然動也。後世所以恆有苗防也。今乃以禹誓竄之於  
舜時乎。禹誓稱小子者。禹自爲辭。不稱帝命也。明禹既卽

位故也。苟爲舜時之誓。則墨子所引者。何以不曰奉辭邪。戰國策云。禹攻三苗。又云。三苗爲政不善。而禹放逐之。此禹誓之繇也。隱八年穀梁傳云。誥誓不及五帝。荀子說同。然則舜時無禹誓矣。荀子議兵篇云。仁人之兵。所過者化。遂云。舜伐有苗。此言舜在堯時也。故荀子成相篇云。堯有德。干戈不用。三苗服。舉舜剛畝。任之天下。身休息。蓋舜在堯時。伐苗而干戈不用也。故竄苗焉爾。服古音逼。韓非子云。當舜之時。有苗不服。禹將伐之。舜曰。不可。上德不厚而行武。非道也。乃修教三年。執干戚舞。有苗乃服。淮南子謂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。而三苗服者。此也。以禹從舜之修教也。堯典言舜三考黜陟者。而曰。分北三苗。以其修教。

三年也。今僞者不言禹將伐之而舜不可。乃言舜命禹徂  
征乎。且言征之不服而始修教乎。以修教三年者言七旬  
乎。傳十九年左傳云。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。軍三旬而不  
降。退修教而復伐之。因墨而降。此其所襲也。呂刑云。苗民  
弗用靈。又云。民興胥漸。泯泯芬芬。遂云。罔有馨香德。故云。  
上帝不弔。降咎于苗。此僞者所以言其昏迷者也。墨子非  
攻篇云。昔禹征三苗。湯伐桀。武王伐紂。蓋墨子於此皆語  
神焉。其於禹也。則言高陽乃命禹。親抱天之瑞令。以征有  
苗。蓋高陽者神也。或曰。舜之神也。舜爲高陽六世孫。故云  
然。今僞者襲而竄之。遂於征苗時言感神爾。釋詁云。徂。往  
也。肆。故也。僞者襲之。以書辭多用焉。詩隰桑序云。小人在

位。君子在野。鄭語云。奉辭伐罪。書咸乂序云。伊陟贊于巫咸。釋詁云。屈。至也。詩闕宮云。致天之屈。易象傳云。天道虧盈而益謙。漢諱盈曰滿焉。大傳云。舜耕于歷山。召誥云。其不能誠于小民。孝經云。通於神明。皋陶謨云。禹拜昌言曰。兪。襄十年左傳云。是實班師。莊八年穀梁傳云。出曰治兵。入曰振旅。皆其所襲也。萬章問孟子云。舜往于田。號泣于旻天。孟子引長息云。號泣于旻天。于父母則吾不知也。史記廉頗傳云。負荆謝罪。亦其所襲也。後漢書云。光武兄伯升。爲更始所害。光武深引過而已。夫過可引也。慝可引乎。詩柏舟云。之死矢靡慝。蓋誓於其母也。毛傳云。慝。邪也。孟子云。書曰。祗載見瞽瞍。夔夔齊慄。瞽瞍亦允若。此史氏之

辭也。今竄之爲益贊于禹之辭。豈不悖哉。夫益欲禹感苗民。乃以舜感瞽瞍爲辭。而曰。至誠感神。矧茲有苗。是益爲舜臣。而斥天子之父。以爲有苗之不若也。顧氏棟高謂此非人臣所宜言也。此在後世。則爲大逆不道。是也。而禹猶以昌言拜乎。孔子之對陳司敗也。爲魯昭公諱焉。其義安在也。堯典云。岳曰。瞽子。以舜方在下也。今以天子之父。而稱之曰瞽。亦豈禮也。邪。釋文云。濟子禮反。屈音戒。號亡高反。曷。武巾反。驛。他側反。曷。賢遍反。夔。求龜反。齊。側皆反。

夏書

五子之歌

楚語云。啓有五觀。謂啓之五子也。墨子作武觀。武者五之

聲近也。墨子非樂篇云。於武觀曰。啓乃淫溢康樂。野于飲食。將將銘莧磬以力。湛濁于酒。愉食于野。萬舞奕奕。章聞于大。天用弗式。此墨子引五子之歌也。今詳逸文。蓋其歌之辭古矣。今五子之歌。無墨子所引者。其歌之辭非古也。則僞也。

太康尸位。以逸豫滅厥德。黎民咸貳。乃盤遊無度。畋于有洛之表。十旬弗反。有窮后羿。因民弗忍。距于河。厥弟五人。御其母以從。僂于洛之汭。五子咸怨。述大禹之戒。以作歌。

太古文當作大。釋詁云。尸。主也。僞傳云。主以尊位爲逸豫。則失其讀矣。僞經之讀曰。太康尸位。曰。以逸豫滅厥德。其本意也。史記云。夏后帝啓崩。子帝大康立。書序云。大康失

邦。昆弟五人。須于洛汭。作五子之歌。蓋作歌以刺五子也。非五子作歌也。史記與書序同。周書嘗麥篇云。其在啓之五子。忘伯禹之命。假國無正。用胥與作亂。遂囚厥國。此以其假手於國政而無正也。故忘伯禹之命者。五子也。今僞者乃言五子述大禹之戒乎。然則所謂御其母以從者。其僞可知也。王符潛夫論云。夏后啓子。大康。仲康。更立。兄弟五人。皆有昏德。不堪帝事。降須洛汭。是謂五觀。此據楚語稱啓有五觀也。五。讀若武。故墨子引武觀者。卽五觀也。武觀。歌體也。卽五子之歌也。其歌刺五子之淫樂也。漢書古今人表。以五子列九等之下中。蓋等於下愚矣。何僞者適相反邪。襄四年左傳云。夏訓有之。曰。有窮后羿。遂說之云。



昔有夏之方衰也。后羿自鉏遷于窮石。因夏民以代夏政。恃其射也。不修民事。而淫于原獸。蓋言羿之好田者若此。其下言羿將歸自田。家衆般之。蓋不忍羿之好田者。又若此。今僞者竄之爲大康之事爾。然則所謂十句弗反者。其僞可知也。敗與田通。竹書紀年云。帝大康元年。敗于洛表。蓋僞與僞同也。晏子春秋云。文王不敢盤游于田。蓋異乎無逸作盤于遊田也。今僞者襲晏子焉。游與遊通。貳攜貳也。襲閔元年左傳義也。後待也。襲釋詁義也。其一曰。皇祖有訓。民可近。不可下。民惟邦本。本固邦寧。予視天下。愚夫愚婦。一能勝予。一人三失。怨豈在明。不見是圖。予臨兆民。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。爲人上者。柰何不敬。

皇祖者。能儀禮爲之也。周語云。書曰。民可近也。而不可上也。韋注云。上。陵也。今僞者乃以不可上也。而爲不可下乎。以周語攷之。其上文云。夫人性陵上者也。又云。民惡其上。其下文云。卻至在七人下。而欲上之。其有七怨。則所引書者。必當作上也。不當作下也。僞者惟圖用韻爾。此王氏所以辨其僞也。且尤不可不辯者。書之本文。謂民不可上也。反而言之。是民可下也。易所謂以貴下賤。大得民也。卽可近之義也。今僞者竄之。謂民不可下。反而言之。是民可上也。則悖矣。不其害哉。成十六年左傳云。夏書曰。怨豈在明。不見是圖。晉語引之。其上文則云。一人三失。此其所襲也。今詳逸文。淮南子云。國主之有民也。猶城之有基。木之有根。

根深則本固。基長則土寧。中庸云。夫婦之愚。召誥云。曷其  
柰何弗敬。皆其所襲也。劉向新序云。履民之上。懷乎如以  
腐索御奔馬。周宣王石鼓詩云。趁趁六馬。大戴禮云。六馬  
之離。必於四面之衢。周書王會篇云。天子車。立馬乘六。荀  
子云。六馬不和。則造父不能以致遠。亦其所襲也。馭與御  
通。王氏云。下。子。馭。馬之韻。以四聲通爲一音。下。讀若戶。馬  
讀若姥。古音也。然用韻太稀。十五句中。僅有五韻。末二句。  
且無韻焉。則非矣。

其二曰。訓有之。內作色荒。外作禽荒。甘酒嗜音。峻宇彫牆。有一  
于此。未或不亡。

越語云。出則禽荒。入則酒荒。宣二年左傳云。晉靈公不君。

厚敏以彫牆。戰國策言後世亡國有以酒。以味。以色。以高臺。陂池者。遂云。有一于此。足以亡其國。此其所襲也。

其三曰。惟彼陶唐。有此冀方。今失厥道。亂其紀綱。乃底滅亡。

此襲哀六年左傳所引夏書文爲之也。今詳逸文。左傳疏云。賈服。孫杜。皆以爲逸書。解爲夏桀之時。惟王肅云。大康時。肅注尙書。其言多是孔傳。疑肅見古文。匿之而不言也。蘇疏言之。則賈逵服虔。孫毓。杜預也。賈固傳古文者。而不以此爲大康時也。則此古文之僞可知矣。夏書云。惟彼陶唐。帥彼天常。蓋天常者。道也。今僞者約其文。故夏書作其行。僞者作厥道。蓋竄之也。釋言云。厥其也。詩小弁鄭箋云。行道也。夏書云。乃滅而亡。非其文之曲者乎。僞者竄之。其

文不如也。皇甫謐帝王世紀言都冀州者。引此僞古文焉。晉書云。謐姑子外弟梁柳邊。得古文尙書。蓋有繇也。梁柳則遞傳乎梅賾者也。詳尙書大名疏。

其四曰。明明我祖。萬邦之君。有典有則。貽厥子孫。闕石和鈞。王府則有。荒陞厥緒。覆宗絕祀。

明明我祖。萬邦之君。其爲文襲詩辭也。周語云。夏書有之。曰。闕石。蘇鈞。王府則有。蘇。古通和。此其所襲也。今詳逸文。周官有六典八則。多士云。有冊有典。詩文王有聲云。詒厥孫謀。以燕翼子。詩序云。黍離。閔宗周也。又云。閔周室之顛覆。蓋猶小雅言周宗既滅也。史記云。衛絕祀。皆其所襲也。有與祀韻者。有讀若以古音也。今詩可攷焉。

其五曰。嗚呼曷歸。予懷之悲。萬姓仇予。予將疇依。鬱陶乎予心。顏厚有忸怩。弗慎厥德。雖悔可追。

嗚呼曷歸。予懷之悲。其爲文襲詩辭也。釋詁云。疇誰也。詩巧言云。顏之厚矣。晉語云。忸怩顏。墨子云。禹之總德有之。曰。不慎厥德。天命焉葆。哀十六年左傳云。弗敬弗休。悔其可追。此其所襲也。孟子云。象曰。鬱陶思君爾。忸怩。釋詁云。鬱陶。繇喜也。郭注引孟子而言之。又郭云。禮記曰。人喜則斯陶。陶。斯詠。詠。斯猶。猶卽繇也。邢疏云。鬱陶者。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。今僞者反喜爲悲。古無是訓也。宋玉九辯云。豈不鬱陶而思君兮。君之門以九重。亦其所襲也。

允征

堯典疏引鄭禹貢注云。允征曰厥。篚元黃。昭我周王。蓋逸  
古文也。今允征無此文者。則僞也。魯語云。忠信爲周。周王  
者。忠信之王也。今詳逸文。

惟仲康肇位四海。允侯命掌六師。羲和廢厥職。酒荒于厥邑。允  
侯承王命徂征。

仲。古通中。史記云。帝大康崩。弟中康立。又云。帝中康時。羲  
和涵淫。廢時亂日。允往征之。作允征。蓋從書序也。史記集  
解引鄭云。允。臣名。則允。非國名也。今僞者。乃以爲允侯乎。  
允。而爲臣名也。故史記言允往征之。允。而爲國名也。則所  
謂往者。國能自往乎。史遷通古文者也。其言豈妄邪。顧命  
云。允之舞衣。又云。兌之戈。和之弓。垂之竹矢。夫允也。兌也。

和也。垂也。皆臣名也。當一例也。竹書紀年云。仲康命允侯率師征羲和。蓋僞與僞同也。僞傳云。羿廢太康。立其弟仲康爲天子。蓋傳以僞五子之歌。言羿距太康也。又益之以僞焉。襄四年左傳。言后羿云。因夏民以代夏政。又引虞箴云。在帝夷羿。是言其篡代也。不言其有所廢立也。且僞允征。亦無言羿者。何有於羿之廢立邪。蘇氏以爲羲和貳於羿焉。蔡氏以爲羲和黨於羿焉。皆僞傳誤之也。金氏履祥辨僞傳者。知羿之稱帝。非有所廢立矣。而又言羿距太康也。則誤於僞五子之歌爾。僞允征之文。不曰惟仲康肇位。亦不曰四海之內。而曰惟仲康肇位四海。不曰命允侯掌六師。而曰允侯命掌六師。則僞者之不辭也。襄五年公羊



傳云。吳何以稱人。吳郢人云。則不辭。蓋不成辭也。今僞者之不辭。其數有焉。釋詁云。肇始也。越語云。宮中之樂。無至酒荒。此其所襲也。

告于衆曰。嗟予有衆。聖有謨訓。明徵定保。先王克謹天戒。臣人克有常憲。百官修輔。厥后惟明明。

襄二十一年左傳。言祁奚救叔向云。詩曰。惠我無疆。子孫保之。書曰。聖有暮勳。明徵定保。夫謀而鮮過。惠訓不倦者。叔向有焉。今僞者襲而竄之。爾謨與暮通。夫書多異文。而此經作勳。必本文也。其作訓者。則僞也。蓋祁奚竝引詩書。縱以訓爲勳。豈以書爲詩乎。惠訓以釋詩也。如今允征。則當以釋書矣。僞者竄之。求與罪狀義和者合也。此梅氏驚

所以辯其僞也。漢書董仲舒傳云。國家將有失道之敗。而天適先出災害以譴告之。不知自省。又出怪異以警懼之。此天戒之義。本乎春秋者也。故僞者襲焉。釋詁云。憲。灋也。詩皇矣云。修之平之。言修治也。孟子云。相與輔相之。詩江漢云。明明天子。皆其所襲也。

每歲孟春。道人以木鐸徇于路。官師相規。工執藝事以諫。其或不恭。邦有常刑。

自以諫以上。襲襄十四年左傳所引夏書文爲之也。今詳逸文。周官小宰云。正歲。帥治官之屬。觀治象之灋。徇以木鐸。曰。不用灋者。國有常刑。皆其所襲也。

惟時羲和。顛覆厥德。沈亂于酒。畔官離次。俶擾天紀。遐棄厥司。

乃季秋月朔。辰弗集于房。瞽奏鼓。嗇夫馳。庶人走。義和尸厥官。罔聞知。昏迷于天象。以干先王之誅。政典曰。先時者殺無赦。不及時者殺無赦。

詩抑云。顛覆厥德。荒湛于酒。荀子君道篇云。論德而定次。量能而授官。釋詁云。倣始也。鴻範云。五紀。三曰日。四曰星辰。釋詁云。尸。主也。此其所襲也。或曰。尸者如祭之尸也。言居其位而不爲其事也。今攷詩板云。善人載尸。然則以尸言不善人可乎。僞傳謂主其官。此僞經之本意也。春秋。昭公十有七年。夏六月。甲戌朔。日有食之。此周之六月。夏之四月也。古謂之正月。以其爲六陽之正。無陰慝也。詩正月云。正月繁霜。其例也。而魯平子昧於斯矣。以爲正月者謂

歲首也。故止用禮者焉。左傳云。平子禦之曰。止也。唯正月  
慝未作。日有食之。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。其餘則否。大  
史曰。在此月也。故夏書曰。辰不集于房。瞽奏鼓。嗇夫馳。庶  
人走。此月朔之謂也。當夏四月。是謂孟夏。蓋周禮之因乎  
夏者也。今僞者乃以孟夏月朔。鼠之爲季秋月朔乎。書疏  
引顧氏云。夏禮異於周禮。此豈不爲僞者所誤邪。竹書紀  
年云。帝仲康五年。秋九月。庚戌朔。日有食之。其言秋九月  
者。與僞古文同。其言五年者。又不同。蓋僞古文自仲康肇  
位言之。則元年也。皆僞也。史記三代世表。自共和庚申以  
前。皆無甲子紀年。竹書則溯乎黃帝元年而紀之。不其鑿  
乎。唐傅仁均等大衍祿議。以爲五年癸巳歲。九月庚戌朔。

日食在房二度焉。此附會於紀年者也。後之造大同曆者。以爲元年日食焉。此附會於僞古文者也。閻氏辯僞古文矣。而謂仲康元年爲壬戌者。繇乎皇極經世也。其以麻術推之。謂此日食在仲康十一年閏四月朔者。豈不惑邪。左傳之引夏書言日食也。豈嘗言何王之世邪。鄭禹貢注。則引允征矣。而鄭觀禮注云。春秋傳曰。嗇夫馳。何其不引允征也。則傳所引者。必不在允征中矣。此王氏所以皆斥而辯之也。荀子君道篇云。書曰。先時者殺無赦。不逮時者殺無赦。韓詩外傳稱周制曰。而引之。殺作死。逮作及。蓋周書也。今以爲夏書。且以爲政典者。則僞也。周官云。大宰掌建邦之六典。四曰政典。此非周制云乎。且荀子引此書而說

之云。人習其事而固。人之百事。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。職分而民不探。次定而序不亂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。韓詩外傳說略同。皆統以分時習事而言。今僞者專言先王誅其失。麻象者也。則苟與韓何以不專言之乎。探音貪。釋言云。探試也。蓋分時習事。則民不試爲之也。林氏之奇云。政典以下。誓師之辭。然誓師非惟言先後時也。且此言先王之誅。而不以政典言之。則無徵矣。林氏不知其僞云爾。惠氏云。其後僞三墳書者。遂以政典爲三皇之書。誰其作俑歟。

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。爾衆士同力王室。尙弼予欽承天子威命。火炎崑岡。玉石俱焚。天吏逸德。烈于猛火。殲厥渠魁。脅從

罔治。舊染汙俗。咸與惟新。

詩敬之傳云。將行也。牧誓云。惟恭行天之罰。管子云。衆寡同力。僖二十八年左傳云。皆獎王室。多士云。將天明威。致王罰。隱四年左傳云。夫兵猶火也。弗戢將自焚也。史記趙世家云。崑山之玉。三國志鍾會傳云。大兵一發。玉石俱碎。此其所襲也。釋言云。逸。過也。釋詁云。殲。盡也。孟子云。無敵於天下者。天吏也。蓋其德無敵焉。今言逸德。猶稱之曰天吏。何邪。易離上九云。王用出征。有嘉折首。獲匪其醜。无咎。蓋醜。類也。脅從。亦類也。史記司馬相如傳云。誅其渠帥。渠猶大也。禮檀弓注云。魁。猶首也。皆其所襲也。孟子云。同乎流俗。合乎汙世。又云。亦以新子之國。詩文王云。其命維新。

亦其所襲也。惟與維通。

嗚呼。克厥愛。允濟。愛克厥威。允罔功。其爾衆士懋戒哉。

昭二十三年左傳稱吳公子光云。吾聞之曰。作事威克其愛。雖小必濟。閻氏以爲此任威滅愛之言。而謀逆如公子光者。喜聞之爾。非書辭也。今僞者竄之。則以所聞者爲書辭矣。是誣也。其罪可勝誅乎。孫子云。卒未親附而罰之。則不服。已親附而罰不行。則不可用。此威愛所宜兼濟也。豈古之書辭而不及兵家言邪。李衛公罔對亦僞也。然以孫子之義。引此僞古文而問之。乃對之云。愛設於先。威設於後。不可反是也。其非猶知兼濟之道歟。蔡氏云。威者嚴明之謂。愛者姑息之謂。記曰。軍旅主威。蓋軍禮不可以不服。



也。似矣。然禮檀弓稱曾子云。君子之愛人也。以德。細人之愛人也。以姑息。則言愛者。不有以德乎。呂刑云。德威惟威。雖軍旅。亦不捐也。孫氏繼有云。此所謂威愛者。當自其臨時言之。然臨時之威。孰非德威乎。釋詁云。勝克也。則克亦勝也。若水之克火也。易稱水火。既濟占焉。無相克也。則威愛可明也。薛氏季宣云。威克厥愛。濟人之實也。愛克厥威。適以害仁也。仁者一怒而安天下。此以爲威者。兵征之也。卽上文所謂天子威命也。然以上文言之。殲厥渠魁者。威也。脅從罔治者。愛也。烈于猛火者。戒其威之過也。非所謂威克厥愛也。况僞者之意。其言威者。本以戒其衆爾。僞傳云。勉以用命。戒以辟戮。其本意也。懋勉也。絲是言之。釋經

之家。此豈不爲僞者所誤邪。

商書

仲虺之誥

此逸古文無之也。今有之者。則僞也。凡無而反有者。以其有所襲而爲之爾。將以揜其有而反無者焉。俾逸古文之篇若備也。書序云。湯歸自夏。至于大坰。仲虺作誥。蓋其篇當有言。至于大坰者。今僞古文則不言之矣。

成湯放桀于南巢。惟有慙德。曰。子恐來世以台爲口實。

魯語云。桀奔南巢。淮南子云。湯整兵鳴條。困夏南巢。以其過放之。歷山。此其所襲也。南巢。詳書序辯。襄二十九年左傳。言季札觀樂云。見舞韶濩者。曰。聖人之宏也。而猶有慙。

尚書集注述疏

卷末下

僞古文

三

德釋詁云。台我也。襄二十二年左傳云。若不恤其患。而以爲口實。楚語云。使無以寡君爲口實。皆其所襲也。

仲虺乃作誥曰。嗚呼。惟天生民有欲。無主乃亂。惟天生聰明時。又有夏昏德。民墜塗炭。天乃錫王勇智。表正萬邦。纘禹舊服。茲率厥典。奉若天命。

周書文酌篇云。民生而有欲。文九年公羊傳云。不可一日無君。多方云。天惟時求民主。中庸云。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。其孰能知之。釋詁云。時是也。又治也。此其所襲也。聖知之知。古通智。故又言勇智焉。宣三年左傳云。桀有昏德。詩長發云。帝命不違。至于湯齊。又云。何天之龍。敷奏其勇。鄭箋云。龍當作寵。釋詁云。錫賜也。天錫者其寵也。易離

象傳云。王用出征。以正邦也。師象傳云。懷萬邦也。詩闕宮云。績禹之緒。詩殷武云。設都于禹之績。釋詁云。典常也。釋言云。若順也。皆其所襲也。魏志注云。不欲使忠良與淫昏共受塗炭。蓋明帝之露布也。文選應璩與從弟書云。濟蒸民於塗炭。史記云。人主天下之儀表也。荀子君道篇云。君者儀也。儀正而景正。亦其所襲也。

夏王有罪。矯誣上天。以布命于下。帝用不臧。式商受命。用爽厥師。

墨子非命篇云。仲虺之告曰。我聞于夏人。矯天命。布命于下。帝式是惡。用爽厥師。蓋爽師者。失衆也。告與誥通。今僞者襲而竄之爾。僞傳云。爽明也。用明其衆。言爲主也。其相

反有如此者。立政云。帝欽罰之。乃俾我有夏。式商受命。奄  
甸萬姓。言我周用商所受之命。非言帝用商受所命也。一  
則商興。一則代商興。其相反。又有如此者。此閻氏所以辯  
其僞也。今言用爽厥師矣。其下文云。簡賢附勢。不相承也。  
吳氏疑有脫文。非也。此僞者文之疏也。豈文之脫邪。  
簡賢附勢。寔繁有徒。肇我邦于有夏。若苗之有莠。若粟之有秕。  
小大戰戰。罔不懼于非辜。矧予之德。言足聽聞。

昭二十八年左傳云。鄭書有之。惡正醜直。實蕃有徒。寔與  
寔通。蕃與繁通。釋詁云。肇始也。孟子云。孔子曰。惡莠。恐其  
亂苗也。定十年左傳云。若其不具。用秕稗也。無逸云。至于  
小大。又云。般無辜。詩小宛云。戰戰兢兢。此其所夔也。僞傳

云。簡略也。此僞經之本意也。豈本義乎。後漢書王渙傳。稱陳寵對和帝云。臣任功曹王渙。以簡賢選能。故韋彪傳云。國以簡賢爲務。蓋簡如簡在帝心之簡也。若夫附勢者。必害賢也。豈惟略之乎。列子云。仕逐勢。言附之也。釋文云。批悲里反。史記云。桀囚湯於夏臺。今僞者言其始。以桀視湯。如以苗粟視莠。批將必不相容而欲去之。此以囚湯故。而爲之說爾。姚氏謂如其然也。則湯爲自活之計。如石敬瑭而已。明其必不然也。蓋戾乎湯誓伐夏救民之心矣。金氏云。此自勢言之。則湯亦不得不爲。非也。其未察其僞乎。僞者曰。矧子之德。言足聽聞。以一句讀也。其曰德者。微讀焉。以爲言其德則動聽也。僞傳云。况我之道德善言足聽聞。

乎。非偽經之本意也。

惟王不遷聲色。不殖貨利。德懋懋官。功懋懋賞。用人惟己。改過不吝。克寬克仁。彰信兆民。

中庸云。遠色。月令云。去聲色。論語云。而貨殖焉。大學云。貨悖而入者。亦悖而出。又云。不以利爲利。此其所襲也。秦誓云。人之有技。若己有之。論語云。過則勿憚改。易繫辭傳云。悔吝者。言乎其小疵也。无咎者。善補過也。魯語云。湯以寬治民。大傳云。湯之君民。聽寬而獄省。易乾文言云。寬以居之。仁以行之。孟子云。書曰。湯一征。自葛始。天下信之。閔元年左傳云。天子曰兆民。皆其所襲也。皋陶謨云。懋哉懋哉。漢書引懋作茂。釋詁云。茂。勉也。僞傳云。勉於德者。則勉之。

以官。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。蓋傳以其重文言之也。詩角弓云。如塗塗附。詩魚藻云。魚在在藻。又云。王在在鎬。今僞者襲其爲文也。

乃葛伯仇餉。初征自葛。東征西夷怨。南征北狄怨。曰。奚獨後予。攸徂之民。室家相慶。曰。俟予后。后來其蘇。民之戴商。厥惟舊哉。此襲孟子所引書文爲之也。書序云。湯征諸侯。葛伯不祀。湯始征之。作湯征。史記說同。孟子梁惠王篇云。書曰。湯一征自葛始。天下信之。東面而征西夷怨。南面而征北狄怨。曰。奚爲後我。又云。書曰。俟我后。后來其蘇。孟子滕文公篇云。書曰。葛伯仇餉。又云。湯始征自葛載。皆書文也。今詳逸文。蓋與書序言湯征者符矣。史記錄湯征之文。非備也。孟



子所引者。今未知其爲湯征之文歟。然固知其必非仲虺之誥也。何也。稱湯者。稱其君之號。此史臣之辭也。仲虺告君。不得直稱其君之號也。今竄之曰。初征自葛。以此知其僞焉。釋言云。攸所也。釋詁云。徂往也。易晉象傳云。往有慶也。詩抑鄭箋云。舊久也。皆其所襲也。史記周本紀云。訴戴武王。言喜戴周也。今竄之爲戴商爾。

佑賢輔德。顯忠遂良。兼弱攻昧。取亂侮亡。推亡固存。邦乃其昌。佑與右通。釋詁。右助義同。孟子云。放勳曰。輔之翼之。言輔德也。易大壯象云。不能退。不能遂。蓋遂者。進也。詩揚之水。序云。無忠臣良士。終以死亡。此其所襲也。襄三十年左傳云。子皮曰。仲虺之志云。亂者取之。亡者侮之。推亡固存。國

之利也。宣十二年左傳云。隨武子曰。兼弱攻昧。武之善經也。又云。仲虺有言曰。取亂侮亡。兼弱也。洵曰。於鑠王師。遵養時晦。耆昧也。此於仲虺之志。非惟引其取亂侮亡者乎。引志而釋之。則明其推亡固存矣。故言兼弱者徵諸書之仲虺焉。言攻昧者。徵諸詩之洵焉。今僞者襲而竄之。乃皆以爲書辭乎。使書辭皆誠然也。何春秋時徵文之不符也。且言攻昧者。何舍書文而不徵。而反徵詩無攻昧之文者哉。鴻範云。而邦其昌。亦其所襲也。

德日新。萬邦惟懷。志自滿。九族乃離。王懋昭大德。建中于民。以義制事。以禮制心。垂裕後昆。予聞曰。能自得師者王。謂人莫已若者亡。好問則裕。自用則小。

易繫辭傳云。日新之謂盛德。襄三十一年左傳云。周書曰。小國懷其德。易彖傳云。天道虧盈而益謙。人道惡盈而好謙。漢諱盈曰滿焉。孟子云。湯執中。易坤文言云。義以方外。孟子云。以禮存心。釋言云。昆後也。此其所襲也。言主言亡者。龔荀子所引中。歸之言爲之也。呂氏春秋所引略同。今詳逸文中。與仲通。歸與虺通。中庸云。舜好問。言大知也。反之則小矣。詩角弓。毛傳云。裕饒也。亦其所襲也。

嗚呼。慎厥終。惟其始。殖有禮。覆昏暴。欽崇天道。永保天命。襄二十五年左傳云。書曰。慎始而敬終。閔元年左傳云。親有禮。覆昏亂。霸王之器也。此其所襲也。晉語云。樹于有禮。遂云。詩曰。湯降不遲。聖敬日躋。降有禮之謂也。晉語引詩。

者長發文。其上文言帝命不違也。釋詁云。欽敬也。皆其所襲也。

湯誥

湯誥之文。史記殷本紀錄焉。今詳逸文。蓋其誥之辭。古矣。今湯誥無史遷所錄者。其誥之辭。非古也。則僞也。幸其蒐之未悉。而其僞厭然如見也。

王歸自克夏。至于亳。誕告萬方。王曰。嗟。爾萬方有衆。明聽予一人誥。

書序云。湯既黜夏命。復歸于亳。作湯誥。史記說同。此其所襲也。多方云。王來自奄。至于宗周。盤庚云。誕告用亶。又云。明聽朕言。湯誓云。爾尙輔予一人。皆其所襲也。

惟皇上帝。降衷于下民。若有恆性。克綏厥猷。惟后。

易繫辭傳云。一陰一陽之謂道。繼之者善也。成之者性也。周語云。國之將興。其君齊明衷正。韋注云。衷中也。吳語云。天降衷于吳。晉語云。以君之靈。鬼神降衷。此其所襲也。成十三年左傳云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。所謂命也。中庸云。天命之謂性。率性之謂道。脩道之謂教。詩烝民云。天生烝民。有物有則。民之秉彝。好是懿德。毛傳云。彝常也。釋詁云。彝恆常也。韓非子云。孔子曰。絜哉。民性有恆。釋言云。若順也。釋詁云。綏安也。絲道也。后君也。猷與絲通。皆其所襲也。偽傳云。順人有常之性。能安其道。則爲君。傳以爲若者。君順之也。蔡氏以爲天命降中於人。具仁義禮智信之理。順而

有常性矣。然人之稟受。不無清濁純雜之異。故必待君師而後能安其道也。蔡据受中之義言之也。蓋與偽傳不同。今据偽君牙云。民心罔中。惟爾之中。罔中者。無中也。言民非順而有常性也。則傳言君順之者。固偽經之本意矣。此偽古文雜采諸書。而非得其意之所安也。王氏應麟云。仲虺之誥。言仁之始也。湯誥。言性之始也。太甲。言誠之始也。繇今攷之。其言三始者。皆偽古文也。惠氏所以明其不可据也。

夏王滅德作威。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。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。弗忍荼毒。竝告無辜于上下神祇。天道福善禍淫。降災于夏。以彰厥罪。

桓二年左傳云。今滅德立遠。鴻範云。惟辟作威。詩小旻云。旻天疾威。敷于下土。詩桑柔云。寧爲荼毒。呂刑云。方告無辜于上。晉語云。上下神祇。無不徧論。此其所襲也。釋詁云。罹憂也。詩兔爰云。逢此百罹。又云。逢此百凶。詩小弁云。我獨于罹。又云。何辜于天。皆其所襲也。釋文云。罹力之反。僞傳云。罹。被也。傳以爲若鴻範不罹于咎之罹也。非僞經之本意也。周語云。天道賞善而罰淫。成五年左傳云。神福仁而禍淫。商書云。天毒降災。荒殷邦。湯誓云。夏氏有罪。亦其所襲也。

肆台小子。將天命明威。不敢赦。敢用元牡。敢昭告于上天神后。請罪有夏。聿求元聖。與之戮力。以與爾有衆。請命。

湯誓云。非台小子敢行稱亂。多士云。將天明威。致王罰。淮南子稱高皇帝云。以與百姓請命于皇天。此其所襲也。墨子引湯誓云。聿求元聖。與之戮力同心。以治天下。蓋湯誓之逸文也。今竄之爲湯詰爾。論語云。曰。予小子履。敢用元牡。敢昭告于皇皇后帝。有罪不敢赦。帝臣不蔽。簡在帝心。朕躬有罪。無以萬方。萬方有罪。罪在朕躬。此與墨子所引湯說義同。今詳逸文。蓋言湯禱雨而祭天也。萬方者。有天下之辭。湯伐桀時。猶諸侯爾。非有萬方也。其自言有罪。而曰。無以萬方。豈所宜言者乎。明其祭告在伐桀。有天下後也。論語所引文。蓋義皆貫焉。今僞者以爲伐桀而祭天。何竄之若斯其妄也。此與僞大誓言武王類于上帝者其妄。



同。易革彖傳言湯武云。順乎天而應乎人。夫人心者天命之實也。其應乎人者皆其順乎天也。孟子所謂天吏也。豈以諸侯而祭天。妄爲應天者邪。湯誓云。予畏上帝。不敢不正。不言祭上帝也。祭上帝者天子之禮。將伐桀而祭上帝。是湯先自爲天子也。孟子何以言非富天下也。此僞者之亂經也。互詳湯誓及牧誓篇。

上天孚佑下民。罪人黜伏。天命弗僭。賁若草木。兆民允殖。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。

釋詁云。孚。信也。隱十一年左傳云。許既伏其罪矣。蓋自伐許言之也。此其所襲也。詩抑毛傳云。僭。差也。大誥云。敷賁。敷前人受命。易序卦云。賁者飾也。易坤文言云。天地變化。

草木蕃。魯語注云。殖蕃也。輯與集通。漢書郊祀歌云。輯萬國。皆其所襲也。

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。慄慄危懼。若將隕于深淵。

墨子引湯說云。履未知得罪于上下。釋詁云。慄懼也。戰國策云。戰戰慄慄。日慎一日。哀十五年左傳云。雖隕于深淵。則天命也。此其所襲也。

凡我造邦。無從匪彝。無卽怙淫。各守爾典。以承天休。

周語云。先王之令有之曰。天道賞善而罰淫。故凡我造國。無從匪彝。無卽怙淫。各守爾典。以承天休。今僞者分而竄之。則遂以先王爲湯爾。

爾有善。朕弗敢蔽。罪當朕躬。弗敢自赦。惟簡在上帝之心。其爾

萬方有罪。在予一人。予一人有罪。無以爾萬方。

此襲論語所引文爲之也。蓋僞者分論語所引文。其言祭天者。以爲湯伐桀時也。其言萬方者。以爲湯有天下後也。分而竄之。於是乎論語所引文。遂義不貫矣。釋經之家。此豈不爲僞者所誤邪。

嗚呼。尙克時忱。乃亦有終。

康誥云。勿用非謀。非彝。蔽時忱。釋詁云。謀。謀也。忱。與謀通。詩蕩云。鮮克有終。此其所襲也。

### 伊訓

書疏引鄭典寶序注云。伊訓曰。載孚在亳。又曰。征是三股。蓋逸古文也。今伊訓無此文者。則僞也。

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。奉嗣王祇見厥祖。侯甸羣后咸在。百官總己以聽冢宰。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。

顧命云。庶邦侯甸男衛。今不言男衛者。僞古文之疏也。酒誥言殷者。稱侯甸男衛焉。論語云。君薨。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。二年。詩商頌云。祈我烈祖。高宗彤日云。乃訓于王。此其所襲也。漢書律厯志云。伊訓篇曰。惟大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。伊尹祀于先王。誕資有牧方明。言雖有服。以冬至。越蒞祀先王于方明。以配上帝也。今僞者竄之爲卽位見祖乎。僞傳云。此湯崩踰月。太甲卽位。奠殯而告。蓋傳自僞經推之。而言其崩年改元也。伊訓序云。成湯既沒。大甲

元年。此其妄也。而僞者襲焉。孟子云。湯崩。大丁未立。外丙二年。仲壬四年。大甲顛覆湯之典刑。僞者何不察也。漢志。大。不作太。孟子書序同。僞古文作太。蔡氏云。太甲繼仲壬之後。服仲壬之喪。而曰。湯崩。奠殯而告。誤矣。蘇氏云。崩年改元。亂世事也。不容在伊尹而有之。蓋皆察傳之非也。而未察經之僞也。蔡氏云。元祀者。太甲卽位之元年。十二月者。商以建丑爲正。故以十二月爲正也。三代雖正朔不同。然紀月之數。皆以寅爲首。周建子矣。而詩言四月維夏。六月徂暑。則寅月起數。周未嘗改也。秦建亥矣。漢初仍秦正。亦書曰。元年冬十月。則正朔改。而月數不改矣。惟其以正朔行事也。故後乎此者。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。絲

蔡言之。此豈不爲僞者所誤邪。胡氏安國春秋傳言夏時  
冠周月者。亦据此僞經而失之也。蓋未攷乎漢志所引伊  
訓文也。漢志言商之冬至在商之十二月。明其在子月也。  
朱子於胡傳辯焉。蔡氏豈未聞歟。僖五年左傳云。春。王正  
月。辛亥朔。日南至。言周之冬至在周之正月。亦明其在子  
月也。蓋正朔之改。皆改月數也。昭十七年左傳云。夏。六月。  
甲戌朔。日有食之。大史曰。當夏四月。是謂孟夏。又云。梓慎  
曰。火出。於夏爲三月。於商爲四月。於周爲五月。以此知商  
之十二月。非正朔也。則非於是月改元也。周官言正歲。皆  
自夏正言之。而與其自周正言正月之吉者。不同。周詩或  
言夏正。亦其例也。孟子云。七八月之閒旱。蓋夏之五六月

也。其月數皆周改之也。漢書高帝紀云。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。次而書十一月。書十二月。次而書春正月。顏注云。凡此諸月。皆太初正厯後。記事者追改之。非當時本稱也。以十月爲歲首。卽謂十月爲正月。今此正月。當時謂之四月爾。此以追改言之也。劉氏攷云。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爾。秦之十月。今七月。日當在鶉尾。故大白辰星得從歲星也。蓋秦之十月。史誤爲漢之十月焉。此以失改言之也。皆言其改月數也。僞太甲云。惟三祀十有二月。朔伊尹以冕服奉鬯。王歸于亳。僞傳云。湯以元年十一月崩。至此二十六月。三年服闋。踰月卽吉服。繇是推之。則崩年改元也。此爲經之不經也。尚志云。章武三年夏四月。先主殂於

永安宮。五月。後主襲位於成都。大赦。改元。蓋季漢之亂。故也。湯時。豈亂世乎。蔡氏云。伊尹祠于先王。奉太甲以卽位。改元之事。祇見厥祖。則攝而告廟也。吳氏云。太甲之爲嗣王。嗣仲壬而王也。太甲卽位。柩前。方居憂。伊尹乃至商廟。祠先王。以立太甲告之。不言太甲祠。喪三年不祭也。奉太甲。偏見先王。而獨言厥祖者。眷眷於湯也。稱湯以訓。故不及外丙仲壬爾。此蔡引吳氏仁傑之說而明之也。非僞經之本意也。吳氏言喪三年不祭。則禮王制足以徵矣。是太甲不至廟也。是伊尹亦在喪不攝祭也。何爲言奉太甲而見祖邪。蔡氏言奉太甲以卽位。改元之事。則非其本文也。蓋僞者以爲太甲卽位。特禮行焉。故奠殯之盛。則謂之祠。



也。非朝夕常奠然也。奠殯而告之重。則謂之祗見也。非主喪常見然也。則僞傳所言者。固僞經之本意矣。唐書王元感傳。言張柬之引此僞經而說以願命焉。亦未攷乎漢志所引伊訓文也。或曰。漢志引方明。當作乃明。所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也。其未察其僞乎。釋天云。商曰祀。周曰年。唐虞曰載。今漢志所引稱元年者。所傳異文也。猶孟子引堯典三載爲三年也。自引之者。通稱之也。或以經稱元祀。必其本文。遂謂此經皆非僞焉。烏知僞者竄之之巧邪。

曰。嗚呼。古有夏先后。方懋厥德。罔有天災。山川鬼神亦莫不寧。暨鳥獸魚鼈咸若。于其子孫弗率。皇天降災。假手於我有命。造攻自鳴條。朕哉自亳。

白咸若而上。龔墨子所引商書文爲之也。今詳逸文。賈誼  
新書云。文王之澤。下被禽獸。洽于魚鼈。咸若攸樂。詩假樂  
云。子孫千億。又云。率由舊章。隱十一年左傳云。天禍許國。  
而假手于我寡人。此其所龔也。不曰假手于我有商。而曰  
假手于我有命。則僞者之不辭也。孟子云。伊訓曰。天誅。造  
攻自牧宮。朕載自亳。今僞者龔而竄之爾。孟子趙注云。牧  
宮。桀宮是也。其曰造攻者。言桀造自伐之禍於其宮也。此  
多方言桀者。所謂因甲于內亂也。非徒言其始攻之地也。  
今乃以牧宮竄之爲鳴條乎。湯誓序云。伊尹相湯伐桀。升  
自陬。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。王氏云。言鳴條者。敗桀之終  
事也。又安得爲始攻乎。詳書序辯。詩文王云。陳錫哉周。左

傳引哉作載。毛傳云。哉。載也。鄭箋云。哉。始也。皆其所襲也。惟我商王。布昭聖武。代虐以寬。兆民允懷。今王嗣厥德。罔不在初。立愛惟親。立敬惟長。始于家邦。終於四海。

詩商頌言湯云。聖敬日躋。又云。武王載旆。禮祭灋云。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。皋陶謨云。黎民懷之。此其所襲也。顧命云。王義嗣德。召誥云。今王嗣受厥命。若生子。罔不在厥初。生。禮祭義云。立愛自親始。立敬自長始。孝經云。愛親者。不敢惡於人。敬親者。不敢慢於人。愛敬盡於事親。而德教加於百姓。刑于四海。皆其所襲也。

嗚呼。先王肇修人紀。從諫弗咈。先民時若。居上克明。爲下克忠。與人不求備。檢身若不及。以至于有萬邦。茲惟艱哉。

揚雄解嘲云。上世之士。人網人紀。詩商頌云。先民有作。釋詁云。時是也。釋言云。若順也。襄九年左傳云。君明臣忠。論語云。無求備於一人。亢倉子云。君子檢身。常若有過。此其所襲也。荀子臣道篇云。書曰。從命而不拂。微諫而不倦。爲上則明。爲下則遜。蓋言臣道也。而因於君道焉。今詳逸文。從命猶從諫也。若高宗從說命也。拂者拂也。今僞者襲而竄之爾。

敷求哲人。俾輔于爾後嗣。

康誥云。往敷求于殷先哲王。墨子尚賢篇云。傳曰。求聖君哲人。以裨輔而身。此其所襲也。

制官刑。儆于有位。曰。敢有恆舞于宮。酣歌于室。時謂巫風。敢有

殉于貨色。恆于遊畋。時謂淫風。敢有侮聖言。逆忠直。遠耆德。比頑童。時謂亂風。惟茲三風十愆。卿士有一于身。家必喪。邦君有一于身。國必亡。臣下不匡。其刑墨。具訓于蒙士。

墨子非樂篇云。先王之書。湯之官刑有之曰。其恆舞于宮。是謂巫風。其刑。君子出絲二衛。蓋刑而罰之也。此其所襲也。或曰。釋詁云。衛垂也。絲之垂者。幾何。今無繇稽也。閻氏云。墨子引湯之官刑。未言作於何時也。昭六年左傳云。先王議事以制。不爲刑辟。懼民之有爭心也。又云。夏有亂政。而作禹刑。商有亂政。而作湯刑。周有亂政。而作九刑。三辟之興。皆叔世也。則湯之官刑。作於商之叔世。其非湯所制明矣。或曰。鞭作官刑。虞舜有之。何獨湯無之邪。夫湯時五

刑具在。未嘗無官刑也。惟所謂三風十愆者。爲官刑一書。以豫告。湯固未嘗有也。鄭詩譜云。大姬好巫覡歌舞之事。五世至幽公。陳之變風作矣。今攷其詩云。坎其擊鼓。宛邱之下。無冬無夏。值其鷩羽。蓋巫者恆舞而歌也。巫風也。說文云。酣樂酒也。皆其所襲也。史記云。匹夫殉財。無逸云。則其無淫于遊于田。畋與田通。論語云。侮聖人之言。周書有耆德篇。詩民勞云。以近有德。易比六三云。比之匪人。鄭語云。王惡角犀豐盈。而近頑童窮固。蓋角而伏犀。豐下以盈者。古以相人之正直也。韋注云。固。陋也。孝經云。匡救其惡。蒙初六云。發蒙。利用刑人。亦其所襲也。論語言三愆者。皆有謂焉。今僞者襲其爲文也。周書文酌篇云。欲有一極。極

有七事。若此類者。周書屢以數言之也。今襲而竄之爾。昭十四年左傳云。貪以敗官爲墨。夏書曰。昏墨賊殺。皋陶之刑也。今日其刑墨者。謂殺之也。以其貪而不知匡救也。僞傳云。墨刑。鑿其頰。涅以墨。然今且喪家亡國。而黥墨之已乎。非僞經之本意也。大傳云。非事而事之。出入不以道義。而誦不詳之辭者。其刑墨。蓋僞傳據之。而僞經不據之也。嗚呼。嗣王祗厥身。念哉。聖謨洋洋。嘉言孔彰。惟上帝不常。作善降之百祥。作不善降之百殃。爾惟德罔小。萬邦惟慶。爾惟不德罔大。墜厥宗。

墨子引湯之官刑。遂云。乃言曰。嗚呼。舞佯佯。黃言孔章。上帝弗常。九有以亡。上帝不順。降之日殄。其家必懷喪。蓋佯

佯猶洋洋也。詩閟宮云。萬舞洋洋。黃者黃也。古笙中之簧。以黃金爲之也。詩巧言云。巧言如簧。章與彰通。殊古作矸。詩召旻云。今也日蹙國百里。此日殃之類也。詩終風毛傳云。悖傷也。今僞者襲而竄之爾。夫黃言者。樂恆舞者之言也。非嘉言也。故上帝以是亡之。今僞者乃反其辭乎。易坤文言云。積善之家。必有餘慶。積不善之家。必有餘殃。易繫辭傳云。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。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。三國志注稱蜀先主敕後主云。勿以惡小而爲之。勿以善小而不爲。皆其所襲也。

太甲上

太甲三篇。此逸古文無之也。今有之者。則僞也。太古文當



作大書序云。伊尹作大甲三篇。今太甲亦爲上中下篇。蓋  
僞之者三也。

惟嗣王不惠于阿衡。

釋言云。惠。順也。詩商頌云。實維阿衡。毛傳云。阿衡。伊尹也。  
鄭箋云。阿。倚。衡。平也。伊尹。湯所倚而取平。故以爲官名。此  
其所襲也。倚。古音阿。君奭云。在大甲。時則有若保衡。書疏  
引鄭云。伊尹。湯以爲阿衡。至大甲。改曰保衡。今於大甲稱  
阿衡者。則僞也。使逸古文誠有大甲焉。而有阿衡之稱。則  
鄭通逸古文者也。安有以阿衡爲湯時專稱乎。孟子云。大  
甲顛覆湯之典。刑言不順于先王也。蓋善乎其立言矣。今  
以爲不順于阿衡。非立言之體也。

伊尹作書曰。先王顧諟天之明命。以承上下神祇。社稷宗廟罔不祇肅。天監厥德。用集大命。撫綏萬方。維尹躬克左右厥辟。宅師。肆嗣王丕承基緒。

大學云。大甲曰。顧諟天之明命。論語云。禱爾於上下神祇。禮哀公問云。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。詩大明云。天監在下。有命旣集。君奭云。其集大命于厥躬。盤庚云。底綏四方。此其所襲也。洛誥云。和恆四方民居師。謂居洛師也。以京師言也。今僞者不知。以爲居衆焉。釋言云。宅。居也。釋詁云。師衆也。僞傳云。居天下之衆。其本意也。詩長發云。實維阿衡。實左右商王。蓋詩美伊尹之功也。今僞者竄之爲伊尹之言乎。不自伐其功乎。左。古通佐。釋詁。左右。助義同。釋詁。

云。辟君也。肆故今也。又美緒義同。皆其所襲也。

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。自周有終。相亦惟終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。相亦罔終。嗣王戒哉。祇爾厥辟。辟不辟。忝厥祖。

相亦有終而上。襲禮緇衣所引尹吉文爲之也。今詳逸文。王氏云。緇衣篇上引大甲。下引尹吉。則尹吉斷非大甲矣。今僞者襲而竄之爾。魯語云。忠信爲周。今尹吉義同。王氏栢云。周當作君。籀文之近也。金氏履祥從之。此豈不爲僞者所誤邪。蓋尹吉言自周者。本伊尹之言已也。而僞者以言夏王。又益之以言其後嗣王。故自周之文。則若爲自君之譌矣。此僞者之亂經也。厥辟而下。襲禮坊記所引書文爲之也。今詳逸文。春秋繁露云。書曰。厥辟不辟。去厥祇。皆

其所襲也。

王惟庸罔念聞。

書序云大甲思庸。今僞者襲焉。多士云。惟時天罔念聞。今襲其爲文。以一句讀也。僞仲虺之誥云。矧予之德言足聽聞。其爲文之艱。與此略同。釋詁云。庸常也。言王惟於常道無思念聞之也。僞傳云。言大甲守常不改。無念聞伊尹之戒。蓋從庸絕句焉。非僞經之本意也。此庸不訓用。與僞說命。主庸作書之庸則不同。

伊尹乃言曰。先王昧爽丕顯。坐以待旦。旁求俊彥。啓迪後人。無越厥命。以自覆。慎乃儉德。惟懷永圖。若虞機張。往省括于度。則釋欽。厥止。率乃祖攸行。惟朕以懌。萬世有辭。

禮緇衣云。大甲曰。毋越厥命。以自覆也。若虞機張。往省括。于厥度。則釋。此其所襲也。今詳逸文。僞者於此文也。字厥。度之厥字。皆去焉。而竄之。以上下文爾。昭三年左傳云。譏。鼎之銘曰。昧且丕顯。孟子云。坐以待旦。淮南子云。湯夙興。夜寐。以致聰明。皆其所襲也。竄昧且爲昧爽者。襲牧誓爲。之也。王氏謂其因復待旦文也。旁與旁通。周書大匡篇云。翳匡於衆。翳猶大也。釋詁云。迪道也。桓二年左傳云。夫德。儉而有度。金縢云。惟永終是圖。皋陶謨云。安汝止。詩文王。云。無念爾祖。易坤象傳云。君子攸行。康誥云。則予一人以。懌。洛誥云。汝永有辭。亦其所襲也。

王未克變。

此僞者爲史氏之言也。

伊尹曰。茲乃不義。習與性成。子弗狎于弗順。營于桐宮。密邇先王其訓。無俾世迷。

隱元年左傳云。多行不義。漢書賈誼傳云。孔子曰。少成若天性。習貫如自然。吳語云。孤以不得密邇于天子。詩節南山云。俾民不迷。此其所襲也。孟子盡心篇云。伊尹曰。予不狎于不順。放大甲于桐。今僞者襲而竄之爾。孟子趙注云。放之於桐邑。史記集解引鄭云。桐地名也。有王離宮焉。今攷史記云。放之於桐宮。蓋鄭猶史遷義也。僞傳云。經營桐墓立宮。傳言桐墓者。明其居近先王也。然漢尙書家何無其說乎。夫孔安國。漢武帝時人也。闕氏云。如孔傳說。是漢

武帝時。已知湯葬處矣。何漢書言劉向告成帝者。猶曰殷湯無葬處乎。是也。史記集解及文獻通考引皇覽云。漢哀帝建平元年。大司空御史長卿。案行水災。因得湯冢。又云。湯冢在汾陰縣北東郭。去縣三里。今在山西蒲州府榮河縣也。則其地去湯都偃師遠矣。豈宜放大甲邪。史記正義引晉太康地記云。尸鄉南有亳坂。東有城。大甲所放處也。今在河南河南府偃師縣西南。蓋據漢志湯都偃師也。然則桐在偃師矣。不言其有湯墓也。續漢志梁國之縣曰虞。曰薄。虞有桐地。有桐亭。薄有湯冢。蓋薄者後漢所稱穀熟也。今在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東南。漢志注云。薄湯所都。謂未遷偃師時也。然則桐近穀熟矣。此不知湯遷偃師而傳。

聞之失歟。顧其言湯冢者。亦不以桐地言也。其他說後乎此者。又奚可執乎。况其据偽經以爲說乎。

王祖桐宮居憂。克終允德。

居憂者。襲顧命言恤宅也。釋詁云。恤憂也。釋言云。宅居也。史記云。帝大甲既立三年。不明暴虐。不遵湯彙。亂德。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。然則大甲之放也。在既立三年矣。湯喪既畢。王豈居憂乎。克終允德者。襲孟子言大甲悔過也。

太甲中

惟三祀。十有二月朔。伊尹以冕服奉鬯。王歸于亳。

僞伊訓云。惟元祀。十有二月乙丑。伊尹祀于先王。奉鬯。王祇見厥祖。今言三祀者。自彼元祀而數之也。僞傳云。湯以



元年十一月崩。至此二十六月。三年服闋。踰月卽吉服。蓋傳自僞經而推之也。故傳釋伊訓序云。太甲。太丁子。湯孫也。太丁未立而卒。及湯沒。而太甲立。稱元年。此非禮之大者也。公羊傳云。緣終始之義。一年不二君。今於先君崩年。而卽位改元。是一年二君也。是今君忍死其先君也。曾謂伊尹爲相而有是乎。大。與太通。孟子云。大甲顛覆湯之典刑。伊尹放之於桐。三年。大甲悔過。自怨自艾。於桐處仁遷義。三年。以聽伊尹之訓己也。復歸于亳。孟子所謂三年者。非在喪之年也。史記云。大甲既立三年。不明暴虐。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。三年。伊尹攝行政。大甲居桐宮三年。悔過自責。於是伊尹迺迎大甲而授之政。史記所謂既立三年。

者。則在喪之年也。蓋放之者又三年。王氏謂先後凡六年。是也。夫大甲在喪。伊尹必有訓之者。訓之三年而不明。不得已而放之。此易所謂巽以行權也。今之僞經。謂放之者。爲在喪三年。則大甲卽位之初。斯放之矣。何其不巽而悖乎。漢昌邑王入嗣昭帝。受璽二十七日。遂廢之。以王在外。潛素狂縱也。霍光不察。故遽立而遽廢焉。今之僞經。將以伊尹之權。等諸霍光乎。是烏知在喪三年。放之者又三年。大甲歸亳之年。其六祀也。非三祀也。何爲以冕服卽吉而躡乎。則僞也。以此知其崩年改元者皆僞也。若夫二十六月者。與王肅喪禮之說同。而異乎鄭氏。故閻氏以爲僞經。僞傳皆肅之徒爲之也。儀禮士虞禮云。葦而小祥。又葦而

大祥。中月而禫。此禮閒傳言父母之喪者也。鄭注云。中猶閒也。禫祭名也。與大祥閒一月。自喪至中。凡二十七月。禫之言澹。澹然平安意也。王說難鄭者。以爲中月。謂月中也。與尙書文王中身之中同。禮檀弓云。祥而縞。是月禫。徙月樂。繇是言之。則二十六月而卽吉也。故禮三年問云。三年之喪。二十五月而畢。若以二十七月禫。其歲未遭喪。則出入四年。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也。春秋僖公三十有三年。十有二月。乙巳。公薨于小寢。文公二年。冬。公子遂如齊納幣。左傳云。禮也。檀弓云。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。夫子曰。踰月。則其善也。故禮說從王者。以爲喪服四制云。祥之日。鼓素琴。檀弓云。孟獻子禫。縣而不樂。又云。孔子既

祥五日。彈琴而不成聲。十日而成笙歌。皆王說之所繇也。而禮疏申鄭者。以爲學記云。中年考校。喪服小記云。妾耐於妾祖姑亡。則中一以上而耐。皆以中爲閒也。所謂是月禫者。非承上文祥而編言之。論語云。子於是日哭。則不歌。無上文所承也。二十五月而言喪畢者。據喪事終除衰去杖也。其餘哀延兩月。非喪之正也。其以出入四年。執小記喪三年爲難者。雜記云。期之喪。十五月而禫。出入三年。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年也。明小記據喪之大斷也。春秋書文公納幣者。公羊傳云。譏喪娶也。三年之內不圖婚。言非禮也。大戴喪服變除禮云。二十五月大祥。二十七月而禫。鄭依用焉。故禮說從鄭者。以爲白虎通言禫者。與大戴同。

若魯人踰月之善。非至善也。蓋彼善於此而已。孔子既祥。十日則笙歌焉。是未踰月矣。豈自戾其言邪。此記者失之爾。其鼓素琴於祥之日也。猶未離其素也。既禫且縣而不樂。孟獻子其知徙月樂者乎。公羊傳云。三年之喪。實以二十五月。實之云者。以中月後二十七日。爲其餘哀。故也。士虞禮云。朞而小祥。又朞而大祥。中月而禫。是月也。吉祭猶未配。閻氏云。此是月也。則承上文言之。又與檀弓不同。如中月則大祥。月之中歟。既云中月。又云是月也。不已贅乎。蓋王說似是而實非也。今僞者襲之。短喪忘親。罪莫大焉。詩文王云。厥作裸將。常服黼冔。言殷祭也。王制云。殷人冔而祭。周人冕而祭。今於殷言冕服者。襲論語於禹言黻冕。

也。

作書曰。民非后。罔克胥匡以生。后非民。罔以辟四方。皇天眷佑有商。俾嗣王克終厥德。實萬世無疆之休。

四方而上。襲禮表記所引大甲文爲之也。今詳逸文。表記所引者。曰。無能胥以寧。釋言云。罔無也。盤庚云。不能胥匡以生。今僞者襲而竄之爾。召誥云。無疆惟休。皆其所襲也。王拜手稽首曰。予小子不明于德。自底不類。欲敗度。縱敗禮。以速戾于厥躬。天作孽。猶可違。自作孽。不可追。既往背師保之訓。弗克于厥初。尙賴匡救之德。圖惟厥終。

王拜手稽首者。襲洛誥爲之也。詩皇矣云。其德克明。克明克類。昭十年左傳云。書曰。欲敗度。縱敗禮。酒誥云。惟民自

禮記卷之九 祭義第九 第五十一  
速辜。此其所襲也。禮緇衣云。大甲曰。天作孽。可違也。自作孽。不可以逭。孟子引之。可違上有猶字。下無也字。不可下。惟一活字焉。今偽者襲而竄之爾。襄十三年左傳云。未及。習師保之教訓。孝經云。匡救其惡。孟子云。放勳曰。匡之。直之。遂曰。又從而振德之。詩蕩云。靡不有初。鮮克有終。易睽象云。无初有終。皆其所襲也。

伊尹拜手稽首曰。修厥身。允德協于下。惟明后。

伊尹拜手稽首者。襲洛誥言周公者爲之也。皋陶謨云。慎厥身修。故云。允迪厥德。謨明弼諧。又云。元首明哉。蓋協猶諧也。皆其所襲也。

先王子惠困窮。民服厥命。罔有不悅。竝其有邦厥鄰。乃曰。僕我

后。后來無罰。

淮南子云。湯布德施惠。以振困窮。召誥云。越厥後王。後民茲服厥命。孟子云。書曰。後我后。后來其無罰。此其所襲也。釋言云。厥。其也。今不以爲竝。其有邦之鄰。而以爲竝。其有邦其鄰。則僞者之不辭也。僞傳云。湯俱與鄰竝有國。鄰國。人乃曰。待我君來。君來無罰。蓋從邦絕句。而厥鄰下屬焉。則非其本讀也。

王懋乃德。視乃厥祖。無時豫怠。奉先思孝。接下思恭。視遠惟明。聽德惟聰。朕承王之休無斁。

康誥云。無康好逸豫。孝經云。脩身慎行。恐辱先也。脩與修通。詩下武云。永言孝思。孟子云。禮下。蓋言恭也。論語云。貌



思恭又云。視思明。聽思聰。楚語云。國君聽德以爲聰。致遠以爲明。洛誥云。我惟無斃其康事。此其所襲也。其曰。視乃厥祖。則僞者之不辭也。厥。或作烈。後人以其不辭。輒易以聲近字焉。僞傳云。遽視其祖而行之。此釋厥爲其。知厥祖實本文也。

太甲下

伊尹申誥于王曰。嗚呼。惟天無親。克敬惟親。民罔常懷。懷于有仁。鬼神無常享。享于克誠。天位艱哉。德惟治。否德亂。與治同道罔不興。與亂同事罔不亡。終始慎厥與。惟明明后。

釋詁云。申。重也。僖五年左傳云。周書曰。皇天無親。惟德是輔。僖三十三年左傳云。敬。德之聚也。能敬必有德。易坤文。

言云。敬義立而德不孤。皋陶謨云。安民則惠。黎民懷之。論語云。子張問仁。子曰。恭寬信敏惠。蓋惠者仁也。中庸言鬼神之德云。夫微之顯。誠之不可揜如此夫。釋詁云。謹誠也。忱與誠通。詩大明云。天難忱斯。不易維王。天位殷適。使不挾四方。釋詁云。艱難也。此其所襲也。王氏應麟云。太甲言誠之始也。真氏德秀云。唐虞時未有誠字。始見於此。其皆未察其僞乎。中庸云。誠者天之道也。易乾文言云。閑邪存其誠。蓋誠之原於天者遠矣。文十八年左傳云。明允篤誠。此季文子以言高陽氏之八愷者也。亦据虞書而言舜臣。舉八愷者也。其必虞書有誠之爲言。而後季文子据以言之矣。豈其自太甲始哉。堯典云。岳曰。否德。僞傳云。否不

也。易師初六云。否臧凶。否與不通。韓非子云。與亡國同事者。不可存也。淮南子云。與亂同道。難與爲謀。易乾象傳云。大明終始。詩江漢云。明明天子。皆其所襲也。王氏曰。此與僞蔡仲之命略同。

先王惟時懋敬厥德。克配上帝。今王嗣有令緒。尙監茲哉。若升高必自下。若陟遐必自邇。無輕民事。惟難。無安厥位。惟危。慎終于始。有言逆于汝心。必求諸道。有言遜于汝志。必求諸非道。

詩文王云。聿修厥德。又云。克配上帝。釋詁云。令善也。緒事也。無逸云。嗣王其監于茲。中庸云。辟如行遠。必自邇。辟如登高。必自卑。此其所襲也。孟子云。民事不可緩也。無逸云。先知稼穡之艱難。襄十一年左傳云。書曰。居安思危。易繫

辭傳云。危者安其位者也。皆其所襲也。酒誥云。亦罔非酒  
惟行。又云。亦罔非酒惟辜。又云。罔愛于殷。惟逸。今襲其爲  
文也。荀子云。慎終如始。漢書云。忠言逆耳。利於行。易說卦  
云。巽順也。遜與巽通。論語云。說之不以道。不說也。亦其所  
襲也。

嗚呼。弗慮胡獲。弗爲胡成。一人元良。萬邦以貞。君罔以辯言亂  
舊政。臣罔以寵利居成功。邦其永孚于休。

大學云。慮而后能得。昭二十七年左傳云。上國有言曰。不  
索何獲。蓋獲者得也。中庸云。無爲而成。謂聖人也。孟子云。  
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。弗爲耳。謂人皆可以爲堯舜也。王  
制云。言僞而辯。孟子云。孔子曰。惡佞。恐其亂義也。惡利口。

恐其亂信也。詩蕩云。殷不用舊。蓋亂舊政也。史記蔡澤傳云。書曰。成功之下。不可久處。老子云。功成而不居。又云。功成身退。夫之道。君奭云。厥基永孚于休。此其所襲也。禮文王世子云。語曰。樂正司業。父師司成。一有元良。萬國以貞。此語世子之辭也。今竄之爲告君之辭爾。王氏云。仍用成字。以其韻也。釋詁云。元良。首也。易文言云。元者善之長也。故彖傳云。大哉乾元。又云。首出庶物。說卦云。乾爲君。爲首。言一人之首善也。詩角弓箋云。良。善也。善則其首矣。皆其所襲也。僞威有一德云。伊尹旣復政。厥辟將告歸。今此篇終。戒乎亂舊政者焉。爲其言復政。故也。戒乎居成功者焉。爲其言告歸。故也。此僞者之巧也。

咸有一德

此篇之次。史記以次湯誥後焉。在成湯時。不在大甲時。史記索隱謂其失次。非也。蓋執僞古文之次而次之也。禮緇衣引此篇者。則稱尹吉。鄭注以尹告釋之。蓋伊尹告勉同官之辭也。故尹吉云。惟尹躬及湯。咸有壹德。湯者稱其君之號也。在湯時而告勉同官。則稱其君之號矣。今僞者竄之爲告大甲爾。於是乎以次大甲後焉。豈與一通。伊尹既復政厥辟。將告歸。乃陳戒于德。

洛誥云。朕復子明辟。僞傳云。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。此於洛誥失之矣。今僞經而言復政也。不猶此乎。曲禮云。大夫七十而致仕。謂告歸也。戰國策云。商君告歸。此其所襲

也。史記殷本紀云。大甲崩。子沃丁立。書沃丁序云。沃丁既葬伊尹于亳。則伊尹在沃丁時而卒也。湯爲諸侯。已得伊尹。溯而求之。其享大年可知也。今僞者乃遂以爲告歸邪。王氏云。其篇有曰。今嗣王新服厥命。是大甲歸亳。伊尹輒翩然歸矣。何其謬也。君奭云。在大甲時。則有若保衡。保衡伊尹也。襄二十一年左傳云。伊尹放大甲而相之。卒無怨色。則伊尹相大甲之日方長也。今以僞經言之。伊尹於大甲。其居憂也。遽放之而自攝焉。其歸亳也。遽復政焉。若始終未嘗相之者。書疏云。伊尹欲歸。大甲留之。此遁辭云爾。曰。嗚呼。天難謀。命靡常。常厥德。保厥位。厥德匪常。九有以亡。君奭云。天難謀。詩文王云。天命靡常。高宗彤日云。惟天監

下民。典厥義。易恆六五云。恆其德。釋詁云。典。恆常也。釋言云。厥。其也。易繫辭傳云。何以守位曰仁。蓋仁者德也。守之則保之矣。墨子引大誓云。上帝不常。九有以亡。此其所襲也。

夏王弗克庸德。慢神虐民。皇天弗保。監于萬方。啓迪有命。眷求一德。俾作神主。惟尹躬暨湯。咸有一德。克享天心。受天明命。以有九有之師。爰革夏正。

多士云。夏弗克庸帝。又云。乃命爾先祖成湯。革夏多方云。弗永寅念于祀。又云。乃胥惟虐于民。故云。天惟時求民主。遂云。代夏作民主。此其所襲也。詩皇矣云。皇矣上帝。又云。監觀四方。詩卷阿云。百神爾主矣。詩商頌云。奄有九有。皆



其所襲也。禮緇衣云。尹吉曰。惟尹躬及湯。咸有壹德。又云。尹吉曰。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。自周有終。相亦有終。今僞者襲而竄之爾。釋詁及暨義同。故竄之也。而有終之說。以竄之大甲篇焉。則亂矣。其天命有九有者。乃承惟尹躬暨湯而言也。然則伊尹貪天之功。以爲己力乎。將伊尹亦有九有。而與湯共天下乎。此僞者之害也。

非天私我有商。惟天佑于一德。非商求于下民。惟民歸于一德。德惟一。動罔不吉。德二三。動罔不凶。惟吉凶不僭在人。惟天降災祥在德。

多方云。非天庸釋有夏。佑與祐通。易大有上九云。自天祐之。吉无不利。易繫辭傳云。祐者助也。詩沔酌云。民之攸歸。

詩氓云。二三其德。成八年左傳云。霸主將德是以。而二三之。何以長有諸侯乎。此其所襲也。詩商頌云。天命降監。又云。不僭不濫。呂刑云。非天不中。惟人在命。皋陶謨云。吉哉。言吉德也。孝經云。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。說文云。吉善也。商書云。天毒降災。明其凶也。易繫辭傳云。吉事有祥。皆其所襲也。

今嗣王新服厥命。惟新厥德。終始惟一。時乃日新。

召誥云。越厥後王。後民。茲服厥命。又云。今王嗣受厥命。故云。王乃初服。荀子云。慎終如始。終始惟一。夫是之謂大吉。大學云。湯之盤銘曰。苟日新。此其所襲也。

任官惟賢材。左右惟其人。臣爲上爲德。爲下爲民。其難其慎。惟

皋陶謨云。能官人。論語云。舉賢才。材與才通。詩卷耳序云。求賢審官。詩烝民序云。任賢使能。大戴禮云。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。禮文王世子云。記曰。虞夏商周。有師保。有疑丞。設四輔及三公。不必備。唯其人。此其所襲也。惟與唯通。釋文云。爲上之爲。于僞反。爲民同。爲德之爲。如字。爲下同。徐皆于僞反。蘇徐言之。則固僞經之本意矣。夫臣爲上者。不必爲德也。故言爲上者。惟其爲德。臣爲下者。不必爲民也。故言爲下者。惟其爲民。其本意也。僞傳云。臣奉上布德。順下訓民。則其本意不明矣。易否九五云。其亡其亡。言難且慎也。詩序云。鳴鳩刺不壹也。毛傳云。平均如一。蓋非和無。

以爲平均也。皆其所襲也。詩桑柔云。爲謀爲毖。爲如字。古音亦四聲通也。詩皇矣云。其舊其翳。酒誥云。惟亞惟服。康誥云。惟威惟虐。今僞者襲其爲文也。

德無常師。主善爲師。善無常主。協于克一。俾萬姓咸曰。大哉王言。又曰。一哉王心。克綏先王之祿。永底烝民之生。

論語云。三人行。必有我師焉。擇其善者而從之。又云。夫子焉不學。而亦何常師之有。易繫辭傳云。天下之動。貞夫一者也。此其所襲也。易乾象傳云。大哉乾元。謂君德大也。蓋德大。則其言必大矣。禮緇衣云。王言如綸。蓋稱美之也。詩大明云。無貳爾心。詩黍苗云。王心則寧。詩楚茨云。以綏後祿。釋言云。底。致也。詩烝民云。天生烝民。皆其所襲也。

嗚呼。七世之廟。可以觀德。萬夫之長。可以觀政。

呂氏春秋云。商書曰。五世之廟。可以觀怪。萬夫之長。可以生謀。此如詩之興體而敷言也。今詳逸文。謀古音媒。蓋與怪韻也。今僞者襲而竄之爾。其以五廟爲七廟也。猶王肅聖證論稱七廟而難鄭焉。惠氏所以疑肅爲僞古文也。釋文云。長。丁丈反。僞傳云。天子立七廟。有德之王。則爲祖宗。其廟不毀。故可觀德。長。能齊萬夫。其政可知。繇是言之。觀政者。觀於萬夫之長也。而觀德者。則自七世之廟。七廟之外。而觀之矣。何上下文不相應邪。或曰。僞傳非僞經之本意也。淮南子云。文王周觀得失。皆著于明堂。故明堂四門墉。有堯舜之容。桀紂之象。蓋所以觀也。僞者以是爲觀德。

焉。其本意也。然如或說。亦豈商書之本義乎。且七廟之制。周制也。非商制也。禮祭灋云。王立七廟。曰考廟。曰王考廟。曰皇考廟。曰顯考廟。曰祖考廟。皆月祭之。遠廟爲祧。有二祧。享嘗乃止。漢書。永始四年。韋元成議云。周之所以七廟者。后稷始封。文王武王受命而王。是以三廟不毀。與親廟四。而七也。鄭依用焉。成六年。公羊何注。亦與韋議同。禮王制云。天子七廟。三昭三穆。與大祖之廟而七。鄭注云。此周制。七者。大祖及文王武王二祧。與親廟四也。大祖后稷也。而劉歆之說。以爲天子七廟。加文武之廟而九。王說從之。以爲周祖文王而宗武王。不在昭穆之數。王制不得云三昭三穆也。二祧者。高祖之父及祖也。繇今攷之。王制者。盧

氏植謂漢文帝時博士作也。彼見乎文武二祧。文穆而武昭。故合於親廟四焉。則爲三昭三穆云爾。禮喪服小記云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。以其祖配之。而立四廟。庶子王亦如之。蓋不言七廟也。此章議之所繇也。而鄭義可明矣。鄭以爲庶子王者。世子有廢疾不可立。而庶子立。春秋時衛侯元有兄縶。是也。而王說以爲受命之王初基。故立四廟。庶子王者。謂庶子自外繼立。承正統之後。別立己之高祖已下之廟。若漢宣帝別立悼皇考廟也。非也。夫七廟之禮。若皆王者之常。則受命之王宜七廟矣。記言王者。豈惟言受命之王乎。春秋之義。爲人後者爲之子也。既自外繼立焉。而猶自立四廟。可乎哉。漢悼皇考廟。義不當立也。其在

後世。宋之漢王。明之興獻王。皆於是乎失之矣。僖十五年。穀梁傳云。天子七廟。諸侯五。大夫三。士二。故德厚者流光。德薄者流卑。王說據之。以爲自上而下。降殺以兩也。亦非也。夫傳亦從周制而爲之說爾。禮器云。天子七廟。又云。周旅酬六尸。鄭注云。后稷之尸。發爵不受旅。蓋鄭言祫祭大祖廟時也。今謂文武之廟在七廟之外。歟。是周有九廟也。則當言周旅酬八尸矣。禮尊后稷而言六尸。明文武之廟在七廟之中也。王者五廟。其常禮也。言五廟者。特言大祖。其餘則四廟焉。高曾祖廟。蓋四世之親也。禮大傳云。四世而總。服之窮也。服制所存。廟制通焉。此喪服小記所以言立四廟也。大傳云。大夫士有大事。省於其君。干祿及其高。



祖。繇是推之。大夫士之廟。雖遞般乎。其祭猶通四世也。以  
此見王立四廟宜也。尊其大祖。世其二祧。而七廟隆矣。禮  
曾子問稱孔子答之云。七廟無虛主。又稱老聃云。祫祭於  
祖。則祝迎四廟之主。明四廟者別大祖與二祧言之也。周  
官守祧八人。蓋姜嫄廟及七廟則八也。姜嫄者大祖后稷  
之所自出也。姜嫄之祧尊。故以祧統廟焉。聘禮云。不腆先  
君之祧。亦舉尊言之也。大戴禮云。有天下者事七世。荀子  
說同。皆自周制言之也。盧氏云。七廟據周也。偽家語云。天  
子七廟。自虞至周。所不變也。然則商書何以言五世之廟  
哉。禮記疏稱馬昭言王肅偽家語者不虛也。今之偽古文。  
其竄商書者。猶偽家語之說也。新唐書藝文志。於古文尚

書云。徐邈注逸篇三卷。此逸篇出於僞古文後也。宋初猶存。李昉等脩太平御覽。蓋引之矣。其引逸篇此經。與僞古文同。

后非民罔使。民非后罔事。無自廣以狹人。匹夫匹婦不獲自盡。民主罔與成厥功。

周語云。夏書曰。衆非元后何戴。后非衆無與守邦。禮表記云。大甲曰。民非后無能胥以寧。后非民無以辟四方。蓋逸古文也。今僞大禹謨及大甲篇皆襲焉。惠氏云。此又竊其意而變其辭爾。閻氏云。周語表記所引文。以上民衆非后興下后非民衆也。此爲告君之辭。今乃倒之。則爲告民之辭。非伊尹告大甲者矣。是也。荀子云中。藤之言曰。自爲謀。

而莫己若者亡。謂自廣以狹人也。若漢書言夜郎國王自大者也。孟子言伊尹云。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。若己推而納諸溝中。皆其所憂也。

說命上

此逸古文無之也。今有之者。則僞也。說命者。史之特書。以師道尊焉。禮緇衣引兌命者。鄭注云。兌當爲說。謂傅說作書以命高宗。此鄭明其爲師也。蓋據諸所引文而知之矣。學記云。當其爲師。則弗臣也。大學之禮。雖詔於天子。無北面。所以尊師也。故學記引兌命者三。皆其言學以命教之也。孟子所謂學焉而後臣之。臣其所受教者也。師道也。今僞者不知。以爲若畢命。罔命。及呂刑。稱惟呂命焉。故云。命

之曰。朝夕納誨。又云。欽子時命。遂云。惟說命。總百官。是以說命爲高宗命之也。臣道也。則高宗以天子而受教於說者。其美弗章矣。是烏知史之特書說命者哉。

王宅憂。亮陰三祀。既免喪。其惟弗言。

顧命云。恤宅宗。釋詁云。恤憂也。昭十二年左傳云。請免喪而後聽命。此其所襲也。無逸稱高宗云。乃或亮陰。三年不言。其惟不言。言乃雍。皆其所襲也。然其惟之。其自下文而躍焉。今去言乃雍之文。而遽曰。其惟弗言。則僞者之不辭也。

羣臣咸諫于王曰。嗚呼。知之曰明哲。明哲實作則。天子惟君萬邦。百官承式。王言惟作命。不言。臣下罔攸稟命。

此襲楚語爲之也。說詳下文。鴻範云。明作哲。昭六年左傳云。書曰。聖作則。易說卦云。乾爲天。爲君。故乾象傳云。首出庶物。萬國咸寧。詩烝民云。式是百辟。皆其所襲也。

王庸作書以誥曰。以台正于四方。台恐德弗類。茲故弗言。恭默思道。夢帝賚予良弼。其代子言。

呂氏春秋云。高宗乃言曰。以余一人正四方。余恐言之不類也。茲故不言。楚語云。若武丁之神明也。猶自謂未乂。故三年默以思道。釋詁云。台。余我也。此其所襲也。書序云。高宗夢得說。其非楚語所謂象夢者邪。蓋不言夢帝賚也。今乃以象夢者。竄之爲夢帝賚乎。詩長發云。允也天子。降于卿士。賁維阿衡。賁左右商王。詩烝民云。天監有周。昭假于

下保茲天子。生仲山甫。易姤彖傳云。姤遇也。剛遇中正。天下大行也。故姤之九五云。有隕自天。繇是言之。天而降生賢才矣。則有遇焉。賢才皆帝賚也。帝賚奚待乎夢哉。故言象夢則繇其所本言也。言夢帝賚則益其所不言也。

乃審厥象。俾以形旁求于天下。說築傅巖之野。惟肖爰立作相。王置諸其左右。

此襲楚語爲之也。說詳下文。荀子云。傳說之狀。身如植鰭。言其形也。書序云。高宗夢得說。使百工營求諸野。得之傅巖。史記云。舉以爲相。呂氏春秋云。傳說殷之胥靡也。上相天子。皆其所襲也。晉灼漢書音義云。胥相也。靡隨也。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。是也。僞傳云。說賢而隱。代胥靡築以供

食。傳以爲說賢不當犯刑。故曰代焉。夫築者罰刑。今代刑人而築。是好也。可謂賢乎。墨子云。傳說衣褐帶索。傭築於傅巖。蓋傭者其築役與罰刑相均直也。非代役也。釋詁云。傭均也。說文云。傭均直也。明不以代役言也。蓋相隨坐刑。非其罪也。賈誼鵬鳥賦云。傳說胥靡。乃相武丁。此不誣也。命之曰。朝夕納誨。以輔台德。若金。用汝作礪。若濟巨川。用汝作舟楫。若歲大旱。用汝作霖雨。啓乃心。沃朕心。若藥弗瞑眩。厥疾弗瘳。若跖弗視地。厥足用傷。惟暨乃僚。罔不同心。以匡乃辟。俾率先王。迪我高后。以康兆民。嗚呼。欽子時命。其惟有終。

楚語云。昔殷武丁。能登其德。至於神明。以入於河。自河徂亳。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。卿士患之。曰。王言以出令也。若

不言。是無所稟令也。武丁於是作書曰。以余正四方。余恐德之不類。茲故不言。如是。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。得傳說以來。升以爲公。而使朝夕規諫。遂稱曰。若金而下。垂用傷之文。王符潛夫論略同。楚語津水。王論作濟巨川。舟作舟楫。天旱作時大旱。此其所襲也。今詳逸文。礪楚語作厲。弗作不。歲王論作時。今僞者竄之也。隱五年公羊傳云。三公者何。天子之相也。故楚語稱公。而僞者於上文稱相焉。詩板云。及爾同僚。盤庚云。迪高后。康誥云。用康保民。禮縮衣引尹吉云。相亦惟終。皆其所襲也。

說復于王曰。惟木從繩則正。后從諫則聖。后克聖。臣不命其承。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。



周官宰夫云。諸臣之復。蓋復者。反報於王也。說苑云。孔子曰。木受繩則直。人受諫則聖。釋詁云。疇。誰也。祇。敬也。釋言云。若順也。此其所襲也。

說命中

惟說命總百官。

呂刑云。惟呂命。此其所襲也。竹書紀年云。成王元年。命周文公總百官。此總之爲文。蓋僞與僞同也。

乃進于王曰。嗚呼。明王奉若天道。建邦設都。樹后王君公。承以大夫師長。不惟逸豫。惟以亂民。

孝經云。昔者明王事父孝。故事天明。文十三年左傳云。天生民而樹之君。以利之也。此其所襲也。墨子尚同篇云。先

王之書曰。夫建邦設都。乃作后王君公。否用奉也。輕大夫師長。否用佚也。維辯使治天均。或曰。輕者。卿之聲誤也。故墨子云。奉以卿士師長。辯者。辯其職事也。天均者。猶皋陶謨言天工也。詩節南山云。秉國之均。其下云。天子是毗。此治天均也。蓋天道存焉。釋詁云。亂治也。惟與維通。逸與佚通。皆其所襲也。

惟天聰明。惟聖時憲。惟臣欽若。惟民從乂。

皋陶謨云。天聰明。自我民聰明。揚雄漢言云。惟天爲聰。惟天爲明。釋詁云。憲。灋也。堯典云。欽若昊天。鴻範云。從作乂。此其所襲也。

惟口起羞。惟甲冑起戎。惟衣裳在笥。惟干戈省厥躬。王惟戒茲。

允茲克明。乃罔不休。

自厥躬而上。襲禮緇衣所引兌命文爲之也。今詳逸文。說文云。戎。兵也。故鼠兵爲戎焉。戒者。襲中庸言戒慎也。襄二十一年左傳云。夏書曰。允出茲在茲。皆其所襲也。

惟治亂在庶官。官不及私昵。惟其能。爵罔及惡德。惟其賢。

皋陶謨云。無曠庶官。昭十六年左傳云。皆昵燕好也。昭三十二年左傳云。我十二親昵甥舅。詩大東云。私人之子。百僚是試。詩節南山云。瑣瑣姻亞。則無臚仕。此其所襲也。禮緇衣云。兌命曰。爵罔及惡德。皆其所襲也。今詳逸文。

慮善以動。動惟厥時。有其善。喪厥善。矜其能。喪厥功。惟事事。乃其有備。有備無患。

大學云。在止於至善。又云。慮而后能得。易繫辭傳云。待時而動。論語云。願無伐善。荀子云。汝惟不矜。天下莫與汝爭能。此其所襲也。襄十一年左傳云。書曰。居安思危。思則有備。有備無患。皆其所襲也。

無啓寵納侮。無恥過作非。惟厥攸居。政事惟醇。

定元年左傳云。啓寵納侮。其此之謂矣。論語云。小人之過也。必文。孟子云。子路人告之以有過。則喜。蓋喜者。必不恥焉。此其所襲也。僞傳云。開寵非其人。則納侮之道。配過誤而文之。遂成大非。傳自所襲者推之也。論語言政云。居之無倦。皆其所襲也。

顯于祭祀。時謂弗欽。禮煩則亂。事神則難。

禮縮衣云。兌命曰。純而祭祀。是爲不敬。事煩則亂。事神則難。此其所襲也。今詳逸文。夫純而祭祀者。非黷乎。祭祀之事。禮也。釋詁云。時是也。欽敬也。故皆竄之也。

王曰。旨哉。說乃言惟服。乃不良于言。子罔聞于行。

詩谷風毛傳云。旨。美也。詩板云。我言維服。惟與維通。詩角弓鄭箋云。良。善也。論語云。聞斯行諸。此其所襲也。

說拜稽首曰。非知之艱。行之惟艱。王忱不艱。允協于先王成德。惟說不言。有厥咎。

詩江漢云。虎拜稽首。昭十年左傳云。非知之實難。將在进行之。司馬遷云。非知之難。行之難。釋詁云。謀。誠也。忱。與謀通。此其所襲也。厥咎者。襲鴻範傳爲之也。

說命下

士曰。來汝說。台小子舊學于甘盤。既乃遷于荒野。入宅于河。自河徂亳。暨厥終罔顯。

來汝說者。襲堯典言格汝舜。皋陶謨言來禹也。宅居也。襲釋言義也。釋詁云。及暨與也。則暨亦及也。偽傳云。既學而中廢。與今其終。遂無顯明。蓋傳以及今之終而言也。繆是推之。此偽古文。其偽中之偽者乎。竹書紀年云。小乙六年。命世子武丁居于河。學于甘盤。此紀年之偽也。無逸云。其在高宗時。舊勞于外。爰暨小人。蓋楚語所謂以入于河也。入于河。而暨小人勤勞也。無逸云。作其卽位。蓋楚語所謂自河徂亳也。亳者。偃師之都。徂亳而卽位也。今爲紀年者。

以爲入于河而就學焉。則妄矣。惠氏以爲此紀年因楚語也。王氏謂紀年雖僞。此尙可信也。皆非也。夫武丁爲世子。豈非天下之本義。其學也。宜如禮所謂世子入學者。何爲而野處乎。甘盤野處而受世子之就學也。是甘盤不如漢之四皓。唐之白衣山人李泌者矣。何以爲賢乎。君奭云。在武丁時。則有若甘盤。則其賢足稱也。蓋與保衡伊陟臣扈巫咸等儷美焉。故曰。率惟茲有。陳保又有殷。此其勳在王室。豈野處而未就殷都者能之乎。謂甘盤既就殷都。乃從武丁于外。而武丁學焉。是勞餘之學也。則紀年所書言學不言勞。何也。且無逸言舊勞于外。豈言舊學于外乎。此紀年之僞可知也。今爲古文者。又襲紀年而竄之。以爲既學

而入于河也。則僞中之僞也。

爾惟訓于朕志。若作酒醴。爾惟麴蘖。若作和羹。爾惟鹽梅。爾交修子。罔子棄。予惟克邁乃訓。

詩載芟云。爲酒爲醴。月令云。麴蘖必時。詩商頌云。亦有和羹。昭二十年左傳云。和如羹焉。水火醯醢鹽梅。以烹魚肉。釋言云。邁。行也。此其所襲也。楚語引武丁之言云。必交修余。無余棄也。王符潜夫論引之云。爾交修余。無棄。予與余。通。釋言云。罔。無也。今襲而竄之爾。

說曰。王人求多聞。時惟建事。學于古訓。乃有獲。事不師古。以克永世。匪說攸聞。

說曰。王者襲皋陶謨。稱禹曰帝也。楚語云。人之求多聞善。



敗以監戒也。周書芮良夫篇云。古人求多聞以監戒。詩烝民云。古訓是式。史記秦始皇本紀云。博士滔于越曰。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。非所聞也。此其所襲也。漢志引大誓云。正稽古立功立事。可以永年。鴻範傳云。建立也。皆其所襲也。

惟學遜志務時敏。厥修乃來。允懷于茲。道積于厥躬。

自乃來而上。襲禮學記所引兌命文爲之也。今詳逸文。孫古通遜。學記引之曰。敬孫。蓋以明乎記所謂敬道孫業者也。今僞者竄之曰。惟學遜志。是烏知非敬無繇志學乎。釋詁云。懷思也。詩鼓鐘云。懷允不忘。易小畜象傳云。德積載也。皆其所襲也。

惟敬學半。念終始典于學。厥德修罔覺。監于先王成憲。其永無愆。

自于學而上。襲禮學記文王世子所引兌命文爲之也。今詳逸文。蓋惟之爲言。則僞者益以語辭而連之爾。漢書董仲舒傳云。積善在身。猶長日加益。而人不知也。詩假樂云。不愆不忘。率由舊章。孟子云。遵先王之法而過者。未之有也。釋詁云。憲。灋也。皆其所襲也。

惟說式克欽承。旁招俊乂。列于庶位。

釋言云。式。用也。後漢書云。傅毅迪志詩曰。俊乂式序。秩彼殷宗。蓋言傳說爲相時也。旁與旁通。周書大匡篇云。旁匡於衆。旁猶大也。詩時邁云。式序在位。鄭箋云。以其有俊乂。

用次第處位此其所襲也。

王曰。嗚呼。說四海之內。咸仰朕德。時乃風。股肱惟人。良臣惟聖。詩。關雎序云。形四方之風。泉陶謨云。股肱良哉。傳毅迪志。詩亦稱爰作股肱也。此其所襲也。

昔先正保衡。作我先王。乃曰。予弗克俾厥后。惟堯舜。其心愧恥。若撻于市。一夫不獲。則曰。時予之辜。佑我烈祖。格于皇天。爾尙明保予。罔俾阿衡。專美有商。

先正者。襲文侯之命也。禮緇衣稱詩云。昔吾有先正。儀禮鄉射禮云。作眾賓射。言作起於先也。孟子云。若撻之於市。朝詩商頌云。衍我烈祖。洛誥云。公明保予。冲子。此其所襲也。孟子言伊尹之就湯聘云。既而幡然改曰。吾豈若使是

君爲堯舜之君哉。此稱伊尹之言也。孟子云。伊尹。聖之任  
旨也。思天下之民。匹夫匹婦。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。若己  
推而納諸溝中。此明伊尹之心也。今僞者竄之爲伊尹之  
言乎。是於其淺者而稱伊尹也。心之所思。有不惟口之所  
言者矣。君奭云。成湯既受命。時則有若伊尹。格于皇天。在  
大甲。時則有若保衡。蓋保衡者。大甲稱伊尹之官也。若湯  
所稱。則阿衡也。詩商頌云。實維阿衡。實左右商王。皆自湯  
而言之也。今合而竄之。何其未析邪。三國志云。曹植上疏  
曰。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。後漢書云。傅毅迪志詩曰。於赫  
我祖。顯于殷國。二迹阿衡。克光其則。皆其所襲也。

惟后非賢不乂。惟賢非后不食。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。永綏民。

偽傳云。君須賢治。賢須君食。此偽經之本意也。繇是言之。高宗不將以食傲賢者乎。蔡氏云。君非賢臣。不與共治。賢非其君。不與共食。言君臣相遇之難如此。繇今攷之。共治之共。其君之其。皆非本文所有焉。樂記云。紹者繼也。文侯之命云。用會紹乃辟。釋詁云。永長也。綏安也。此其所襲也。偽傳云。能繼汝君於先王。長安民。蓋以一句連言之也。則固偽經之本讀矣。偽者襲書之長言之體也。

說拜稽首曰。敢對揚天子之休命。

詩江漢云。虎拜稽首。對揚王休。又云。天子萬壽。億二十八。年左傳云。敢再拜稽首。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。此其所襲也。

周書

泰誓上

蔡氏云。泰誓一篇之中。似非盡出於一人之口。蓋疑其有偽者也。吳氏云。湯武皆以兵受命。然湯之辭裕。武之辭迫。湯之數桀也。恭。武之數紂也。傲。疑其書之晚出。非盡本文也。繇是推之。非皆爲察偽古文之漸乎。蓋偽者以所襲之義。紊於所竄之非義焉。故辯義者。皆漸察之也。墨子云。大誓之言曰。小人見姦巧。乃聞不言也。發罪鈞。閻氏謂此則僞大誓之所遺矣。於其所遺。豈不足明其僞邪。大。僞古文作泰。今据左傳作大。與墨子同。

惟十有三年。春。大會于孟津。

惟十有三年者。襲漢書律厯志爲之也。古史不書時。與春秋不同。召誥云。惟二月。既望。多方云。惟五月。丁亥。其例也。故大誓序所言者。亦言一月。不曰春焉。今日春者。則僞也。王曰。嗟。我友邦冢君。越我御事。庶士。明聽誓。

此襲牧誓大誥諸文爲之也。

惟天地萬物父母。惟人萬物之靈。亶聰明。作元后。元后作民父母。

易說卦云。乾天也。故稱乎父。坤地也。故稱乎母。易序卦云。有天地。然後萬物生焉。孝經云。天地之性。人爲貴。禮運云。故人者。其天地之德。五行之秀氣也。莊子云。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。後漢書劉陶傳云。人非天地無以爲生。天地非

人無以爲靈。此其所襲也。釋詁云。亶。誠也。詩祈父云。亶不聰。中庸云。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。其孰能知之。鴻範云。天子作民父母。以爲天下王。皆其所襲也。

今商王受。弗敬上天。降災下民。沈湎冒色。敢行暴虐。罪人以族。官人以世。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。以殘害於爾萬姓。焚炙忠良。剝剔孕婦。

受者。紂也。今文稱紂。古文稱受。以聲轉而異也。故僞者襲焉。微子云。我用沈酗于酒。詩蕩云。咨女殷商。天不湏爾以酒。文十八年左傳云。貪于飲食。冒于貨賂。蓋冒猶貪也。昭四年左傳云。紂作淫虐。此其所襲也。史記云。紂厚賦稅。以實鹿臺之錢。益收狗馬奇物。充牣宮室。益廣沙邱苑臺。多



取野獸蜚鳥置其中。以酒爲池。縣肉爲林。使男女僕相逐。其閒。爲長夜之飲。百姓怨望。於是紂乃重刑辟。有炮格之。灋。炮格。淮南子作炮烙。墨子云。昔者殷王紂。剗剔孕婦。皆其所襲也。荀子君子篇云。以族論罪。以世舉賢。故一人有罪。三族皆夷。德雖如舜。不免刑均。是以族論罪也。先祖當賢。子孫必顯。行雖如桀。紂。列從必尊。此以世舉賢也。蓋荀子非言桀紂之實也。今僞者竄之。爲紂事爾。孟子云。土無世官。大戴禮云。紂作宮室高臺汗池。以爲民虐。淮南子云。竭百姓之力。以奉耳目之欲。志專于宮室臺榭陂池苑囿。亦其所襲也。釋文云。陂。彼皮反。剗。口胡反。剔。他歷反。皇天震怒。命我文考。肅將天威。大勳未集。肆予小子。發以爾友。

邦冢君。觀政于商。

此襲漢志爲之也。僞傳云。觀政謂十一年自孟津還時。蓋觀政者。觀兵也。夫奉天命而伐商。義也。觀兵于商。非義也。詳今古文大誓篇。鴻範云。帝乃震怒。詩敬之毛傳云。將行也。史記楚世家云。楚武王伐隨。曰。我有敝甲。欲以觀中國之政。言觀兵也。宣三年左傳云。楚子伐陸渾之戎。遂至於雒。觀兵于周疆。皆其所襲也。

惟受罔有悛心。乃夷居。弗事上帝神祇。遺厥先宗廟弗祀。犧牲粢盛。既于凶盜。乃曰。吾有民有命。罔懲其侮。

昭二十年左傳云。神怒民痛。無悛于心。說文云。悛。止也。桓三年穀梁傳云。既者。盡也。商書稱箕子云。今殷民乃攘竊。

神祇之犧牲。此其所襲也。其餘則襲墨子所引大誓文爲之也。今詳逸文。墨子所引者曰。吾民有命。毋侮其務。夫民人也。酒誥云。惟民自速辜。言紂也。僂古通勳。言力爲之也。其務謂鬼神之事也。墨子所以言與鬼神爲其務也。蓋紂言吾人自有天命。毋力爲其鬼神之務也。釋言云。務侮也。詩常棣云。外禦其務。左傳引詩。務作侮。則非此文其務之義也。今僞古文。竄吾民爲吾有民者。以不知吾民爲吾人之通言也。旣曰吾有民有命。何以言毋僂其務乎。故又竄之曰。罔懲其侮。皆亂乎墨子所引文也。其下文所引者曰。天亦縱之。棄而弗葆。今僞者去之。而又竄其上文之辭。閻氏謂以合箕子之言。且下接孟子所引書文也。釋文云。

悛七全反。

天佑下民。作之君。作之師。惟其克相上帝。寵綏四方。有罪無罪。予曷敢有越厥志。

此襲孟子所引書文爲之也。今詳逸文。蓋孟子稱書曰而引之。不稱大誓也。其下文所引者曰。一人衡行於天下。武王恥之。皆書辭也。孟子趙注不察焉。以爲一人而下。則釋書之辭也。今僞者去之。而又竄其上文之辭。則以言武王者。爲武王之言矣。豈本義乎。釋文云。相息亮反。

同力度德。同德度義。受有臣億萬。惟億萬心。子有臣三千。惟一心。

隱十一年左傳云。不度德。不量力。此其所襲也。昭二十四

年左傳云。同德度義。大誓曰。紂有億兆夷人。亦有離德。余有亂十人。同心同德。蓋引經而徵之也。今乃以傳言同德。度義者。竄之爲大誓乎。僞者以爲德者。心德也。義則其人之時宜。故竄之也。左傳古本。亂下無臣字焉。今詳逸文。管子癘禁篇云。大誓曰。紂有臣億萬人。亦有億萬之心。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。此與左傳所引者不同。蓋異文也。故僞者襲之而兼焉。

商罪貫盈。天命誅之。予弗順天。厥罪惟鈞。

湯誓云。有夏多罪。天命殛之。予畏上帝。不敢不正。此其所襲也。宣六年左傳云。使疾其民。以盈其貫。將可殪也。其下文云。周書曰。殪戎殷。今僞者襲而竄之爾。

于小子夙夜祇懼。受命文考。類于上帝。宜于冢土。以爾有衆。底天之罰。

禮王制云。天子將出征。類乎上帝。宜乎社。造乎禰。禡於所征之地。受命於祖。此天子之禮也。古尚書說云。非時祭天。謂之類。言以事類告也。今自伐紂時言之。武王亦諸侯爾。其以天子之禮而類焉。將何類之有乎。則僞也。金氏據之。以爲舉兵稱王。行天子之禮也。此豈不爲僞者所誤邪。詩皇矣云。是類是禡。言文王也。毛傳云。於內曰類。於野曰禡。爾雅釋天。附祭名云。是禰是禡。師祭也。類與禰通。蓋於內師祭謂之類。與天子之類祭不同。故文王以諸侯行之也。天子之類祭。郊也。郊者於外也。非於內也。詩疏及爾雅注。

引王制言之。皆非也。此祭名附於釋天。不可執釋天以爲祭天也。据禡非祭天。可明也。淮南子云。有不行王道者。乃舉兵而伐之。戮其君。易其黨。封其墓。類其社。高誘注云。祭社曰類。以事類祭之也。則類者。非必祭天矣。春秋繁露云。已受命而王。必先祭天。乃行王事。文王之伐崇。是也。遂言棫樸之詩云。濟濟辟王。左右奉璋。奉璋峩峩。髦士攸宜。此文王之郊也。定八年公羊何注。引此詩言郊者。義同。夫辟王者。追稱之辭爾。禮言郊者。器用陶匏。豈奉璋乎。奉璋而禋。宗廟之禮。鄭箋是也。且其詩云。芄芃棫樸。薪之槩之。毛傳云。槩積也。毛不言祭天也。鄭箋云。祭皇天上帝及三辰。則聚積以燎之。非也。周官大宗伯云。以禋祀祀昊天上帝。

以實柴祀日月星辰。以槨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。蓋槨  
燎非祭天也。月令云。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。彼百祀豈  
無薪燎乎。安必其郊祀而然也。詩疏申鄭者。以爲文王受  
命稱王。則妄矣。文王爲西伯。以服事殷終。孔子稱焉。其足  
徵也。三國志注言吳主權未郊祀。羣臣據漢志匡衡奏言  
文王郊祀者而請行之。權曰。文王處諸侯之位。明未郊也。  
衡說非典。不可用也。信哉。何爲乎虞喜以詩之槨燎爲徵  
也。詩大明云。維此文王。小心翼翼。昭事上帝。豈郊事歟。孟  
子云。存其心。養其性。所以事天也。其義也。而武王可知矣。  
詩縣云。迺立冢土。戎醜攸行。言大王也。毛傳云。冢大。戎大。  
醜衆也。冢土。大社也。釋天附講武云。起大事。動大衆。必先



有事乎社而後出。謂之宜。詩毛傳同。王制云。諸侯將出。宜乎社。造乎禴。此諸侯之禮也。當伐紂時。則惟用諸侯之禮而已矣。禮大傳云。牧之野。武王之大事也。既事而退。柴於上帝。謂既事稱天子王之後。非謂始事伐紂之初也。牧誓云。今予發。惟恭行天之罰。不言祭天也。史記亦不言之也。互詳牧誓篇。詩序云。桓。講武類禡也。桓。武志也。其詩云。綏萬邦。屢豐年。天命匪解。桓桓武王。所謂武王者。克商以後之稱也。僖十九年左傳云。昔周饑。克殷而年豐。宣十二年左傳云。武王克商。作武。蓋以桓爲武之六章也。武王者。當時之稱。遂因以爲諡焉。詩商頌云。武王載旆。固當時所以稱湯也。繇是言之。當伐紂時。武非王也。則諸侯之類祭也。

非祭天爲天子之類祭也。其後用桓之詩者。則天子用之矣。豈可以言伐紂時乎。或曰。周以諸侯而郊祀。繇后稷始也。詩生民云。卽有邠家室。又云。以歸肇祀。毛傳云。邠。姜嫄之國也。堯見天因邠而生后稷。故國后稷於邠。命使事天。肇始也。始歸郊祀也。鄭箋云。肇。郊之神位也。於郊祀天。得祀天者。二王之後也。然則后稷郊祀。何也。其說詩者之失乎。詩序云。生民。尊祖也。后稷生於姜嫄。文武之功起於后稷。故推以配天焉。蓋其詩所以推之者。遠矣。故云。卽盛于豆。于豆于登。其香始升。上帝居歆。胡臭亶時。后稷肇祀。庶無罪悔。以迄于今。毛傳云。卽。我也。木曰豆。瓦曰登。迄。至也。毛言我者。無斥實焉。鄭箋云。胡之言何也。亶。誠也。何。芳臭。

之誠得其時乎。是也。然箋以我爲我后稷者。非也。此今以  
后稷配天者之自我也。庶謂庶幾也。朱子云。稷始受國爲  
祭主。故曰肇祀。又云。居安也。鬼神食氣曰歆。此言其尊祖  
配天之祭也。蓋自后稷之肇祀。則庶無罪悔。而至于今矣。  
此非朱子得序之意者乎。繇鄭言之。是我后稷祭天矣。其  
於經文。孰爲我尊祖配天者邪。鄭箋云。庶衆也。后稷肇祀  
上帝於郊。而衆民無罪過。以至於今。故推以配天焉。是序  
之意。不於經文內得之。而於經文外添之也。不其失乎。故  
鄭以肇爲兆。則破字也。周官小宗伯云。兆五帝於四郊。非  
其義也。以后稷爲二王之後。則惑於緯也。禮運云。杞之郊  
也。禹也。宋之郊也。契也。緯以周之於杞。宋者。誣稷也。毛雖

先秦之遺。而亦失之者。豈若高子不知小弁乎。則蔽於魯頌之郊祀也。而不知春秋譏魯郊也。魯頌云。莊公之子。龍旂承祀。春秋所以於閔僖譏之也。魯不當郊。明邠不當郊也。然則謂周以諸侯而郊祀者。非也。且生民之詩。非徹求之。何以明說詩者之失乎。其詩云。厥初生民。時爲姜嫄。生民如何。克禋克祀。以弗無子。毛傳云。姜姓也。后稷之母。配高辛氏帝焉。禋。敬。弗。去也。去無子。求有子。古者必立郊禘焉。元鳥至之日。以大牢祠于郊禘。天子親往。后妃率九嬪御。乃禮天子所御。帶以弓韣。授以弓矢。于郊禘之前。鄭箋云。克。能也。弗。之言祓也。蓋毛所謂高辛氏帝者。帝嚳也。毛以爲姜嫄祀郊禘。履帝嚳之武迹。敬事而行。神歆饗之。遂

有子焉。鄭以爲姜嫄祀郊禘。履上帝之拇迹。歆歆然如有感。遂有子焉。其說雖不悉同。而皆言其以髣妃祀郊禘也。則既求有子矣。雖疑拇迹。豈有子棄之乎。故列女傳不言此焉。繇今攷之。姜嫄。女子也。非髣妃也。詩所以言姜嫄而不言髣也。周人非知母而不知父也。周有姜嫄廟。而世祀之。無髣廟也。后稷之封。卽封於其母之國也。豈無故哉。夫女子。無子者也。易繫辭傳云。天地絪縕。萬物化醇。雖女子而不無子焉。張子云。天地之始。固未有人也。則人有化而生者矣。蓋天地之氣生之也。今自詩而言。民人也。克禋克祀者。周頌所謂思文后稷。克配彼天也。弗猶不也。居然者坐致而竟然也。言姜嫄所生人如何乎。其人能配天禋祀。

以故姜嫄女子而不無子矣。明天特生之異也。故云。以赫厥靈。上帝不寧。不康禋祀。居然生子。言生人若此。以顯赫其神靈。上帝豈不安乎。豈不安其配天禋祀乎。蓋女子以不無子者。既居然生子矣。明天特生之異。必其配祀無不安也。詩序所謂推以配天者。此其詩一章。二章所以推之之繇也。其詩卒章。言上帝居歆者。與此爲相應也。其詩三章。言誕實之隘巷者。明其棄而不死之異也。后稷所以名棄也。詩魯頌云。赫赫姜嫄。其德不回。上帝是依。無災無害。彌月不遲。是生后稷。蓋不言姜嫄祀郊禘也。詩商頌云。天命元鳥。降而生商。亦不言有娥祀郊禘也。周人所以因商頌禘有娥者。而禘姜嫄也。互詳君奭配天疏。列女傳云。履

迹而孕。禋祀以求無子。終生子。則何謂克禋克祀乎。皆失之矣。或曰。周書鄭保篇云。九州之侯。咸格于周。王乃命曰。祀于上帝。言文王也。何也。此周史記之雜者也。當慎擇焉。周書程典篇云。文王合六州之侯。奉勤于商。蓋六州者。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也。則言九州者。非其實也。商方祀天。勤事商者。豈祀天而奪之乎。尤非其實也。或曰。周書武寤篇云。約期于牧。案用師旅。商不足滅。分禱上下。孔鼂注云。牧野將戰。先禱天地也。何也。此孔注之失也。論語云。誅曰。禱爾於上下神祇。豈謂天地乎。晉語云。上下神祇。無不徧諭。亦侯國也。周書世俘篇云。維四月乙未。武王成辟四方。辛亥。祀于位。用簫于天位。蓋禮所謂既事而柴也。今大誓

言祭天。此僞者之亂經也。

天矜于民。民之所欲。天必從之。

多士云。天惟畀矜爾。召誥云。天亦哀于四方民。此其所襲也。言從欲者。襲左傳國語所引大誓文爲之也。今詳逸文。爾尙弼予一人。永清四海。時哉弗可失。

湯誓云。爾尙輔予一人。禮運云。堯授舜。舜授禹。湯放桀。武王伐紂。時也。此其所襲也。時哉者。襲論語之爲文也。昭二十七年左傳云。吳公子光曰。此時也。弗可失也。非與鱗設諸謀弑逆之時乎。禮檀弓云。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。且曰。喪亦不可久也。時亦不可失也。非父死因以爲利之時乎。今僞者襲而竄之爾。



秦誓中

惟戊午。王次于河朔。羣后以師畢會。王乃徇師而誓。

戊午者。襲書序爲之也。莊三年左傳云。凡師。一宿爲舍。再宿爲信。過信爲次。書序云。戊午。師渡孟津。蓋戊午者。方渡之一日爾。今書次者。則僞也。

曰。嗚呼。西土有衆。咸聽朕言。

此襲湯誓。牧誓。諸文爲之也。

我聞吉人爲善。惟日不足。凶人爲不善。亦惟日不足。今商王受。力行無度。播棄羣老。昵比罪人。淫酗肆虐。臣下化之。朋家作仇。脅權相滅。無辜顛天。穢德彰聞。

文十八年左傳云。四門穆穆。無凶人也。行父雖未獲吉人。

去一凶矣。此季文子使史克對君問之辭也。行父文子名也。詩天保云。惟日不足。此其所襲也。言我聞者。襲牧誓稱古人之言以發端也。犁古通黎。墨子云。昔者殷王紂播棄黎老。賊誅孩子。楚毒無罪。尸子云。昔者商紂有臣曰王子須。棄黎老之言。而用姑息之謀。皆其所襲也。微子云。卿士師師非度。凡有辜罪。乃罔恆獲。小民方興。相爲敵讎。又云。我用沈酗於酒。昭十六年左傳云。皆昵燕好也。易云。比之匪人。皋陶謨云。朋淫于家。召誥云。以哀籲天。酒誥云。弗惟德馨。香祀登聞于天。亦其所襲也。仇與讎通。釋文云。比。毗志反。晉語云。威權在君。荀子云。境內之事。人主無有知之。則是拘脅蔽塞之端也。今竄之爲脅權爾。僞傳云。脅上權。

命以相誅滅其本意也。

惟天惠民。惟辟奉天。有夏桀弗克若天。流毒下國。天乃佑命成湯。降黜夏命。

以夏先言者。襲多方多士爲之也。於天降言黜夏命者。襲書序言黜殷命也。釋詁云。辟。君也。釋言云。若。順也。太公六韜云。夫紂流毒諸侯。欺侮羣臣。失百姓之心。皆其所襲也。惟受罪浮于桀。剝喪元良。賊虐諫輔。謂己有天命。謂敬不足行。謂祭無益。謂暴無傷。厥監惟不遠。在彼夏王。

此於上文及上篇所言者。其辭雖異也。其意多複焉。僞者豈不知乎。將別爲之。則苦無所襲矣。禮坊記云。食浮於人。蓋浮者勝而浮多也。易序卦云。剝者剝也。言喪之盡也。禮

文王世子云。語曰。一有元良。萬國以貞。蓋君德之善也。宣  
二年左傳云。晉靈公不君。宣子驟諫。公患之。使鉏麇賊之。  
言虐殺也。大戴禮保傅篇云。匡過而諫邪者。謂之弼。蓋四  
輔之一也。此其所襲也。自謂己而下。襲墨子所引大誓文  
爲之也。今詳逸文。監與鑑通。墨子所引者。曰。爲鑑不遠。在  
彼殷王。蓋伐紂後告戒之辭。而史以附於大誓者也。今乃  
以殷王竄之爲夏王乎。且言於伐紂時乎。墨子所引者。經  
文之用韻者也。曰。天有顯德。其行甚章。曰。上帝不順。祝降  
其喪。今竄之僞大誓下篇。曰。上帝不常。九有以亡。今竄之  
僞伊訓篇。而在大誓則去焉。閻氏云。此於用韻之文。盡失  
其本來矣。釋文云。喪息浪反。

天其以予乂民。朕夢協朕卜。襲于休祥。戎商必克。

大誥云。今天其相民。此其所襲也。自朕夢而下。襲周語所引大誓文爲之也。今詳逸文。

受有億兆夷人。離心離德。予有亂臣十人。同心同德。雖有周親。不如仁人。

自同心同德而上。襲左傳所引大誓文爲之也。左傳所引者曰。余有亂十人。論語引此文。余作子。皆無臣字。舊本釋文可攷也。故馬鄭論語注皆以文母列十人。以明有婦人焉。而不疑子之臣母也。管子云。大誓曰。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。今僞者襲而竄之。遂加臣字爾。唐石經於論語旁加臣字。則本無臣字可知也。此豈不爲僞者所誤邪。今詳逸

文。荀曰亂臣。則子無臣母焉。其列十人者。不以文母而以  
邑姜矣。雖皆婦人。然自武王言之。文母則其母也。邑姜則  
其妻也。誓師而及其母。則不嫌於用婦人。誓師而及其妻。  
則嫌矣。非所以伐紂之道也。史記言大誓云。今殷王紂乃  
用其婦人之言。而謂武王不自嫌哉。此僞者之亂經也。自  
雖有周親而下。襲論語所引文爲之也。墨子引此文。與論  
語略同。蓋稱傳曰而引之。不稱大誓也。今詳逸文。

天視自我民視。天聽自我民聽。百姓有過。在予一人。今朕必往。  
言視聽者。襲孟子所引大誓文爲之也。言予過者。襲論語  
所引文爲之也。今詳逸文。湯誓云。今朕必往。此以亳衆不  
欲往而告之也。武王伐紂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。八百諸

侯。則無不欲往者矣。而曰。今朕必往。奚爲乎。

我武惟揚。侵于之疆。取彼凶殘。我伐用張。于湯有光。

此襲孟子所引大誓文爲之也。今詳逸文。其與孟子所引者有不同。皆竄之也。文不同而意同。亦僞者故爲異文爾。孟子所引者曰。則取于殘。非其文之曲者乎。僞者竄之。其文不如也。

勸哉夫子。罔或無畏。寧執非敵。百姓懍懍。若崩厥角。

勸哉夫子者。襲牧誓爲之也。老子云。禍莫大於輕敵。此其所襲也。僞傳云。民畏紂之虐。危懼不安。若崩摧其角。蓋以爲紂不易敵也。孟子云。王曰。無畏。寧爾也。非敵百姓也。若崩厥角。稽首。此其言武王弔民時邪。史記云。武王至商國。

百姓咸待於郊。於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。上天降休。商人皆再拜稽首。武王亦答拜。此其猶孟子所稱邪。蓋弔民而民拜之也。今以爲誓師乎。若崩厥角。稽首。蓋敘事之辭也。今以爲王言乎。稽首者蓋百姓之喜也。今以爲懷懷乎。皆竄之也。此閻氏所以辯其僞也。

嗚呼。乃一德一心。立定厥功。惟克永世。

商書云。咸有一德。盤庚云。永肩一心。詩武云。耆定厥功。此其所襲也。漢志引大誓云。立功立事。可以永年。皆其所襲也。詳今古文大誓篇。

秦誓下

時厥明。王乃大巡六師。明誓衆士。



牧誓云。時甲子昧爽。今襲其爲文也。詩棫樸云。周王于邁。六師及之。蓋文王既有六師矣。呂氏春秋云。武王卽位。以六師伐殷。周語云。布戎于牧之野。所以厲六師也。此其所襲也。

王曰。嗚呼。我西土君子。天有顯道。厥類惟彰。

牧誓云。逖矣西土之人。此其所襲也。酒誥云。我西土棗徂邦君。又云。越庶伯君子。今襲其爲文也。言天顯者。襲墨子所引大誓文爲之也。今詳逸文。彰與章通。

今商王受。狎侮五常。荒怠弗敬。自絕于天。結怨于民。斲朝涉之脛。剖賢人之心。作威殺戮。毒痛四海。崇信姦回。放黜師保。屏棄典刑。囚奴正士。郊社不修。宗廟不享。作奇技淫巧。以悅婦人。

此於上篇及中篇所言者。其辭雖異也。其意多復焉。夏書云。威侮五行。蓋五常者。五行之理也。禮哀公問云。荒怠敖慢。言弗敬也。商書云。惟王淫戲。用自絕。荀悅漢紀云。昌邑之廢。豈不哀哉。書曰。殷王受自絕于天。言自取之也。酒誥云。厥命罔顯于民。祇保越怨不易。此其所襲也。淮南子云。紂斲朝涉之脛。史記云。比干彊諫。紂怒曰。吾聞聖人心有七竅。剖比干。觀其心。箕子懼。乃詳狂爲奴。紂又囚之。詳古通作。呂氏春秋以斲脛剖心。與剗剔孕婦。謂之三淫。又謂之殺三不辜。釋詁云。痛病也。皆其所襲也。僞傳云。冬月見朝涉水者。謂其脛耐寒。斬而視之。蓋卽淮南子之說也。史記言大誓云。是宗是長。是信是使。牧誓有此文。宗作崇。宣

三年左傳云。商紂暴虐。此其下文所謂姦回昏亂者也。商書云。微子若曰。父師。少師。吾家耄遜于荒。父師若曰。嗚呼。其長。舊有位人。又曰。我不顧行遜。則放黜可知也。詩蕩云。匪上帝不時。殷不用舊。雖無老成人。尙有典刑。曾是莫聽。大命以傾。則其所屏棄故也。王制云。屏之遠方。蓋屏者遠棄之也。王制言作淫聲奇技。月令言作淫巧。漢志言紂爲淫聲以悅婦人。亦其所襲也。列女傳云。紂膏銅柱。下加炭。令有罪者行。輒墮炭中。妲己乃笑。今僞者襲而竄之爾。釋文云。斲。側略反。痛。普吳反。

上帝弗順。祝降時喪。爾其孜孜奉子。一人恭行天罰。

言帝祝者。襲墨子所引大誓文爲之也。今詳逸文。說文云。

周書曰。孜孜無怠。皆其所夔也。詳今古文大誓篇。其餘  
湯誓。牧誓。諸文爲之也。

古人有言曰。撫我則后。虐我則讎。獨夫受。洪惟作威。乃汝世讎。  
樹德務穢。除惡務本。肆予小子。誕以爾衆。土殄殲。乃讎。爾衆土  
其尙迪果毅。以登乃辟。功多有厚賞。不迪有顯戮。

荀子議兵篇云。湯武誅桀紂。若誅獨夫。故大誓曰。獨夫紂。  
此其所夔也。今詳逸文。呂氏春秋云。周書曰。民善之則畜  
也。不善則讎也。淮南子云。伊佚曰。四海之內。善之則吾畜  
也。不善則吾讎也。此古人之言。以告戒其君爾。今竄之爲  
民相告之言。且竄之爲武王以告勸其民。則妄矣。况曰汝  
世讎乎哉。孟子云。賊仁者謂之賊。賊義者謂之殘。殘賊之

人謂之一夫。蓋一夫者獨夫也。獨夫非君也。故以獨夫而誅之。則天下萬世之公也。此伐紂之道也。以汝世讎而誅之。則一己之私也。非伐紂之道也。何僞者之妄乎。哀元年左傳云。伍員曰。臣聞之。樹德莫如滋。去疾莫如盡。此告吳滅越而去寇讎也。戰國策引此爲書辭。去疾作除害。今襲而竄之爾。莊十七年穀梁傳云。殲者盡也。釋詁云。迪進也。登成也。辟君也。又云。滅殄絕也。則殄亦滅也。宣二年左傳云。殺敵爲果。致果爲殺。皆其所襲也。言洪惟言誕以爾者。襲大誥多方諸文爲之也。

嗚呼。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。光于四方。顯于西土。惟我有周。誕受多方。

此襲墨子所引大誓文爲之也。今詳逸文。墨子所引者曰。文王若日若月。乍照光于四方。于西土。言四方之光。繇西上始也。何史文之曲而達也。孟子稱長息言舜云。號泣于旻天。于父母。其爲文同也。今僞者竄之爲對文爾。乍。古通作。康誥云。誕受厥命。多方云。尹爾多方。皆在有天下後言之矣。今武王方伐殷。其下文且以受克子爲言也。乃遽自言誕受多方乎。墨子所引者曰。惟我有周受之大帝。此其告言附於大誓而見焉。非其誓師也。今乃以爲誓師乎。且不言大帝。則於何而受之乎。

子克受。非子武。惟朕文考無罪。受克子。非朕文考有罪。惟子小子無良。

此襲禮坊記所引大誓文爲之也。今詳逸文。

### 武成

逸古文有武成焉。鄭書序注云。武成建武之際亡。信矣。劉向別錄云。尚書五十八篇。蓋其校書時。武成猶存也。漢志云。尚書五十七篇。蓋武成既亡也。今有武成者。則僞也。惟一月壬辰。旁死魄。越翼日癸巳。王朝步自周。于征伐商。

此襲漢志所引武成文爲之也。今詳逸文。旁古文當作旁。厥四月。哉生明。王來自商。至于豐。乃偃武修文。歸馬于華山之陽。放牛于桃林之野。示天下弗服。

蔡氏云。此當在萬姓悅服之下。蓋言其錯簡也。繇今攷之。則僞者故爲錯簡爾。將使人謂孔壁中古本有然也。是不

疑其太完矣。能無信乎。言四月者。襲漢志所引武成文爲之也。今詳逸文。漢志所引者。其言月也。曰死霸。曰生霸。今僞者竄之爲生明爾。多方云。王來自奄。召誥云。王朝步自周。則至于豐。今襲其爲文也。樂記云。武王克殷。濟河而西。馬散之華山之陽。而弗復乘。牛散之桃林之野。而弗復服。車甲衅而藏之府庫。倒載干戈。包之以虎皮。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。史記略同。史記云。放牛於桃林之虛。武成序云。武王伐殷。往伐歸獸。皆其所襲也。僞傳云。山南曰陽。桃林在華山東。皆非長養牛馬之地。欲使自生自死。示天下弗復乘用。蓋傳以禹貢大華言之也。閻氏云。華山非大華也。此水經注稱山海經所謂陽華之山也。胡三省



通鑑華陽君注可攷也。今在陝西商州。雒南縣東北。與桃  
林之野相望焉。山海經云。桃林廣員三百里。其中多馬。今  
河南陝州靈寶縣。至陝西潼關。皆其野也。豈乏水草之地  
哉。史記言周穆王時。造父於桃林得驂騮綠耳溫驪之乘  
以獻。非周初歸馬之遺種乎。若夫大華山陽。蓋禹貢梁州  
地也。武王歸馬於斯。則遠矣。且如僞傳言。將武王不及一  
田子方邪。韓詩外傳云。田子方見老馬於道。喟然嘆曰。少  
盡其力。老棄其身。仁者不爲也。今謂武王爲之乎。何其歸  
之非長養之地乎。

丁未。祀于周廟。邦甸侯衛駿奔走。執豆籩。越三日庚戌。柴望。大  
告武成。

此僞者故爲錯簡也。蔡氏云。此當在百工受命于周之下。漢志云。武成曰。惟四月。旣宥生霸。粵六日庚戌。武王燎于周廟。翌日辛亥。祀于天位。粵五日乙卯。乃以庶國祀餼于周廟。此逸古文也。書疏斥之曰。僞武成。是僞其不僞也。則不僞其僞矣。曲禮云。外事以剛日。內事以柔日。今僞者以爲庚戌。剛日也。宜於外事而柴望焉。丁未。柔日也。宜於內事而祀廟焉。故皆竄之也。今攷祭告武成。一時之宜。安可以常祭例之乎。召誥云。丁巳。用牲于郊。亦柔日也。洛誥云。戊辰。王在新邑。烝祭歲。亦剛日也。皆非常祭也。一時之宜也。禮祭義云。祭不欲數。數則煩。煩則不敬。今僞者以爲庚戌祭焉。辛亥又祭焉。是數也。故遂竄之也。今攷宗廟之祭。

異其四時。其不數宜矣。爲其所祭者同也。若夫其所祭者不同。今日廟而翼日郊。非所謂數也。召誥云。丁巳用牲于郊。越翼日戊午。乃社于新邑。周公之禮也。禮郊特牲云。郊之用辛也。蓋武成以辛亥郊也。故凡卜郊者用辛焉。今僞者曰。庚戌柴望。禮何以不言郊之用庚乎。凡書言越日者。其數從本日言之。召誥云。丙午朏。越三日戊申。其例也。今其日下未。越三日。斯已酉矣。今言庚戌者。則僞也。召誥云。侯甸男邦伯。洛誥脫簡於康誥云。侯甸男邦采衛。顧命云。庶邦侯甸男衛。皆其序也。今僞者曰。甸侯衛。豈其序乎。奚爲以禹貢甸侯言周制也。且曰。邦甸侯衛。則僞者之不辭也。禮大傳云。牧之野。武王之大事也。既事而退。柴於上帝。

所於社。設奠於牧室。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。遂奔走。迨與駿通。此其所襲也。釋詁云。駿大也。又云。駿速也。詩清廟云。駿奔走在廟。皆其所襲也。

既生魄。庶邦冢君暨百工。受命于周。

此僞者故爲錯簡也。蔡氏云。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。言既生魄者。襲漢志所引武成文爲之也。魄與霸通。釋詁云。冢大也。大誥云。肆予告我友邦君。又云。爾庶邦君。此成王以天子而稱諸侯也。故不稱冢君焉。牧誓云。我友邦冢君。此武王自以諸侯而稱所會諸侯也。故稱冢君焉。今僞者於下文王言。則不稱冢君而稱羣后也。而於此文敘事。反稱冢君乎。此僞者之疏也。

王若曰。嗚呼。羣后。惟先王建邦啓土。公劉克篤前烈。至于大王。肇基王迹。王季其勤王家。我文考文王。克成厥勳。誕膺天命。以撫方夏。大邦畏其力。小邦懷其德。惟九年。大統未集。予小子其承厥志。

此僞者故爲錯簡也。蔡氏云。此當在大告武成之下。周語云。昔我先王世后稷。詩生民云。時維后稷。又云。卽有郤家室。詩公劉云。篤公劉。史記云。文武攸興。古公王跡。又云。王瑞自大王興迹與跡通。詩皇矣云。維此王季。又云。王此大邦。周語云。后稷勤周。十有五世而興。又云。自后稷之始基靖民。十五王而文始平之。此其所襲也。禮大傳云。追王大。王亶父。王季。歷文王昌。不以卑臨尊也。言牧野旣退。同時

而追王三王也。其言追王文王是矣。若大王。王季非追王於具時也。中庸云。武王末受命。周公成文武之德。追王大王。王季。明文王先追王也。今據詩。緜云。古公亶父。蓋未追王也。而其詩則云。文王。灋厥生。蓋既追王也。中庸豈不足徵乎。金縢云。公乃自以爲功。乃告大王。王季。文王。又云。史乃冊祝曰。若爾三王。此在既克商二年矣。豈告武成時乎。且自金縢言之。安知其敘所告者非史之追稱歟。又安知其敘所祝者非冊之統稱歟。周語云。我先王不窋。蓋與先王后稷皆以非追王而統稱王也。韋注云。商頌亦以契爲元王也。然則三王之稱。未可以爲同時而追王也。彼禮大傳之失。而僞者襲焉。奚可哉。洛誥云。篤前人成烈。多士云。

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。禮祭統云。衛孔悝之鼎銘曰。其勤公家。周書祭公篇云。用應受天命。膺與應通。康誥云。用肇造我區夏。越我一二邦以修。又云。誕受厥命。言文王也。中夏而區分之。則多方矣。襄三十一年左傳云。周書數文王之德曰。大國畏其力。小國懷其德。皆其所襲也。詩大明云。有命既集。言天命集於文王也。今僞者曰。惟九年大統未集。非也。詳今古文大誓篇。中庸云。善繼人之志。言武王也。今僞者竄之。則武王之志荒矣。閻氏云。中庸所謂志者。制禮作樂之志也。此所謂志者。欲集大統之志也。大王之太釋文音太。

底商之罪。告于皇天后土。所過名山大川。曰。惟有道曾孫周王。

發將有大正于商。今商王受無道。暴殄天物。害虐烝民。爲天下  
逋逃主。萃淵藪。予小子既獲仁人。敢祇承上帝。以遏亂略。華夏  
蠻貊。罔不率俾。

此僞者故爲錯簡也。蔡氏云。此當在于征伐商之下。周語  
云。布令于商。底紂之多罪。韋注云。底致也。僖十五年左右傳  
云。皇天后土謂天地也。昭二十九年左傳云。句龍爲后土。  
后土爲社。蓋禮言社所以神地之道也。周官大祝云。王過  
大山川。則用事焉。此其所襲也。然伐紂時豈祭天乎。詳僞  
大誓。墨子兼愛篇云。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。傳曰。泰山有  
道。曾孫周王。有事大事。既獲仁人。尙作以祇。商夏蠻夷醜  
貉。雖有周親。不若仁人。萬方有罪。維予一人。此墨子所引



傳文也。蓋傳亦書也。自雖有而下。與論語所引者略同。閻氏云。此武王既定天下。或望祀。或巡狩。而告岱宗之辭也。故論語所引者。亦次於周有大賚後焉。是也。詩柔毛傳云。隧。道也。詩絲毛傳云。醜。衆也。醜在句中互文也。南蠻東夷。北貉。獨不言西戎者。牧誓云。逸矣。西土之人。則西戎若蜀。羌。鬃。彭者。皆周有之也。或曰。蓋武王將事於泰山之道。其傳曰。泰山乎。有道會孫周王。有事於伐商大事。既得仁人。庶幾作事以敬乎。彼商紂有中夏及衆外夷矣。且商所有者。豈惟有中外之衆哉。雖有至親。不如周之仁人。此所以克商而有萬方也。今萬方有罪。惟子一人之罪。敢不敬乎。此其傳之本義也。絲。今攷之。墨子所引者。曰周王。曰萬

方其爲既定天下無疑也。今僞者乃竄之爲伐紂時祭告乎。詩大明云。矢于牧野。維子侯興。蓋伐紂時稱侯不稱王也。或曰。周王者。史追加之爾。夫敘事之文。若牧誓稱王曰者。史追加之也。此爲祝辭。則無追加之者也。禮郊特牲云。祭稱孝子孝孫。以其義稱也。稱曾孫某。謂國家也。今日有道曾孫者。亦其例也。曲禮云。臨祭祀。外事曰曾孫某侯某。今不曰周侯而曰周王者。則僞也。或曰。史記云。周武王爲天子。其後世貶帝號。號爲王。蓋自周以前。王非天子號也。是不然也。詩長發云。允也天子。降于卿士。實維阿衡。實左右商王。此非商之天子稱王者乎。故詩殷武云。莫敢不來王。曰商是常。明諸侯不稱王也。商王廟號。則稱帝焉。蓋周

所貶者。謂廟號不稱帝爾。史記殷周本紀可攷也。今僞者豈謂是乎。湯誓云。不敢不正。王制云。田不以禮。曰暴天物。襄八年左傳云。以討亂略。周官職方氏云。四夷。八蠻。九貉。五戎。貊與貉通。君奭云。罔不率俾。皆其所襲也。昭七年左傳云。昔武王數紂之罪。以告諸侯。曰。紂爲天下逋逃主。萃淵藪。今僞者竄之爲告神爾。或曰。此承上文王若曰之辭。亦告諸侯也。非錯簡也。其錯簡者。惟旣生魄一節之文。脫於丁未一節下焉。其自王若曰。至天下大定。皆追敘而告諸侯者也。是不然也。書疏於僞武成。雖不察之矣。然自王若曰。至無作神羞。則疑之云。豕君百工。初受周命。王當有以戒之。不得惟誦禱辭而已。蓋以爲其辭之不次也。如以

追敘言之。所謂惟爾有神。尚克相予者。其於上下文尤不次矣。以是知其故爲錯簡也。此僞者之巧也。僞傳讀曰罔不率。曰俾恭天承命。非僞經之本意也。

恭天成命。肆予東征。綏厥士女。惟其士女。篚厥元黃。昭我周王。天休震動。用附我大邑周。

此僞者故爲錯簡也。蔡氏云。此當在其承厥志之下。釋詁云。肆。故今也。書堯典疏稱鄭禹貢注引允征云。厥篚元黃。昭我周王。此夏書稱周王者。周非代名也。魯語云。忠信爲周。謂忠信之王也。今僞者竄之爲周武王爾。其餘則襲孟子所引文爲之也。今詳逸文。孟子所引者曰。紹我周王。昭與紹聲相近也。故竄之也。孟子所引者。史敘事之辭也。今

以爲武王自述焉。則其辭夸矣。大誥云。興我小邦周。豈或夸乎。

惟爾有神。尙克相予。以濟兆民。無作神羞。

此僞者故爲錯簡也。蔡氏云。此當在罔不率俾之下。蓋合下文言之也。下文自既戊午至萬姓悅服。僞者當分節焉。蔡氏以此合之。非僞者之本意也。襄十八年左傳云。晉侯伐齊。將濟河。獻子禱曰。苟捷有功。無作神羞。又云。唯爾有神。裁之。惟與唯通。昭二十一年左傳云。公子城曰。平公之靈。尙輔相予。哀二年左傳云。衛大子禱曰。曾孫蒯臧。敢昭告皇祖文王。烈祖康叔。文祖襄公。以集大事。無作三祖羞。此其所襲也。

既戊午。師逾孟津。癸亥。陳于商郊。俟天休命。甲子昧爽。受率其旅。若林。會于牧野。罔有敵于我師。前徒倒戈。攻于後。以北。馘。漂杵。一戎衣。天下大定。乃反商政。政由舊。釋箕子囚。封比干墓。式商容閭。散鹿臺之財。發鉅橋之粟。大賚于四海。而萬姓悅服。

大誓序云。一月。戊午。師渡孟津。周語云。王以二月。癸亥夜。陳。未畢而雨。漢志云。武成曰。粵若來。二月。既死霸。粵五日。甲子。咸劉商王紂。此其所襲也。然於戊午。則蒙上文惟一月而言矣。於癸亥。甲子。則不月焉。此僞者之疏也。牧誓云。時甲子昧爽。此史之日而不月者也。以所書皆其日其事也。且必佗篇既書月焉。安有同篇更端。而或月。或不月乎。不自亂乎。易大有象傳云。順天休命。詩大明云。殷商之旅。

其會如林。又云。矢于牧野。史記云。紂師皆倒戈以戰。以開武王。武王馳之。紂兵皆崩。此與荀子言紂卒易鄉者略同。中庸云。壹戎衣而有天下。一與壹通。六韜云。聚國而爲天下。各樂其所。命之曰大定。皆其所襲也。古謂敗奔曰北。史記管仲傳云。吾三戰三北。是也。夫孟子於武成。不信其血之流杵者。何哉。以其言戰也。故論衡云。察武成之篇。牧野之戰。血流浮杵。蓋統言其戰也。未析言其倒戈之北也。當論衡時。武成不猶存邪。如旣析言其倒戈之北也。孟子奚爲不信之乎。荀子云。所以殺之者。非周人也。商人也。此荀子明其意而言之。以史未析言故也。今連倒戈之北爲文者。則僞也。呂氏春秋云。武王克殷。復盤庚之政。史記云。釋

箕子之囚。封比干之墓。表商容之闕。又云。散鹿臺之財。發鉅橋之粟。樂記云。釋箕子之囚。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。庶民弛政。論語云。周有大賚。亦其所襲也。史記云。式智者之門。謂箕子也。蓋留侯世家言之也。今僞者襲而竄之。爾水經注云。朝歌南牧野有比干墓。今在河南衛輝府汲縣北。列爵惟五。分土惟三。建官惟賢。位事惟能。重民五教。惟食喪祭。悼信明義。崇德報功。垂拱而天下治。

此僞武成之篇終也。蔡氏云。此當在大邑周之下。漢書地理志云。周爵五等而土三等。公侯百里。伯七十里。子男五十里。此其所襲也。書疏引孟子班爵祿章言之。非僞經之本意也。閻氏云。孟子言爵五等。天子列焉。其地四等。豈三



等年。禮文王世子云。設四輔及三公。不必備。唯其人。語使能也。又云。宗廟之中。以爵爲位。崇德也。宗人授事。以官尊賢也。惟與唯通。堯典云。敬敷五敎。論語云。所重民食。喪祭皆其所襲也。釋詁云。惇。篤厚也。則惇亦篤也。論語所謂篤信也。中庸云。明乎郊社之禮。禘嘗之義。治國其如示諸掌乎。蓋明義者若斯也。文二年左傳云。爲穆公故。尊秦也。謂之崇德。以秦伯猶用孟明。孟明懼而增德也。魯語云。高圍大王。能帥稷者也。周人報焉。又云。皆有功烈於民者也。蓋報先世之功者若斯也。文四年左傳云。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。王於是乎賜之彤弓。一彤矢百。旅弓矢千。以覺報宴。蓋報當世之功者若斯也。管子云。垂拱而天下治。亦其

所襲也。古史之文。堯典中有約敘瀝焉。今襲其爲文也。惟食喪祭之性。猶與也。襲禹貢惟木之惟也。

旅葵

釋詁云。旅。陳也。釋文引馬云。葵作豪。酋豪也。書疏引鄭云。葵。讀曰豪。蓋皆以爲西戎之豪也。其曰旅者。謂陳告西戎之豪也。詳書序辯。書序云。巢伯來朝。芮伯作旅。巢命亦陳告之也。故序以旅巢命。次旅葵後焉。僞傳云。犬高四尺曰葵。此釋畜義也。蓋如字釋之。謂以貢葵而陳戒也。夫逸古文旅葵。馬鄭既傳之矣。苟其篇有貢葵之文。則馬鄭安有以葵爲豪者哉。說文云。葵。犬知人心可使者。春秋傳曰。公曷夫葵。其不引尙書而引宣二年春秋傳也。以旅葵非言

犬故也。今言貢獒者則僞也。自僞者言之。周書於巢伯曰。旅巢於獒犬。亦曰旅獒。何其不類乎。此僞者之窒也。林氏以旅獒爲西旅之獒。此以序言西旅獻獒者推之也。亦豈不爲僞者所誤邪。

惟克商。遂通道于九夷八蠻。西旅底貢厥獒。大保乃作旅獒。用訓于王。

魯語云。仲尼曰。昔武王克商。通道于九夷百蠻。使各以其方賄來貢。此其所襲也。書序云。西旅獻獒。大保作旅獒。蓋獒者。豪之假借也。鄭以爲西戎獻見其豪。殆猶獻俘之獻也。今僞者竄之。則遂以爲獻犬爾。周書王會篇。言渠叟之獒犬。匈奴之狡犬矣。而不言西旅之獒也。且言伊尹制獻。

令矣。其於正南。甌鄧桂國。請令以矩狗爲獻。而於正西。昆侖狗國。則無獻犬之令也。僞者以爲今獻絜。其不如令歟。將大保能無訓歟。則其所旅陳者。旣曰用訓于王。此召誥所謂旅王也。而其篇乃名之曰旅絜。周書有如是不辭者邪。鮑音駒。文選注引周書。鮑不作駒。今從之。

曰。嗚呼。明王慎德。四夷咸賓。無有遠邇。畢獻方物。惟服食器用。孝經云。昔者明王。大學云。先慎乎德。釋詁云。賓服也。盤庚云。無有遠邇。僖七年左傳云。諸侯官受方物。此其所襲也。惟服食器用者。襲禹貢而約言之也。

王乃昭德之。致于異姓之邦。無替厥服。分寶玉于伯叔之國。時庸展親。

魯語云。仲尼曰。肅慎氏貢楛矢石弩。先王欲昭其令德之  
致遠也。以示後人。使永監焉。又云。古者分同姓以珍玉。展  
親也。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。使無忘服也。此其所襲也。釋  
詁云。展。誠也。僞傳云。是用誠信其親親。此僞經之本意也。  
人不易物。惟德其物。德盛不狎侮。狎侮君子。罔以盡人心。狎侮  
小人。罔以盡其力。

僖五年左傳云。周書曰。民不易物。惟德繫物。禮表記云。子  
曰。狎侮死焉而不畏也。襄九年左傳云。君子勞心。小人勞  
力。此其所襲也。

不役耳目。百度惟貞。玩人喪德。玩物喪志。志以道寧。言以道接。  
孟子云。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。又云。心之官則思。思則

得之。蓋耳目爲物之役爾。心能役耳目而不役於耳目者也。荀子云。知其所爲。知其所不爲。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。蓋不以心爲形役。故萬物皆致役其心焉。若夫聲則役於耳。色則役於目。猶莊子所謂終身役役也。昭元年左傳云。茲心不衷而昏亂。百度樂記云。百度得數而有常。此其所襲也。襄二十九年左傳云。職貢不貲。玩好時至。詩關雎序云。在心爲志。論語云。志於道。禮深衣云。以安志而平心也。樂記云。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。淫樂慝禮。不接心術。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。皆由順正以行其義。蓋道在。故也。皆其所襲也。襄十四年左傳云。衛侯在邾。臧紇如齊。唁衛侯。衛侯與之言。虐。退而告其人曰。其言糞土也。子展子鮮聞。

之見臧紇與之言道。臧紇說蓋道則說而接之矣。亦其所襲也。

不作無益。害有益。功乃成。不貴異物。賤用物。民乃足。犬馬非其土性。不畜。珍禽奇獸。不育于國。不寶遠物。則遠人格。所寶惟賢。則邇人安。

淮南子云。不貴難得之貨。而器無用之物。僖十五年左傳云。古者大事必乘其產。生其水土。而知其人心。安其教訓。而服習其道。唯所納之。無不如志。大學云。楚書曰。惟善以爲寶。張衡東京賦云。所貴惟賢。所寶惟穀。襄四年左傳云。遠至邇安。此其所襲也。釋詁云。格來也。釋言云。格室也。夫漢文帝卻千里馬。光武帝閉玉門關。謝外國朝貢。其不寶

遠物也。史皆稱焉。謂先王治四海之道當然也。非以冀遠人來至也。如僞者言。豈不反導其君。驚廣而荒哉。論語云。遠人不服。則脩文德以來之。此言順臾也。所謂遠人者。自中國言之也。蓋來其所當來者也。豈如僞者言乎。史記云。穆王征犬戎。得四白狼。四白鹿以歸。自是荒服者不至。或以言此文。非僞者之本意也。彼以爲西旅貢獒。與征而得之者不同。

嗚呼。夙夜罔或不勤。不矜細行。終累大德。爲山九仞。功虧一簣。允迪茲生。民保厥居。惟乃世王。

呂刑云。今爾罔不由慰日勤。爾罔或戒不勤。周書諡癯篇云。細行受細名。酒誥云。越小大德。小子惟一。易繫辭傳云。



小人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。傷猶累也。臯陶謨云。允迪厥德。盤庚云。敢恭生生。鞠人謀人之保居。此其所襲也。周官大行人云。九州之外。謂之蕃國。世一見。詩殷武云。莫敢不來王。鄭箋云。世見曰王。皆其所襲也。僞傳云。天子乃世世王天下。非僞經之本意也。論語云。譬如爲山。未成一簣。孟子云。掘井九仞。而不及泉。今襲而竄之。爾闔氏云。井可言九仞。山當以百仞言也。僞傳云。八尺曰仞。非也。王氏云。攷工記。言滄廣二尋。深二仞者。尋仞變文。則仞非八尺之尋也。鄭儀禮注云。七尺曰仞。蓋與包咸論語注同。釋文云。行。下孟反。累。劣僞反。

微子之命

此逸古文無之也。今有之者。則爲也。王氏云。此篇用四言排句者多。商周之際。其文固如是乎。恐西漢亦無斯體也。王若曰。猷。殷王元子。惟稽古崇德象賢。統承先王。修其禮物。作賓于王家。與國咸休。永世無窮。

多士云。王曰。猷告爾多士。此猷告當連讀焉。爲古文者。妄以猷之一字爲句也。失其讀矣。釋詁云。猷已也。又云。咨已。此也。則已亦咨也。此僞者之所据也。今攷多方云。王若曰。猷告爾四國多方。又云。王曰。嗚呼。猷告爾有方多士。如謂猷咨也。則云嗚呼猷者。於文未適也。釋詁云。猷言也。則猷告者言告也。豈以猷之一字爲句乎。哀九年左傳云。微子帝乙之元子也。漢書平當傳引書云。正稽古立功立事。可

以永年。傳于亡窮。亡與無通。漢冊蓋有惟稽古之文也。禮  
文王世子云。宗廟之中。以爵爲位。崇德也。禮郊特牲云。繼  
世以立諸侯。象賢也。此其所襲也。皋陶謨云。虞賓在位。賓  
猶客也。僖二十四年左傳云。宋於周爲客。詩有客云。亦白  
其馬。蓋尙白者。殷先王之禮物也。易觀六四云。利用賓于  
王。皆其所襲也。

嗚呼。乃祖成湯。克齊聖廣淵。皇天眷佑。誕受厥命。撫民以寬。除  
其邪虐。功加于時。德垂後裔。

詩商頌云。帝命不違。至于湯齊。湯降不遲。聖敬日躋。蓋言  
齊言聖也。文十八年左傳云。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。齊聖  
廣淵。今襲而竄之爾。多方云。天惟時求民主。乃大降顯休。

命于成湯。多士云。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。康誥云。誕受厥命。禮祭灋云。湯以寬治民。而除其虐。魯語。虐作邪。漢書云。慶流苗裔。皆其所襲也。

爾惟踐修厥猷。舊有令聞。恪慎克孝。肅恭神人。子嘉乃德。曰篤不忘。上帝時歆。下民祇協。庸建爾于上公。尹茲東夏。

文元年左傳云。踐修舊好。詩振鷺云。以永終譽。以此知微子之有令聞也。舊矣。詩文王云。令聞不已。詩商頌云。溫恭朝夕。執事有恪。僖十二年左傳云。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。王曰。子嘉乃勳。應乃懿德。謂督不忘。往踐乃職。無逆朕命。此其所襲也。篤與督通。詩生民云。上帝居歆。詩闕宮云。建爾元子。康誥云。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。皆其所襲也。下民

祗協者。襲多士言民祗也。漢書董賢傳云。上以賢爲大司馬衛將軍。冊曰。朕承天序。惟稽古建爾于公。以爲漢輔。亦其所襲也。

欽哉。往敷乃訓。慎乃服命。率由典常。以蕃王室。宏乃烈祖。律乃有民。永綏厥位。毗子一人。世世享德。萬邦作式。俾我有周無斃。康誥言知訓者。則云。商者成人。若微子。其人也。故僞者襲焉。康誥云。往盡乃心。又云。明乃服命。詩假樂云。率由舊章。襄二十九年左傳云。堅事晉楚。以蕃王室也。此其所襲也。詩商頌云。衍我烈祖。釋詁云。律。則灋也。詩抑云。維民之則。言民灋之也。今襲而竄之爾。文侯之命云。有績子一人。永綏在位。詩節南山云。天子是毗。康誥云。乃以殷民世享。詩

文王云。萬邦作孚。詩崧高云。式是南邦。又云。南國是式。詩振鷺云。我客戾止。又云。在此無斃。皆其所襲也。

嗚呼。往哉。惟休。無替朕命。

康誥云。往哉。又云。勿替敬典。詩韓奕云。無廢朕命。釋詁云。替廢也。襄十四年左傳云。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。纂乃祖考。無忝乃舊。敬之哉。無廢朕命。此其所襲也。

### 蔡仲之命

此逸古文無之也。今有之者。則僞也。蔡仲之祖。文王也。卽成王之祖也。洛誥稱周公告成王者。則云。承保乃文祖受命。民絜是推之。成王告蔡仲。當言我文祖矣。今蔡仲之命。則云。率乃祖文王之彝訓。以成王。而稱文王曰乃祖。既無

美稱。且若成王與蔡仲不同祖者，非僞古文之不能自揜也夫。

惟周公位冢宰，正百工。

定四年左傳云：周公爲大宰。釋詁云：冢，大也。太與大通。詩臣工毛傳云：工，官也。論語云：君薨，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。三年，此其所襲也。

羣叔流言，乃致辟管叔于商，囚蔡叔于郭鄰，以車七乘。降霍叔于庶人，三年不齒。

金縢云：管叔及其羣弟，乃流言於國，稱及者，明管叔爲罪首也。今日羣叔流言，是孰爲罪首乎？非史之書濫也。襄二十五年左傳云：先王之命，唯罪所在，各致其辟，唯與惟通。

周書作雒篇云。辟三叔。王子祿父北奔。管叔經而卒。乃囚蔡叔于郭凌。定四年左傳云。管蔡啓商。甚閒王室。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。以車七乘。徒七十人。周官大司寇云。三年不齒。此其所襲也。詩車鄰。令與鄰韻。則凌與鄰古音通矣。故僞者竄之也。周書孔晁注云。郭凌地名。蓋不詳所在焉。僞傳云。郭鄰。中國之外地名。閻氏云。此臆說也。釋文云。蔡蔡叔。上蔡字。素達反。

蔡仲克庸祇德。周公以爲卿士。叔卒。乃命諸王邦之蔡。

呂刑云。以教祇德。今以蔡叔之刑也。故僞者襲焉。定四年左傳言蔡叔云。其子蔡仲。改行帥德。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。見諸王。而命之以蔡書序云。蔡叔既沒。王命蔡仲踐諸



侯位。此其所襲也。僞傳云：周公圻內諸侯，二卿治事。書疏申之。謂周官冢宰施則于都鄙，建其長，立其兩，是立二卿也。且謂史記世家云：周公舉胡爲魯卿士，周公不就魯，安得舉之？蓋以史遷說爲謬矣。然周公亦何不能使魯公用之乎？魯之卿士，自周公視之，皆已卿士也。書序云：武王既勝殷，邦諸侯。史記錄序：邦作封。蓋古通也。故僞者襲焉。僞傳云：叔之所封，圻內之蔡。仲之所封，淮汝之閒。圻內之蔡名已滅，故取其名以名新國。欲其戒之，非也。漢志：汝南郡上蔡縣。自注云：故蔡國。周武王弟叔度所封。度放，成王封其子胡十八世，徙新蔡。左傳杜注同。絲是言之。安所得圻內之蔡乎？閻氏云：蔡叔父子所封，同在上蔡，是也。

王若曰。小子胡。惟爾率德改行。克慎厥猷。肆予命爾侯于東土。往卽乃封。敬哉。爾尙蓋前人之愆。惟忠惟孝。爾乃邁迹自身。克勤無怠。以垂憲乃後。率乃祖文王之彝訓。無若爾考之違王命。定四年左傳。言蔡仲改行帥德。王命之以蔡矣。其命書云。王曰。胡。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。此其所襲也。率與帥通。釋宮云。猷。道也。蓋行迹之所繇也。康誥云。小子封。又云。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。詩閟宮云。俾侯于東。易象傳云。幹父之蠱。意承考也。幹父用譽。承以德也。魯語云。臧文仲曰。孟孫善守矣。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。皆其所襲也。言爾尙爾乃者。襲酒誥爲之也。孝經云。以孝事君則忠。釋詁云。邁。行也。呂刑云。罔不惟德之勤。漢書蕭望之傳云。作憲

垂簾爲無窮之規。亦其所襲也。康誥云。今民將在祗通。乃文考。其言乃文考者。汝文考也。自民於康叔言之也。非自武王於康叔言之也。蓋兄之告弟。無稱乃父焉。康誥云。惟乃丕顯考文王。酒誥云。乃穆考文王。其言乃者。語辭也。非訓汝也。今日率乃祖文王之彝訓。此言乃者。非訓汝不可也。蓋若盤庚告臣。稱乃祖者矣。非成王所以命同祖之蔡仲也。何其妄哉。

皇天無親。惟德是輔。民心無常。惟惠之懷。爲善不同。同歸于治。爲惡不同。同歸于亂。爾其戒哉。愼厥初。惟厥終。終以不困。不惟厥終。終以困窮。

此與僞大甲下篇略同。蓋僞者雖有所襲而苦不能多也。

亦僞者之窮也。僖五年左傳云。周書曰。皇天無親。惟德是輔。皋陶謨云。安民則惠。黎民懷之。襄二十五年左傳云。書曰。慎始而敬終。終以不困。此其所襲也。惟厥之惟。思也。襲釋詁義也。孟子云。孔子曰。道二。仁與不仁而已矣。又云。三代之得天下也。以仁。其失天下也。以不仁。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。其斯非各有所歸乎。仁則善。不仁則惡。治則興。存。亂則廢。亡。今僞者襲而竄之爾。

懋乃攸績。睦乃四鄰。以蕃王室。以和兄弟。康濟小民。率自中無作。聰明亂舊章。詳乃視聽。罔以側言改厥度。則予一人汝嘉。

釋詁云。績。事也。今僞者襲焉。釋詁云。績。功也。僞傳云。勉汝所立之功。立之爲言。非其本文也。禮檀弓云。脩其班制。以

與四鄰交。此禮運所謂講信脩睦者也。襄二十九年左傳云。堅事晉楚。以蕃王室也。詩序云。常棣。燕兄弟也。閔管蔡之失道。故作常棣焉。其詩云。兄弟既具。和樂且孺。此其所襲也。康誥云。小人難保。故云。用康保民。詩假樂云。率由舊章。釋詁云。由。自也。則自亦由也。鴻範云。視曰明。聽曰聰。明作哲。聰作謀。蓋其不妄作者也。鴻範云。無反無側。王道正直。又云。皇極之敷言。蓋正言之無側者也。故云。人用側頗僻。則其側言可知矣。詩抑云。謹爾侯度。此盤庚所謂正法度者也。皆其所襲也。康誥云。則予一人以懌。文侯之命云。若汝子嘉。亦其所襲也。或曰。詳古通祥善也。此非偽經之本意也。偽傳云。詳審汝視聽。其本意也。

王曰。嗚呼。小子胡。汝往哉。無荒棄朕命。

康誥云。往哉。封。又云。聽朕告汝。盤庚云。無荒失朕命。此其所襲也。

周官

此逸古文無之也。今有之者。則僞也。書疏引鄭云。周官亡。蓋鄭傳逸古文而知之矣。鄭志稱趙商引周官文而問之者。殆孔氏壁本之殘。而不能成篇者也。鄭於書序。立政次周官後焉。今立政官名。僞周官不與之同。僞者乃竄而次立政於其前也。若立政之先。官名猶未定者。然爾。

惟周王撫萬邦。巡侯甸。四征弗庭。綏厥兆民。六服羣辟。罔不承德。歸于宗周。董正治官。

詩桓云。綏萬邦。周語韋注云。聘者。王者所以撫萬國。存省之。詩韓奕云。榦不庭方。釋詁云。庭。直也。毛傳同。隱十年左傳云。以王命討不庭。襄十六年左傳云。同討不庭。閔元年左傳云。天子曰兆民。易林云。鼎足承德。多方云。王來自奄。至于宗周。此其所襲也。書序云。既黜殷命。滅淮夷。還歸在豐。作周官。皆其所襲也。周九服而言六服者。自要服之內言之。皆中邦也。僞者以爲官制之所及也。其言巡侯甸則室矣。成王東征。踐奄。豈皆侯甸乎。董正者。襲釋詁義也。治官者。襲周官冢宰義也。

王曰。若昔大猷。制治于未亂。保邦于未危。

詩巧言云。秩秩大猷。聖人莫之。老子云。爲之于未有。治之

于未亂。此其所襲也。

曰。唐虞稽古。建官惟百。內有百揆。四岳。外有州牧。侯伯。庶政惟和。萬國咸寧。夏商官倍。亦克用乂。明王立政。不惟其官。惟其人。上文稱王曰矣。此又加曰。若綴旒然也。襲周書言又曰者。而失之也。堯典云。曰若稽古。又云。詢于四岳。咨十有二牧。又云。班瑞于羣后。而其總百事者。則云。使宅百揆。立政云。和我庶獄庶慎。易乾象傳云。萬國咸寧。此其所襲也。禮明堂位云。有虞氏官五十。夏后氏官百。殷二百。周三百。今僞者襲而竄之爾。其不言官五十者。虞承於唐。堯典固言百工。故也。閻氏云。文雖不同。亦夏商之官倍於唐虞也。釋詁云。乂。治也。立政云。自古商人。亦越我周文王。遂云。國則罔



有立政用檢人皆其所襲也。

今予小子。祇勤于德。夙夜不逮。仰惟前代時若。訓迪厥官。

祇勤于德者。襲呂刑爲之也。詩車鞶云。高山仰止。釋詁云。時是也。釋言云。逮及也。若順也。迪。道也。道與導通。皆其所襲也。

立太師太傅太保。茲惟三公。論道經邦。變理陰陽。官不必備。惟其人。

禮文王世子云。記曰。虞夏商周有師保。有疑丞。設四輔。及三公。不必備。唯其人。唯與惟通。此其所襲也。周官保氏疏。引鄭志云。趙商問曰。案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。茲惟三公。卽三公之號。自有師保之名。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。

三年事。此周禮攝政六年時。則三公自名師保。起之在前。何也。答曰。周公左。召公右。兼師保。初時然矣。蓋鄭以周禮有師氏保氏。而無師保也。今於書君奭序辭焉。其言周禮者。漢志所謂周官經也。其引成王周官者。或曰。書亡篇之逸文。見於佗說者也。今僞者襲之。而益其辭爾。攷工記云。坐而論道。謂之王公。漢書陳平傳云。宰相者。上佐天子理陰陽。順四時。下遂萬物之宜。外填撫四夷諸侯。內親附百姓。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。填與鎮通。漢書丙吉傳云。三公典調和陰陽。蓋漢制以丞相爲三公也。釋詁云。變和也。皆其所製也。太本不作大。故釋文無音焉。

少師少傅少保。曰三孤。貳公宏化。寅亮天地。弼予一人。

周禮之周官云。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禮。左九棘。孤卿大夫位焉。右九棘。公侯伯子男位焉。面三槐。三公位焉。典命云。王之三公。八命。蓋言三公。未言其分名也。攷工記九卿注云。六卿。三孤。周官掌次注云。王之孤。三人。副三公論道者。王制注義同。貳猶副也。漢書百官公卿表云。太師。太傅。太保。是爲三公。立三少爲之副。少師。少傅。少保。是爲孤卿。與六卿爲九焉。賈誼新書略同。此其所襲也。易繫辭傳云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。堯典云。欽哉。惟時亮天功。釋詁云。欽。寅敬也。曲禮言天子云。分職授政。任功。曰子一人。皆其所襲也。釋文云。少。詩照反。

冢宰掌邦治。統百官。均四海。

周官云。乃立天官冢宰。使帥其屬而掌邦治。以佐王均邦國。釋詁云。冢。大也。大。古通太。大宰云。三曰禮典。以統百官。此其所襲也。

司徒掌邦教。敷五典。擾兆民。

周官云。乃立地官司徒。使帥其屬而掌邦教。以佐王安擾邦國。鄭禮注云。擾。亦安也。大宰云。二曰教典。以擾萬民。堯典云。敕我五典。又云。敬敷五教。蓋五教者。五典之教也。周官云。司徒掌十有二教。蓋以五教析之也。此其所襲也。

宗伯掌邦禮。治神人。和上下。

周官云。乃立春官宗伯。使帥其屬而掌邦禮。以佐王和邦國。又云。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。人鬼。地祇之禮。此其所襲。

也。

司馬掌邦政。統六師。平邦國。

周官云。乃立夏官司馬。使帥其屬而掌邦政。以佐王平邦國。又云。凡制軍。王六軍。詩瞻彼洛矣云。以作六師。毛傳云。天子六軍。顧命云。張皇六師。此其所襲也。

司寇掌邦禁。詰姦慝。刑暴亂。

周官云。乃立秋官司寇。使帥其屬而掌邦禁。以佐王刑邦國。又云。大司寇以佐王刑邦國。詰四方。馬禮注云。詰猶窮也。此其所襲也。

司空掌邦土。居四民。時地利。

周禮之周官六官也。而冬官亡矣。小宰云。冬官掌邦事。其

事可推也。堯典云。伯禹作司空。又云。咨禹。汝平水土。王制云。司空執度。度地居民。山川沮澤。時四時。定四年左傳云。聃季爲司空。又云。聃季授土。齊語云。四民者。勿使雜處。蓋管仲之灋。士農工商。皆異居也。此其所襲也。僞傳云。主國空土以居民。傳言司空者。未析也。漢書百官公卿表注云。空。穴也。古人穴居。其義也。蓋以名居民之官。不忘本也。六卿分職。各率其屬。以倡九牧。阜成兆民。

周官。天。地。春。夏。秋。冬。六卿之職。各統其官。皆云。使帥其屬。率與帥通。宣三年左傳云。貢金九牧。蓋九牧者。九州之伯也。周語云。先王之於民也。阜其財求。章注云。阜。大也。此其所襲也。周官小宰鄭注云。六官之屬三百六十。象天地四

時日月星辰之度數。天道備焉。前此者。成王作周官。其志有述。天授職之義。故周公設官分職。以瀍之。皆其所襲也。六年。五服一朝。又六年。王乃時巡。考制度于四岳。諸侯各朝于方岳。大明黜陟。

周官大行人云。邦畿方千里。其外方五百里。謂之侯服。歲壹見。又其外方五百里。謂之甸服。二歲壹見。又其外方五百里。謂之男服。三歲壹見。又其外方五百里。謂之采服。四歲壹見。又其外方五百里。謂之衛服。五歲壹見。又其外方五百里。謂之要服。六歲壹見。九州之外。謂之蕃國。世壹見。十有二歲。王巡守殷國。絲是言之。蕃國者。要服之外。夷服。鎮服。蕃服也。皆九州之外也。故繼世而朝焉。要服之內。皆

九州之內也。蓋中邦也。其六服皆以服數而朝矣。今僞者乃言五服之朝已乎。且言六年一朝已乎。僞者於篇首云。六服羣辟罔不承德。是自要服之內言之也。今朝者五服而要服不朝。何以爲六服承德乎。昭十三年左傳云。叔向曰。明王之制。使諸侯歲聘以志業。閒朝以講禮。再朝而會以示威。再會而盟以顯昭明。自古以來。未之或失也。此春秋之霸。三年一朝。六年一會。十二年而盟。蓋變乎周制。遂託古制而行之也。今僞者襲而竄之爾。故閒朝之制。亦三年一朝矣。今僞者非其制也。書疏以此悉傳於叔向之言。則惑矣。周之九服。不數王畿。蔡氏并王畿爲六服焉。將以通乎五服之朝也。此豈不爲僞者所誤邪。自考制度而下。



襲堯典爲之也。

王曰。嗚呼。凡我有官君子。欽乃攸司。慎乃出令。令出惟行。弗惟反。以公滅私。民其允懷。

自此而下。僞爲訓迪之辭也。漢書劉向傳云。易曰。渙汗其大號。言號令如汗。汗出而不反者也。今出令而反。是反汗也。後漢書胡廣傳云。政令惟汗。往而不反。文六年左傳云。以私害公。說文云。倉頡作書。背人者謂之公。皋陶謨云。黎民懷之。詩鼓鐘云。懷允不忘。此其所襲也。

學古入官。議事以制。政乃不迷。其爾典常作之師。無以利口亂厥官。蓄疑敗謀。怠忽荒政。不學牆面。莅事惟煩。

襄三十一年左傳云。子產曰。僑聞學而後入政。昭六年左

傳云。昔先王議事以制。詩節南山云。俾民不迷。堯典云。曰。若稽古。釋詁云。典。常也。史記秦始皇本紀云。事不師古。孟子云。孔子曰。惡利口。恐其亂信也。漢書張釋之傳云。文帝詔拜嗇夫爲上林令。釋之曰。夫絳侯東陽侯。稱爲長者。此兩人言事。曾不能出口。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。文帝迺止不拜嗇夫。蓋防其亂也。此其所襲也。論語云。疑思問。又云。人而不爲周南召南。其猶正牆面而立也。與。蓋爲者。學也。臯陶謨云。在治忽。禮哀公問云。荒怠敖慢。襄二十一年左傳云。怠禮失政。曲禮云。宦學事師。又云。涖官行瀆。茲與涖通。禮學記云。官先事。禮緇衣引兌命云。事煩則亂。皆其所襲也。

戒爾卿士。功崇惟志。業廣惟勤。惟克果斷。乃罔後艱。

孟子云。尚志。又云。大人之事備矣。蓋功者事也。易繫辭傳云。可大則賢人之業。蓋廣者大也。易乾文言云。君子進德修業。欲及時也。呂刑云。罔不惟德之勤。此其所襲也。論語云。由也果。於從政乎何有。蓋何有者。無難之辭。無難則罔後艱矣。史記云。語曰。當斷不斷。反受其亂。非有後艱者乎。官人五服。斧焉之章。貴能斷也。皆其所襲也。釋文云。斷了亂反。

位不期驕。祿不期侈。恭儉惟德。無載爾僞。作德心逸日休。作僞心勞日拙。居寵思危。罔不惟畏。弗畏入畏。

戰國策云。貴不與富期。而富至。富不與梁肉期。而梁肉至。

梁肉不與。驕奢期而驕奢至。莊二十四年左傳云。儉德之共也。共與恭通。孟子云。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。襄二十一年左傳云。詩曰。淑慎爾止。無載爾僞。秦誓云。其心休休焉。詩甫田云。勞心忉忉。襄十一年左傳云。書曰。居安思危。此其所襲也。揚雄太元云。出禮不畏入畏。今襲而竄之。爾。范望太元注云。出禮入刑。今僞傳云。若乃不畏。則入可畏之刑。其本意也。僞者曰。作僞心勞日拙。是何其不自反乎。是將謂僞古文者。雖心勞也。而日巧矣。而後世察之者。日嚴。卒以亂經故。而干賊道之罪名。豈不拙哉。

惟賢讓能。庶官乃和。不和政厖。舉能其官。惟爾之能。稱匪其人。惟爾不任。

荀子云。惟賢讓能而安。隨其後。如是者。寵則必榮。漢書劉向傳云。周文開基。西郊雜遯。衆賢罔不肅和。崇推讓之風。以銷分爭之訟。此其所襲也。僖五年左傳云。士蔿退而賦曰。狐裘龍茸。一國三公。吾誰適從。蓋龍茸者。狐裘之雜也。以興國政之雜焉。厖與龍通。釋文云。厖。武江反。其本讀也。周官牧人云。凡外祭毀事。用龍可也。鄭禮注云。故書。龍作厖。杜子春云。龍謂雜色不純。今僞者竄之爲政。厖爾。釋言云。備舉也。稱好也。詩賓之初筵云。各奏爾能。易比六三云。比之匪人。孟子云。以爲不勝其任矣。皆其所襲也。

王曰。嗚呼。三事。簠大夫。敬爾有官。亂爾有政。以佑乃辟。永康兆民。萬邦惟無斁。

詩雨無正云。三事大夫。釋詁云。亂治也。釋詁。右助義同。佑與右通。康誥云。用康保民。洛誥云。我惟無斁其康事。此其所襲也。

君陳

此逸古文無之也。今有之者。則僞也。禮坊記鄭注云。君陳蓋周公之子。伯禽弟也。此言蓋者。鄭亦以篇亡而不決之爾。或曰。漢書王莽傳云。周公之子七人。蓋伯禽及凡蔣邢茅。胙祭也。魏志武帝紀注云。周公八子。竝爲侯伯。將以君陳合言之歟。今無絲稽也。僞傳云。君陳臣名。因以名篇。然其篇曰君陳。而不曰君陳之命。則決其非命君陳之辭也。且據禮坊記所引者而推之。亦決其非命君陳之辭也。是

亦異於左傳言命以伯禽者矣。書序云。周公既沒。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。作君陳。夫成周之正。王官之長也。此殆君陳爲成周之正。而告庶邦之臣也。酒誥。毖庶邦之臣。其例也。史錄其辭。故名之曰君陳焉。必不如僞者命君陳之辭也。趙氏孟頫云。書不幸而至於亡。今不幸之中。幸而有存者。忍使其僞亂之邪。又幸而覺其僞。忍無述焉。以明之。使天下後世常受其欺邪。

王若曰。君陳。惟爾合德孝恭。惟孝友于兄弟。克施有政。命汝尹茲東郊。敬哉。

周語云。合德孝恭。康誥云。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。堯典云。欽哉。釋詁云。欽。敬也。襄十四年左傳云。王賜齊侯命曰。敬

之哉。此其所襲也。論語云。子曰。書云。孝乎惟孝。友于兄弟。施於有政。是亦爲政。奚其爲爲政。何晏集解云。包氏曰。孝乎惟孝。美大孝之辭。友于兄弟。善於兄弟。施行也。所行有政道。與爲政同。蓋自兄弟而上。皆書辭也。漢讀不以孝乎絕句焉。蔡邕石經。孝乎作孝于。則且不能從于絕句矣。說苑云。孔子曰。詩不云乎。邂逅相遇。適我願兮。論語引書。非其例也。今詳逸文。自施於而下。皆孔子釋書之辭。故於不作于。與論語本文作於者。一例也。且孔子稱書云者。不稱君陳也。今僞者襲而竄之。爾釋經之家。反据此以釋論語焉。此豈不爲僞者所誤邪。

昔周公師保萬民。民懷其德。往慎乃司。茲率厥常。懋昭周公之



作書身治道勇  
訓惟民其乂

襄十四年左傳云。王賜齊侯命曰。昔伯舅大公。師保萬民。又云。茲率舅氏之典。釋詁云。典。常也。康誥云。惟民其康乂。此其所襲也。

我聞曰。至治馨香。感于神明。黍稷非馨。明德惟馨。爾尙式時周公之猷訓。惟日孜孜。無敢逸豫。

僖五年左傳云。周書曰。黍稷非馨。明德惟馨。臯陶謨云。子思曰。孜孜。康誥云。無康好逸豫。此其所襲也。

凡人未見聖。若不克見。既見聖。亦不克由聖。爾其戒哉。爾惟風。下民惟草。

自由聖而上。襲禮緇衣所引君陳文爲之也。論語云。君子

之德風。小人之德草。草上之風必偃。今僞者竄之。徒言風草。豈其析乎。王氏所以斥其割剝也。

圖厥政。莫或不艱。有廢有興。出入自爾師虞。庶言同則繹。

多方云。圖厥政。釋詁云。艱難也。論語云。爲之難。僖十年左傳云。不有廢也。其何以興。論語云。繹之爲貴。此其所襲也。其餘則襲禮緇衣所引君陳文爲之也。今詳逸文。

爾有嘉謀嘉猷。則入告爾后于內。爾乃順之于外。曰。斯謀斯猷。惟我后之德。嗚呼。臣人咸若時。惟良顯哉。

此襲禮坊記所引君陳文爲之也。今詳逸文。釋詁云。后。君也。坊記所引者。曰。爾君。曰。我君。謂庶邦之君也。蓋君陳爲成周之正。而告庶邦之臣。故稱爾君焉。其臣自稱。則我君

也。禮緇衣云。君陳曰。出入自爾師虞。庶言同。曰師。曰庶。皆言衆也。亦可見其告庶邦之臣也。坊記所引者。則云。於乎。是惟良顯哉。鄭注云。美君之德。蓋爲臣者相告我君其若是也。今僞者乃竄之爲君命。臣稱君善而美以良臣乎。坊記云。善則稱親。過則稱己。則民作孝。大誓曰。予克紂。非予武。惟朕文考無罪。紂克予。非朕文考有罪。惟予小子無良。又云。善則稱君。過則稱己。則民作忠。遂引君陳此文而明之。王氏云。大誓爲人子之辭。則君陳亦必爲人臣之辭矣。是也。蓋君陳爲人臣愛君之辭。猶大誓爲人子愛親之辭也。春秋繁露引此文而釋之云。此爲人臣之禮也。古之良大夫。其事君皆若是。蓋董子以良爲良臣。與鄭不同。而以

其辭爲人臣之辭。亦無不同。皆不言成王命君陳也。葛氏云。成王殆失斯言矣。欲其臣善則稱君。至於有過。則將誰執哉。此蔡氏所從也。王氏應麟云。善則稱君。事君之禮。然君以是告其臣。其弊爲諛。闇復之君。誦斯言。則歸過求名之疑。不可解矣。此皆察斯言之失也。而未察古文之僞也。夫成王顧命。疾旣彌留。猶無以失言亂命者。豈其治命而反失之也。顧命云。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。今導諛之非。成王必能察其幾矣。閻氏云。導諛。中主所不爲。而謂三代令辟如成王爲之乎。惠氏云。果成王失言。孔子胡爲錄之以訓後世乎。此僞者之亂經也。

王曰。君陳。爾惟宏周公丕訓。無依勢作威。無倚法以削。寬而有

制。從容以和。

丕訓者。襲立政爲之也。鴻範云。臣之有作。福作威。鬼谷子云。與貴言者。依於勢。史記秦始皇本紀云。事皆決于法。刻削。毋仁恩和義。毋古通無。此其所襲也。易說卦言倚數者。蓋倚此以起彼焉。今竄之爲倚法。爾昭二十年左傳云。猛以濟寬。政寬則民慢。學記云。相說以解。又云。待其從容。皆其所襲也。釋文云。從。七容反。

殷民在辟。予曰辟。爾惟勿辟。予曰宥。爾惟勿宥。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。弗化于汝訓。辟以止辟。乃辟。狃于姦宄。敗常亂俗。三細不宥。

禮文王世子云。公曰宥之。有司曰。在辟。釋言云。厥。其也。若。

順也。詩大叔于田。毛傳云。徂習也。堯典云。寇賊姦宄。康誥云。自作不典。又云。有厥罪小。乃不可不殺。釋詁云。典。灋常也。不典者。敗常灋也。細猶小也。此其所襲也。周官司刺有三宥之文。今竄之爲三不宥爾。其曰姦宄。曰敗常。曰亂俗。蔡氏以爲三也。此僞經之本意也。然姦宄非二者邪。則四之而非三矣。成十六年左傳云。亂在外爲姦。在內爲軌。蓋二者不同也。宄與軌通。僞傳云。罪雖小。三犯不赦。所以絕惡源。此傳言三犯。非僞經之本意也。書疏云。此所犯小。言三者。再猶可赦爾。然姦宄敗亂。雖小必治之。此易所謂小懲而大誡也。豈待三乎。

爾無忿疾于頑。無求備于一夫。必有忍。其乃有濟。有容。德乃大。

簡厥修。亦簡其或不修。進厥良。以率其或不良。

皋陶謨云。庶頑讒說。又云。格則承之庸之。蓋不忿疾之也。

論語云。無求備於一人。又云。小不忍。則亂大謀。周語云。書

有之曰。必有忍。若能有濟也。韋注云。若猶乃也。中庸云。寬

裕溫柔。足以有容也。故云。大德敦化。此其所襲也。盤庚云。

予其懋簡相爾。蓋簡者。閱也。禮學記引兌命云。厥修乃來。

其不來者。卽其不修也。以此知當閱而別之也。詩十月之

交云。四國無政。不用其良。皆其所襲也。論語云。舉直錯諸

枉。能使枉者直。繇是推之。直者必良。枉者必不良。如采木

之良不良然也。今襲而竄之爾。夫枉能使直。斯謂之率矣。

非以良化其不良乎。今言以良率其不良。則僞者之不辭。

也。

惟民生厚。因物有遷。違上所命。從厥攸好。爾克敬典。在德。時乃罔不變。允升于大猷。惟予一人。膺受多福。其爾之休。終有辭于永世。

成十六年左傳云。民生厚而德正。白虎通云。性者生也。樂記云。人生而靜。天之性也。感於物而動。性之欲也。禮緇衣云。下之事上也。不從其所令。從其所行。上好是物。下必有甚者矣。大學云。其所令。反其所好。而民不從。此其所變也。康誥云。汝亦罔不克敬典。此告汝德之說也。孝經云。不在於善。而皆在於凶德。蓋在善猶在德也。堯典云。黎民於變時雍。易升初六云。允升大吉。詩巧言云。秩秩大猷。詩賚云。



我應受之。毛傳云。應當也。膺與應通。詩闕宮毛傳云。膺當也。襄十三年左傳云。應受多福。洛誥云。汝永有辭。皆其所襲也。

### 畢命

此逸古文無之也。今有之者。則僞也。史記云。康王命作策畢公。分居里成周郊。作畢命。此史遷從書序而錄之也。今本書序言冊畢。不言冊畢公者。脫文也。蓋冊命畢公而治洛之成周也。冊與策通。漢書律厯志云。康王十二年。六月。戊辰朔。三日庚午。故畢命豐刑曰。惟十有二年。六月庚午。肅。王命作策。豐刑。此漢志所引者。殆孔氏壁本之殘。而不能成篇者也。或曰。書亡篇之逸文。見於佗說者也。蓋與此

序相應焉。豐刑者。畢命策中之大要也。其言作策而特言豐刑。則足以知其爲大要矣。洛誥言王命作冊者。以大要言之。則云。惟告周公其後。畢命當亦然也。今詳逸文。書疏引鄭云。今其逸篇。有冊命霍侯之事。不同與此序相應。非也。蓋鄭之時。有以冊命霍侯者爲畢命之逸篇。而鄭斥其非也。以其不同乎與此序相應者。故書疏引鄭云。畢命亡。而不曰畢命逸也。與此序相應者。若漢志所引者是也。書疏不僞東晉古文。而反僞漢志所引者。何其惑之甚乎。夫畢命豐刑。漢志本諸劉歆三統術所引者也。苟其僞焉。班氏豈不察之。而錄於漢志邪。班氏爲藝文志。其於尙書家皆察之矣。豈售其僞哉。漢書王莽傳言公孫祿數歆之罪。

云。顛倒五經。令學士疑惑。蓋因其有而顛之。倒之。非以無  
爲有而僞之也。鄭於此無以漢志爲非也。書疏云。不知豐  
刑之言何也。今攷豐邑名。刑。灋也。序云。分居里成周郊。言  
分成周郊之居里也。蓋猶孟子言文王制其田里者。此殆  
以文王作豐爲灋。是豐刑之義。與此序相應也。多土云。  
爾不克敬。爾不畜不有爾土。子亦致天之罰于爾躬。今爾  
惟時宅爾邑。繼爾居。爾厥有幹。有年于茲。洛。故畢命。猶分  
居里焉。僞傳云。分別民之居里。異其善惡。成定東周郊境。  
傳言序成周者。非也。序於此屬上讀焉。成周者。以地言也。  
君陳序。不曰東郊成周乎。僞畢命云。旌別淑慝。表厥宅里。  
又云。申畫郊圻。慎固封守。又云。公其惟時成周。此傳之所

絲也。蓋僞畢命者。昧豐刑之義焉。而於序亦失其讀矣。  
惟十有二年。六月。庚午。朏。越三日壬申。王朝步自宗周。至于豐。  
以成周之衆。命畢公保釐東郊。

召誥云。惟二月。既望。越六日乙未。王朝步自周。則至于豐。  
多方云。至于宗周。君陳序云。分正東郊成周。詩臣工鄭箋  
云。釐理也。此其所襲也。其餘則襲漢志所引畢命文爲之  
也。畢命序亦其所襲也。

王若曰。嗚呼。父師。惟文王。武王。敷大德于天下。用克受殷命。  
稱父師者。襲微子爲之也。洛誥云。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。  
此其所襲也。

惟周公左右先王。綏定厥家。毖殷頑民。遷于洛邑。密邇王室。式

化厥訓既歷三紀。世變風移。四方無虞。予一人以寧。

釋詁云。左右相導也。襄十四年左傳云。昔伯舅大公。右我先王。多士云。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。鴻範云。家用平康。故鴻範言而家者。猶厥家也。釋詁云。綏康安也。此其所襲也。洛誥云。佻來。毖殷。多士序云。成周既成。遷殷頑民。周公以王命誥。多士云。比事臣我宗。多遜。密邇王室者。比事臣我宗也。式化厥訓者。多遜也。左傳有密邇之文。釋言云。式。用也。皆其所襲也。今攷多方云。爾乃自時洛邑。蓋殷民叛而卽遷之。其時未有成周矣。序豈足据乎。今僞者以洛誥之。毖殷而始言遷洛也。非襲序之失邪。夫所謂頑民者。序則言之。而經無是言也。故多士云。周公初于新邑洛。用告商。

王士。王若曰。爾殷遺多士。又云。王曰。告爾殷多士。豈嘗目之頑民。而宣言以羞於衆哉。今僞者以頑民竄之爲康王之言也。非所以安殷民也。是誣也。古者以歲星紀年。歲星十二年而一周天。故十二年謂之紀。猶月令稱月窮于紀者。以十二月紀之也。今成王在位三十七年。漢志言之矣。自成王七年營成周。迄於康王十二年。故僞者稱既歷三紀焉。孝經云。移風易俗。論語云。必世而後仁。昭四年左傳云。若苟無四方之虞。康誥云。則予一人以懌。亦其所襲也。道有升降。政由俗革。不臧厥臧。民罔攸勸。惟公懋德。克勤小物。爾亮四世。正色率下。罔不祗師言。嘉績多于先王。予小子垂拱仰成。

襄二十九年左傳云。其以宋升降乎。蓋升降猶盛衰也。禮檀弓所以言道隆道污也。易彖傳云。革之時大矣哉。蓋時變斯俗變矣。釋詁云。滅善也。詩小旻云。謀臧不從。不臧覆用。蓋如孟子言不善變也。此其所襲也。偽者以爲政由俗變。善變者道升而民有所勸焉。不善變者道降而民無所勸焉。晉語云。夫君子能勤小物。故無大患。章注云。物事也。釋詁。弼輔義同。亮相義同。晉語云。文王詢于人虞。訪于辛尹。重之以周召畢榮。蓋畢公之相自文王始矣。迨成王顧命。召畢公焉。文武成康。蓋四世也。桓二年公羊傳云。孔父正色而立於朝。魏志王觀傳云。治身帥下。率與帥通。漢書薛宣傳云。垂拱蒙成。慎子云。君逸樂而臣任勞。臣盡智力。

以善其事。而君無與焉。仰成而已。淮南子云。武王之佐。五人。高誘注云。謂周公召公。大公畢公。毛公也。武王垂拱而受成功焉。皆其所襲也。洛誥云。予沖子。夙夜毖祀。今襲其爲文也。釋詁云。祇敬也。僞傳云。無不敬。則其稱言者誰歟。非僞經之本意也。僞經以爲敬。父師之言也。盤庚云。古我先王。將多于前功。所謂多者。先王多之也。今日嘉績多。于先王。此美子孫之臣。稱先王而自多。非善則稱親之義也。豈孝子孝孫所宜言乎。且康王之時。以實事求之。其能多于文武者。何續也。此僞者之窒也。

王曰。嗚呼。父師。今予祇命公。以周公之事。往哉。旌別淑慝。表厥宅里。彰善癉惡。樹之風聲。弗率訓典。殊厥井疆。俾克畏慕。申畫



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。

書序所謂分居里成周郊者。今僞古文於此爲之說焉。六韜云。旌別淑慝。表其門閭。禮緇衣云。有國家者。章義瘳惡。以示民厚。文六年左傳云。樹之風聲。告之訓典。此其所襲也。禮緇衣釋文云。義尚書作善。蓋据此僞古文也。宋本緇衣作善。非唐石經之舊也。彰與章通。釋文云。瘳。丁但反。王制云。司空度地居民。又云。司徒命國之右鄉。簡不帥教者。移之左。命國之左鄉。簡不帥教者。移之右。不變。移之郊。不變。移之遂。今僞者襲之。以此爲分別居里矣。而無以明其爲豐刑之義也。率與帥通。申畫者。襲漢書地理志。言畫。樊也。封守者。襲禮言封疆之臣也。僞者以此爲成定周郊矣。

豈序之本意乎。

政貴有恆。辭尚體要。不惟好異。商俗靡靡。利口惟賢。餘風未殄。公其念哉。

論語云。得見有恆者。斯可矣。易彖傳云。恆。久也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。易繫辭傳云。亦要存亡吉凶。則居可知矣。知者觀其彖辭。則思過半矣。此體要之例也。荀悅漢紀後序云。通達體要。論語云。攻乎異端。斯害也已。此其所襲也。韓非子云。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。論語云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。漢書稱張釋之諫文帝云。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。臣恐天下隨風靡。爭口辯。亡其實。蓋賢乎利口者之憂也。釋詁云。殄。絕也。皆其所襲也。

我聞曰。世祿之家。鮮克由禮。以蕩陵德。實悖天道。敝化奢麗。萬世同流。茲殷庶士。席寵惟舊。怙侈滅義。服美于人。驕淫矜侈。將由惡終。雖收放心。閉之惟艱。資富能訓。惟以永年。惟德惟義。時乃大訓。不由古訓。于何其訓。

禮經解云。不由禮。謂之無方之民。詩宛邱序云。淫荒昏亂。游蕩無度焉。其詩云。子之湯兮。毛傳云。湯蕩也。史記十二諸侯表序云。仁義陵遲。鹿鳴刺焉。其詩云。德音孔昭。則反刺其陵德也。昭元年左傳云。無禮而好陵人。怙富而卑其上。此陵德可知也。易頤象傳云。道大悖也。詩關雎序云。上以風化下。蓋變風斯敝化矣。戰國策云。妻子衣服麗都。孟子云。同乎流俗。此其所襲也。漢書劉向傳云。呂產呂祿。席

太后之寵。蓋席猶藉也。詩抑鄭箋云。舊久也。定四年左傳云。無怙富。無恃寵。無敖禮。無驕能。釋言云。怙恃也。襄二十七年左傳云。服美不稱。必以惡終。易家人初九云。閑有家。易大畜九三云。利艱貞。日閑與衛。皆其所襲也。詩板毛傳云。資財也。論語云。富而好禮。大誓云。可以永年。顧命云。大訓。又云。丕平富。故云。皇天用訓厥道。詩烝民云。古訓是式。鴻範云。既富方穀。又云。是彝是訓。于帝其訓。立政云。不敢替厥義德。又云。不訓于德。是罔顯在厥世。亦其所襲也。孟子云。學問之道。無他。求其放心而已矣。夫放心既收。是不踰閑者也。何以言雖收放心。閑之惟艱乎。僞者於上文言殷民者。曰。式化厥訓。曰。世變風移。蓋殷士在殷民中矣。士

者民之望也。未有土風未移而民風可移者也。今於此又曰。茲殷庶士。席寵惟舊。曰。將由惡終。豈不自相矛盾邪。王曰。嗚呼。父師。邦之安危。惟茲殷士。不剛不柔。厥德允修。惟周公克慎厥始。惟君陳克和厥中。惟公克成厥終。三后協心。同底于道。道洽政治。澤潤生民。四夷左衽。罔不咸賴。予小子永膺多福。公其惟時成周。建無窮之基。亦有無窮之聞。子孫訓其成式。惟乂。嗚呼。罔曰弗克。惟既厥心。罔曰民寡。惟慎厥事。欽若先王。成烈。以休于前政。

詩長發云。不剛不柔。哀二十七年左傳云。君子之謀也。始衷終皆舉之。而後入焉。蓋衷者中也。襄二十五年左傳云。思其始而成其終。此子產之言政也。呂刑云。三后成功。釋

言云。底致也。淮南子云。堯治天下。政教平。德潤洽。荀子云。澤被生民。論語云。微管仲。吾其被髮左衽矣。襄十三年左傳云。應受多福。膺與應通。召誥云。無疆惟休。亦無疆惟恤。鴻範云。是訓是行。史記訓作順。蓋訓者順也。說文云。式。灋也。釋詁云。乂。治也。此其所襲也。桓三年穀梁傳云。既者。盡也。論語云。無眾寡。無敢慢。釋詁云。烈。業也。休。美也。皆其所襲也。召誥云。王先服殷御事。蓋成王之初。殷叛未久。邦之安危。惟茲殷士。此其時也。而豈所論於康王既歷三紀者乎。康王而後。周室之危。史氏所書。卒不由殷士也。則其有餘有年于茲洛者。久矣。故成王顧命。無及殷士焉。宣十六年公羊傳云。成周者何。東周也。何休云。周道始成。是也。蓋

成周之名。因其事以名其地。其成周之事。則在作洛之始矣。豈至畢命而後言成周乎。今僞者云。惟公克成厥終。又云。公其惟時成周。然則康王以前。其始未成也。何以名成周乎。僞者於篇首云。以成周之衆。則成周者。以地言也。何其自戾邪。此僞者之疏也。

君牙

此逸古文無之也。今有之者。則僞也。書序云。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。作君牙。今僞者襲焉。夫此周書也。史之爲文。當曰爲大司徒。不當曰爲周大司徒。蔡氏謂序之無義。是也。然序言作君牙之繇。非以作君牙爲命君牙之辭也。蓋其篇曰君牙。不曰君牙之命。則與罔命不同。序以爲此篇。

所言。在君牙爲大司徒時也。奚不可乎。今僞者乃以爲命君牙乎。或曰。定四年左傳云。命以伯禽。則今亦命以君牙矣。然君牙猶君陳也。君陳非命君陳之辭。則以君牙爲命君牙。豈必然邪。禮緇衣云。子曰。君以民存。亦以民亡。君雅曰。夏日暑雨。小民惟曰怨。資冬祈寒。小民亦惟曰怨。絲是言之。安知此非告君之辭邪。虞書之謨。其篇曰。棄稷。蓋告君者也。君牙或其例也。牙與雅通。

王若曰。嗚呼。君牙。惟乃祖乃父。世篤忠貞。服勞王家。厥有成績。紀于太常。

盤庚云。古我先王。暨乃祖乃父。胥及逸勤。又云。世選爾勞。信九年左傳云。加之以忠貞。周官司勳云。凡有功者。銘書



於王之常祭於大烝。司常云。日月爲常。大常之大。與太通。此其所襲也。詩江漢云。王命召虎。來旬來宣。文武受命。召公維翰。無曰予小子。召公是似。又云。虎拜稽首。對揚王休。作召公考。蓋天子以事命之。則稱其先人也。必指而稱之。使聞之者。知其人而昭其事焉。詩常武云。王命卿士。南仲大祖。大師皇父。其稱南仲者。猶其稱召公也。詩韓奕云。韓侯受命。王親命之。續戎祖考。無廢朕命。又云。韓侯入覲。以其介圭。入覲于王。此入覲之常。有稱祖考而無指者矣。非以事命之也。今王命君牙爲大司徒。非以事命之乎。而曰君牙。惟乃祖乃父。何以不指而稱之乎。則苦無所襲矣。此僞者之窮也。僞者於下文云。對揚文武之光命。追配于

前人襲詩江漢義也。然欲襲其稱召公之例而不能。故又於下文云。纘乃舊服。無忝祖考。襲詩韓奕義也。

惟子小子。嗣守文武成康遺緒。亦惟先正之臣。克左右亂四方。心之憂危。若蹈虎尾。涉于春冰。

禮坊記稱大誓云。惟子小子無良。顧命云。嗣守文武大訓。釋詁云。緒業事也。則緒亦業也。釋詁云。左右助勸也。則左右亦助也。左與佐通。顧命云。其能而亂四方。易彖云。履虎尾。詩小宛云。如履薄冰。月令孟春云。魚上冰。蓋冰自春而薄矣。此其所襲也。先正之臣。唐石經及宋本皆作先王之臣。今攷僞傳云。父祖之臣。蓋承上文而言。則原作先正矣。漢書谷永傳云。經曰。亦惟先正克左右。蓋永引文侯之命。

文而失其讀也。顏注云。周書君牙之辭。非也。此不知永時無偽君牙爾。然以此知顏所見偽君牙本。亦作先正焉。

今命爾子翼。作股肱心膂。續乃舊服。無忝祖考。

皋陶謨云。汝翼。大誥云。子翼以于。周語云。謂其能為禹股

肱心膂。說文云。膂。脊骨也。釋詁云。續。繼也。服。事也。續與纂

通。襄十四年左傳云。王賜齊侯命曰。纂乃祖考。無忝乃舊

此其所襲也。

宏敷五典。式和民則。爾身克正。罔敢弗正。民心罔中。惟爾之中。

釋詁云。宏。大也。堯典云。帝曰。契。汝作司徒。敬敷五教。在寬。

釋言云。式。用也。周官大司徒云。以樂禮教和。則民不乖。詩

抑云。維民之則。論語稱孔子對季康子云。子帥以正。孰敢

不正。此其所襲也。成十三年左傳云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。蓋中者。民心之本然。孟子所謂我固有之也。所謂性善也。今何以言民心罔中。惟爾之中乎。詩思文云。立我烝民。莫匪爾極。毛傳云。極。中也。此非民心罔中之謂也。偽傳云。民心無中。從汝取中。夫民心苟無中。又何能從汝而取中乎。荀子云。人之性惡。其善者偽也。孟子曰。性善。是不及知人之性。而不察乎人之性偽之分者也。不可學不可事。而在人者。謂之性。可學而能。可事而成在人者。謂之偽。是性偽之分也。故聖人化性而起偽。偽起而生禮義。然則禮義者。是聖人之所生也。今人之性。固無禮義。故彊學而求有之也。此荀子言性惡以誣孟子者也。今偽者乃竄之爲經義。

平。毛讀立如字。荀子言僞者。僞古通爲。謂人爲之也。非以誠僞言也。詳堯典南譌疏。

夏暑雨。小民惟曰怨咨。冬祁寒。小民亦惟曰怨咨。厥惟艱哉。思其艱以圖其易。民乃寧。

釋詁云。艱。難也。大誥有永思艱之文。老子云。圖難于其易。康誥云。裕乃以民寧。此其所襲也。其餘則襲禮緇衣所引君雅文爲之也。雅古通牙。蓋假借也。今詳逸文。緇衣所引者。曰。夏日暑雨。曰。資冬祈寒。此互文也。文之至也。其文惟一資字。而上文從怨絕句焉。今僞者以資通咨。遂竄之爲兩怨咨爾。緇衣。祈不作祁。今亦竄之爾。夫緇衣所引者。孔子引之也。必其本文也。如僞古文。將孔子引書而失其本。

文乎。釋詁云。咨嗟也。詩吉日毛傳云。祚大也。皆其所襲也。嗚呼。丕顯哉。文王謨。丕承哉。武王烈。啓佑我後人。咸以正罔缺。爾惟敬明乃訓。用奉若于先王。對揚文武之光命。追配于前人。自罔缺而上襲。孟子所引書文爲之也。今詳逸文。僞者以佑啓爲啓佑。以無缺爲罔缺。蓋故爲異文爾。釋言云。若順也。顧命云。用奉恤厥若。又云。用答揚文武之光訓。文侯之命云。追孝于前文人。此其所襲也。

王若曰。君牙。乃惟由先正舊典。時式。民之治亂在茲。率乃祖考之攸行。昭乃辟之有乂。

禮緇衣稱詩云。昔吾有先正。釋詁云。由從自也。則由亦從也。詩小弁鄭箋云。由用也。蓋從之則用之矣。釋詁云。時是

也。說文云。式。灋也。釋言云。攸。所也。釋詁云。辟。君也。又。治也。此其所襲也。釋詁云。亂。治也。蓋亂者本訓。治者反訓也。蓋書之篇中。有文同義同者。多方云。崇亂有夏。又云。因甲于內亂。是也。有文異義同者。君奭云。厥亂明我新造邦。又云。往敬用治。是也。有文同義異者。盤庚云。茲予有亂政同位。又云。亂越我家。是也。然未有亂與治亂同在篇中。如僞古文者。僞說命云。惟以亂民。又云。惟治亂在庶官。僞周官云。制治于未亂。又云。亂爾有政。今僞君牙云。克左右亂四方。又云。民之治亂在茲。其亦傷於蕪矣。

### 罔命

書序云。穆王命伯罔爲周大僕正。作罔命。序於周書而稱

周者。其失與君牙序同。其言爲正者。猶論語於大夫而言爲政也。所謂政者正也。非正長之義也。周官。大僕。下大夫二人。其下有小臣。祭僕。御僕。隸僕。諸官。皆僕也。而屬於大僕焉。周官注云。僕者侍御於君之名。大僕其長也。是也。蓋大與太通。大者大也。稱曰大僕。其爲長可知矣。又稱正焉。如曰正長也。其於大僕。若綴旒然。史記云。穆王卽位。春秋已五十矣。王道衰微。穆王閱文武之道缺。乃命伯冏申誡。大僕國之政。作冏命。復寧。蓋序言爲正者。所謂國之政也。此史遷據逸古文言之。而較序尤詳者也。冏與罔通。周官云。大僕掌正王之服位。出入王之大命。掌諸侯之復逆。王眠朝。則前正位而退。入亦如之。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。而



掌其政。以待達窮者。與遽令。王出入。則自左馭而前驅。繇是言之。則大僕豈惟出入侍御之司哉。蓋有所待於國而掌其政焉。故申誡大僕國之政。史遂言其復寧也。而僞古文云。今予命汝作大正。正于羣僕侍御之臣。僞傳云。太僕長。太御。中大夫。蓋不知正以言政。非以言長也。御與馭通。周官。大馭掌馭玉路。其下有戎僕。齊僕。道僕。田僕。諸官。皆馭王車也。秦制。大馭之職。以大僕爲之。今僞者竄之爲周制爾。漢書百官公卿表云。大僕。秦官。掌輿馬。應劭云。大僕。周穆王所置。蓋大御。衆僕之長。中大夫也。閻氏謂此僞經。僞傳所從出者。是也。今罔命兼大馭於大僕之中。而又不詳於所謂國之政者。與史遷說不同。則僞也。史記云。穆王

立五十五年崩。呂刑云。王享國百年。耄荒。僞古文以其耄而德荒也。故於僞君牙云。惟予小子。嗣守文武成康遺緒。今於僞罔命云。惟予弗克于德。嗣先人宅丕后。皆爲初卽位之辭。此僞者之巧也。

王若曰。伯罔。惟予弗克于德。嗣先人宅丕后。怵惕惟厲。中夜以興。思免厥愆。

釋言云。宅。居也。釋詁云。丕。大也。后。君也。今日。居大君。則僞者之不辭也。僞傳云。居大君之位。傳言位者。非其本文也。禮祭義云。必有怵惕之心。易乾九三云。夕惕若厲。无咎。枚乘七發云。惕惕怵怵。卧不得眠。詩小戎云。載寢載興。成二年左傳云。吾知免矣。無逸云。厥愆。則曰朕之愆。此其所襲。

也。莊七年春秋有夜中之文。言中夜也。詩葛覃毛傳云。中谷谷中也。皆其所襲也。

昔在文武聰明齊聖。小大之臣咸懷忠良。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。以旦夕承弼厥辟。出入起居罔有不欽。發號施令罔有不臧。下民祇若萬邦咸休。

中庸云。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。其孰能知之。詩小宛云。人之齊聖。釋言云。齊中也。禮運云。大臣濇。小臣廉。成十七年左傳云。能與忠良。吉孰大焉。詩雨無正毛傳云。瞽瞍侍御也。釋詁云。辟。君也。易繫辭傳云。其出入以度。古史之記事者。有起居注焉。漢獻帝起居注。唐書藝文志猶存也。禮經解云。發號出令。詩閟宮云。萬民是若。洛誥云。萬邦咸

休。此其所襲也。立政言文武云。任人準夫。牧作三事。虎賁綴衣。趣馬。小尹。左右攜僕。百司庶府。皆云。國則罔有立政。用儉人。今僞者襲其義而約其辭爾。釋文云。從才用反。惟予一人無良。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。匡其不及。繩愆糾謬。格其非心。俾克紹先烈。

禮坊記稱大誓云。惟予小子無良。賈誼新書云。選天下士。孝弟博聞有道術者。以衛翼之。左右前後皆正人也。又大傳匡其不及。此其所襲也。說苑云。孔子曰。木受繩則直。說文云。糾繩三合也。昭六年左傳云。糾之以政。言合繩之也。禮經解云。易曰。差若豪釐。繆以千里。謬與繆通。孟子云。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。趙注云。格正也。釋詁云。紹繼也。

烈業也。皆其所襲也。襄四年左傳云。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。命百官。官箴王闕。蓋古者糾諫無常職焉。禮運云。王前巫而後史。卜筮瞽侑。皆在左右。王中心無爲也。以守至正。蓋禮言王中者。謂前後左右。而王居其中也。今襲而竄之爾。

今予命汝作大正。正于羣僕侍御之臣。懋乃后德。交修不逮。

言汝作者。襲堯典爲之也。釋詁云。茂勉也。懋與茂通。楚語稱武丁之言云。必交修余。無余棄也。余與予通。漢書宣帝紀云。以匡朕之不逮。此其所襲也。書序言伯冏爲大僕正。不言大正也。今何以言大正。而不言僕乎。將其職爲何正乎。僞傳云。欲其教正羣僕。傳以爲正者長也。長者所以正。

人之不正也。則史遷所謂申誠大僕國之政者孰爲國之政乎。此僞者之疏也。釋詁云。逮及也。上文言不及。今又言不逮。其亦傷於蕪矣。

傾簡乃僚。無以巧言令色。使辟側媚。其惟吉士。

皋陶謨云。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。論語云。友便僻。詩卷阿云。藹藹王多吉士。維君子使。媚于天子。又云。藹藹王多吉人。維君子命。媚于庶人。鄭箋云。媚愛也。詩駉鐵云。公之媚子。從公于狩。毛傳云。能以道媚於上下者。蓋反之。則爲側媚矣。立政云。其惟吉士。此其所襲也。鄭氏說周官。以爲府史以下。官長自辟。僚屬則皆王之命士。蓋鄭據周官而推之也。其自辟者。若漢州郡掾史從事。悉任之牧守。是也。書

疏云。命士以上。人主所用。由臣下銓擬可者。然後用之。故令大僕正慎簡僚屬也。此僞者之本意也。多方云。亦則以穆穆在乃位。克閱于乃邑。謀介。又云。我有周惟其大介。賚爾。迪簡在王庭。尚爾事。有服在大僚。蓋謀介者。未遽大介也。是未遽大僚也。則慎簡乃僚在其中矣。故僞者襲焉。唐陸贄。欲使諸官各舉其屬。亦多方謀介之義也。唐魏元同。上言云。穆王以伯冏爲大僕正。命曰。慎簡乃僚。此自擇下吏之言也。其未察其僞乎。蓋此言本多方言謀介者也。則僞者所襲之義也。其言大僕正。不本史遷言國之政者也。則僞者所竄之非義也。釋文云。便。婢。絲反。辟。匹亦反。僕臣正。厥后克正。僕臣諛。厥后自聖。后德惟臣。不德惟臣。

襄四年左傳云。於虞人之箴曰。敢告僕夫。蓋明僕臣之宜正也。孟子云。與讒諂面諛之人。居國欲治可得乎。詩正月云。召彼故老。訊之占夢。具曰予聖。誰知烏之雌雄。詩蕩云。不明爾德。時無背無側。爾德不明。以無陪無卿。此其所襲也。

爾無昵于儉人。充耳目之官。迪上以非先王之典。

釋詁云。卽尼也。則尼者卽而近之也。昵與尼通。昭十六年左傳云。皆昵燕好也。立政云。其勿以儉人。皋陶謨云。臣作朕股肱耳目。釋詁云。迪道也。道與導通。此其所襲也。

非人其吉。惟貨其吉。若時。瘵厥官。惟爾大弗克祗厥辟。惟予汝辜。



呂刑云。非訖于威。惟訖于富。故言官之疵者。則云。惟貨。遂云。獄貨非寶。惟府辜功。此獄貨也。今竄之爲僕貨爾。釋詁云。鰥病也。瘵與鰥通。桓二年左傳云。官之失德。寵賂章也。釋詁云。時是也。祇敬也。辟君也。辜。辜也。辜古罪字。此其所襲也。康誥云。瘵厥君。今襲其爲文也。

王曰。嗚呼。欽哉。永弼乃后于彝憲。

堯典言舜命官而終之云。欽哉。釋詁。弼。輔。義同。釋詁云。彝。常也。憲。灋也。此其所襲也。

附錄

僞逸文

凡僞逸文。無篇名者二條。有篇名者一條。

粵若稽古。帝舜曰重華。建皇授政改朔。

此宋書禮志稱高堂隆所引書文也。蓋隆在曹魏時議改朔。則稱書曰而引焉。今攷太平御覽引尚書中候考河命云。曰若稽古。帝舜曰重華。欽翼皇象。此書緯考河命文也。釋詁云。欽敬也。翼敬義同。釋詁云。皇君也。或曰。彼以爲舜之爲君。恭己南面。君敬其可象也。文選永明策秀才文注。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云。舜始卽眞。改正朔。以土承火。色尚黃。尚書中候所謂建黃授正改朔也。蓋皇作黃。政作正。則此爲書緯文無疑矣。漢書杜欽傳云。易曰。正其本。萬事理。此易緯通卦驗文也。而所引稱易焉。則中候此文必有所引稱書者。今隆遂竄之爲書文爾。宋志稱隆此議所引者。

而詳之也。有稱易通卦驗曰者。有稱詩推度災曰者。有稱春秋元命苞曰者。皆緯文也。惟此不稱緯而稱書焉。非隆故鼠之。以符魏託禪讓而改朔者乎。則僞也。蓋改朔者。二正行焉。堯舜禹之禪讓。無改朔也。夏小正云。五月初昏。大火中。此與堯典仲夏之星火同。論語言夏時而不稱唐虞者。猶其言夏禮而不稱唐虞也。以堯舜禹之禪讓而道同也。故據經則舜無改朔者。而緯則有之。不其妄邪。鄭堯典注云。堯正建丑。舜正建子。此亦惑於詩緯推度災文也。詳堯典篇夫三正之尚。寅正尚黑。丑正尚白。子正尚赤。如舜正建子。是尚赤。非尚黃矣。何以言建黃授正乎。三國志言魏青龍五年。山荏縣黃龍見。於是改寅正爲丑。正服色尚

黃。因而誣舜。故也。繇是言之。凡緯文。皆託爲孔子之書。皆僞也。所謂欽翼皇象者。書緯之本文也。所謂建皇授政。改朔者。高堂隆以獻媚當時而竄之也。所謂建黃授正。改朔者。皇甫謐以博會前人而竄之也。其異文也。皆僞而又僞者也。江氏云。建皇者。所謂建用皇極也。蓋江氏信此逸文而釋之也。非也。其本文。言皇不言極也。或曰。彼以爲禪讓而建立之爲君也。故授政焉。

堯子丹朱不肖。舜使居丹淵爲諸侯。

此太平御覽所引書文也。蓋宋李昉等纂脩御覽。則稱尙書逸篇而引焉。諸侯。或作諸使。文之形近而譌也。繇今攷之。宋太平御覽。原於北齊修文御覽者也。其得引此文。殆

漢之偽尙書雜存於類書中者歟。孟子云。堯崩。三年之喪畢。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。是堯雖讓舜。而舜猶欲丹朱之繼位也。舜之心。豈以丹朱爲不肖哉。丹朱之不肖。自舜言之。則不敬其君之子也。是篡也。自堯言之。則知子之明也。不以一人病天下也。漢書律厯志云。唐帝讓天下于虞。使子朱處於丹淵。爲諸侯。然則使丹朱爲諸侯者。堯也。非舜也。堯以丹朱爲不肖也。今尙書逸篇所言者。則僞也。江氏采之。疑爲舜典之文。失之矣。

周書

嘉禾

周公奉鬯立于阼階。延登。贊曰。假王莅政。勤和天下。

此漢書王莽傳所引嘉禾文也。蓋莽羣臣上書。則稱書逸嘉禾篇而引焉。遂說之云。此周公攝政。贊者所稱。其說可乎。繇今攷之。此僞逸文爾。逸古文十六篇。無嘉禾也。書疏引鄭云。嘉禾亡。孫氏謂此所引嘉禾文。則亡書之殘文僅存者。王氏說同。非也。書序云。唐叔得禾。異畝同穎。獻諸天子。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。作歸禾。周公既得命禾。旅天子之命。作嘉禾。蓋東者。東征之所也。史記所謂以歸周公于兵所也。旅。陳也。周公在東。而旅天子之命。歟。則東無先王之廟也。此與洛誥言以柁鬯二卣。命曰明禋者。其禮不同。安見周公奉鬯立于阼階乎。周公歸自東。而旅天子之命。歟。則周公考文王。而無私家之廟也。至先王之廟。奉鬯立。

于阼階者。王禮也。此與顧命言大保承介。上宗奉同。由阼階。其禮不同。又安見周公奉鬯立于阼階乎。江氏云。東征之時。爲壇壝宮以象廟。此江氏據周官掌舍言之也。是天子之事也。明堂位云。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。此記禮者之妄也。江氏以言此文。是言周公居攝而稱之也。宜其用天子禮而爲壇壝宮矣。釋詁云。假。升也。江氏云。言公升王位。是誣也。或曰。假。古通格。正也。商書云。惟先格王。正厥事。蒞臨也。今謂格王臨政也。此周公贊于王者也。然格王云者。祖己自言也。豈贊于王乎。周公贊于王而自言格王。非人臣進言之體也。且周公贊于王。則亦如顧命之奉鬯可矣。奉鬯奚爲者。繇是言之。其曰逸嘉禾篇。則

僞也。蓋莽之臣僞之也。以假王爲莽稱假皇帝之徵也。詩靈臺疏引尸子云。周公假爲天子。韓非子同。此僞者之所繇也。莽好符瑞。故託於嘉禾。而曰勤和天下。蓋禾者和也。凡禮自後而詔之進者。則稱曰延。今僞者襲焉。段氏云。此蓋取諸張霸百兩篇者。亦非也。張霸之書。漢書所謂以中書校之非是者。則當時皆知其僞矣。此莽之臣必不取之也。夫嘉禾。旣逸古文所無者。今僞逸嘉禾。數言而已。彼以爲得諸壁本之殘。則其僞也。豈難哉。後漢書儒林傳序云。亦有私行金貨。定蘭臺泰書經字。以合其私。則王莽時可知也。



尚書集注述疏

卷末下

何古

葛

尚書集注述疏卷末下終

門弟子校聚於讀書堂